

林語堂·老舍等著

歐美印象

上海西風社發行

綠營圖書館



11022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1168B



類號 779.1-1077

登記號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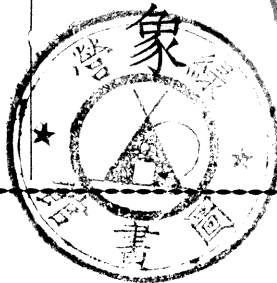
西風社編選

期

美

印

上海西風社發行



7899

本書封面：

黃嘉音設計
蔡振華作畫

歐美印象目錄

第一輯 北美

抵美印象

美國與美國人

紐約消夏記

國際公寓

紐約中國學生生活

外國人問我的話

加拿大紀遊

林語堂 (一三)

林語堂 (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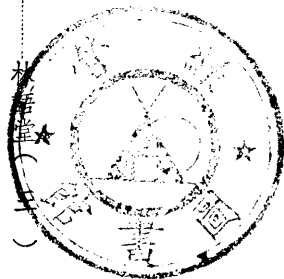
林疑今 (二三)

林疑今 (二七)

林疑今 (三五)

林無雙 (四四)

林疑今 (四八)



第二輯 英國

英國人

老舍(六五)

遊英記

林無雙(七三)

我的幾個房東

老舍(七九)

英國人與貓狗

老舍(八八)

牛津——叛徒馴服場

馬彬和(九六)

劍橋的四種人

戴文賽(一〇九)

牛津劍橋賽船記

戴文賽(一二四)

東方學院

老舍(一三三)

第三輯 歐陸

法國真相	葉叔良 (一五四)
留法追憶	李金髮 (一五〇)
冬季遊雪記	林無雙 (一六五)
懷愛西卡卜村	馮至 (一七七)
偕阿Q觀萬國工展歸來	紫葳 (一八六)
弗洛蘭斯遊記	林如斯 (二〇六)
探火山口	林無雙 (二一五)
維也納印象	紫葳 (二二一)
比國訪僧記	林無雙 (二三六)
瑞士山上	馬葆煉 (二四二)
羅迦諾的鄉村	馮至 (二四七)
蘇聯生活	李燕 (二五六)

第一輯
北美
美

此
页
空
白

抵美印象

林語堂

老陶：

真糟糕。離滬來美，已四十日，至今未作一事。蓋我旅行時便不能想，想時便不能旅行。嘗聞作家著書，須作長途旅行，藉以開拓眼界，啓發靈感，好像非把書寫成不可，這點我看殊屬可笑。故鄉豈無人形動物，可供觀察研究？而且，一切人類在骨子裏，豈非一樣？美國女人補破襪子，與中國女人有何不同？美國女人也豈非喜歡討價還價，爭些便宜？一切事物如此不同，却又如此相同。今晨飯後出外散步，見前面有一婦人，襪上有一破洞，心中爲之大慰，突有身居故國之感。

你要我寫點抵美印象。我看見過甚麼呢？我在船上見一老胖婦，身穿游泳

衣，出現於吸烟室，我看見太平洋上海水萬頃。我因見海水洋溢，是以火奴魯魯人士以太平洋之將來見詢時，答以太平洋將來仍有這麼多水，水中仍有這麼多魚。我們誰有資格坐霸太平洋呢？太平洋中的魚豈不多於全部上帝選民？魚類豈不也是上帝的兒女？你看，上帝賜魚類以三分之二的地位，祇給人類三分之一。

水中魚類，大約與人間一樣，也有爭權奪霸，妄自尊大這類蠢事。以爲自己比別人高明，想要教化別人。水中大約與水面上一樣，也有種種破壞行爲。水裏與水外一樣，也有大魚吃小魚這種非法舉動。水中也有與人間一樣的頑固思想和種族偏見：金魚笑劍魚長鼻，劍魚罵金魚爲虛榮與多情種子，蟹笑魚走動的怪樣子。大魚大約也想管別人：魚類的獨裁者和歐洲那些獨裁者一樣愛好虛榮，一樣自滿，一樣自得其樂；徒勞無功的魚外交家，坐在太平洋海底開國際會議，和日內瓦那些紳士一樣，不能得到一個結果。我祇能想出一點不同，就是在魚類中，貧窮挨餓這類的事，一定比人間少。

我寫此信時，是在本薛凡尼亞州一位美國朋友的鄉間住宅中。此地鄉間景物起伏，真美極了，雖是陌生而新異，可是真美麗。你看，我甚而非調整我的審美觀念不可了。一切都真青翠，和平，美麗；這裏有榆樹與楓樹，還有別種綠葉成蔭的大樹，你信不信，也有楊柳呢！可是這些都如此陌生，如此美麗，叫人不能發生甚麼聯想。我不知不覺在找能叫我憶起故國與童年的事物了。我現在才明白英國人爲何手不離傘，比方說，我真懷念石頭。風景沒有石頭，便不能算風景。這裏有美麗的樹林，可是樹林把石頭遮掉了，樹林大石，兩者不可兼得；至少在這裏是如此的。那美麗的 Delaware 河給我以親切之感，當你馳過那些平直的汽車路時，瞥見一兩棵楊柳樹，那麼孤獨，雜在異鄉的景物中，你的心便會突然一跳。這些楊柳長在那兒，沒人理睬，可是它們還兀自在微風中輕擺柳腰，迎人微笑。楊柳在微風中跳其溫靜曼妙之舞，它不跳爵士舞，我想，這便是楊柳在美國的致命傷了。羅丹說，『遲緩是美麗的，』可是羅丹是法國人，而中國人與法國

人的精神又是這麼相近。那麼，我們祇得讓那些楊柳去哭泣了，像孤獨憂悶的孤兒一樣，可是它們還在迎人跳舞，似乎不知憂悶一樣。

那麼，我如今算是身在美國了。美國在蘇聯人士眼中，既是萬惡地獄，又是天堂福地，所謂萬惡地獄者，是說資本主義的萬惡地獄，所謂天堂福地者，是說機械文明的天堂福地。我知今日蘇聯人士所崇拜者除列寧外其次便是熱水龍頭。我想蘇聯人士如能集萬人於紅場，舉行集團淋浴，由史太林開水龍頭，便是他們的天堂。可惜我係華人，對於集團沐浴，殊不能感興趣，我雖欣羨資本主義與機械文明，可是對於兩者，都不盲從。

美國豐衣足食，生活安全，美國有和平，我已講過，美國亦有青翠美麗之原野。有乳牛，有富於田園詩意之養雞場，有榆樹，有楓樹，甚至也有楊柳。換言之，美國有使人生快樂的物質基礎。不錯，美國有生產過剩，也有失業，不過生產過剩與失業，根本上並無錯誤。將來總有一天，大家都要生產過剩，大家都要

局部失業。你不能阻止機械文明之進步，機械文明便是生產過剩之進步與閒暇時間的增加，大家都要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嬉戲閒暇了。機械終究必把一切工人，造成可恨的有閒階級，早上工作，下午玩耍。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國家兩者既同欲增進機械文明，既同有職業與閒暇之分配問題，則資本主義文明與共產主義文明，終必碰頭。閒暇問題必永為各種文明之中心問題。所以機械文明本身並無錯誤，美國就是機械文明的領導者。

我已說過，美國有使人生快樂的物質基礎。美國人豐衣足食，國內有昇平氣象，人民生活亦甚安全，美國又有可愛的柵樹與榆樹。我想你我都同聲問道，『還有甚麼呢？』美國人快樂乎，何物使之快樂耶？美國人是何等樣人？因為決定人生價值的，畢竟不是他所有的東西，而是他的為人。

當然，提起快樂問題，實在太不公平。問『美國人快樂乎？』或問『物質繁榮使之快樂乎？』猶如拳賽之時，擊人下部。世界恐怕無一文明，能受這種試驗。

你如欲以快樂爲文明之惟一標準，則巴里（Barr）人之文明，將高於中美文明矣。

此雖是有智識者所表現的一種好姿態，然自人情上看來，則並非如此。爲人總須近情。吾人需要科學，吾人需要昇降機，自動梯，硬木地板，真空拭塵機，好的美術館，博物院，及星象院，可是除了那些鄙俗而博愛的百萬富翁外，還有誰要捐錢給你的美術館，博物院和星象院呢？美國所有的研究院與古物陳列所，代表靈與肉，科學與鄙俗的財富間之妥協。科學家所以還能活着工作，全靠資本家餵養，後來如果一旦發跡，成爲社會名人，便與地產家的寡婦結婚。吾人既居此慘苦人世，便祇好盡力掙扎下去。在我看來，美國既非資本主義之萬惡地獄，亦非機械文明之天堂福地，美國祇是一個尙過得去的人類社會，有好機會可以叫懂事的人發展到相當快樂的地步，使普通人能享受更大的物質文明而已，你要叫我做粗魯的唯物主義者，也隨你便。我並不是印度聖人，頭上讓螞蟻造巢，向機械揮拳。無論甚麼時候，我都願喝一杯冷蕃茄汁，而不願喝一木碗從路旁池中取來的

水。

不，你不能叫我做粗魯的唯物主義者；我祇是想自己享福，也想觀察美國人怎樣享福。我嘗說，最能使你享福的文化，便是最好的文化。可是請別誤會。你到帝國大廈去參觀，當昇降機把你送上雲端時，你是享到福了，你到無線電城去參觀，當你降到地底去時，你也算享到福了。不過我所指的並不是這個。這些是小孩和普通一般美國人，一般無線電聽衆，電影觀衆，航空熱者，及開快車者的興奮玩意兒。開快車者從每小時八十哩的速率所得的興奮，正和小孩在 Corey Island 遊藝場看小火車時所得到的興奮一樣，開快車者與小孩在精神上這麼相像，真是可惜。普通一般美國人也跟小孩一樣，要有新玩具才行，不論無線電城或麻將牌都好，他們又和小孩一樣，極容易玩厭。普通一般美國人非尋開心不可，這種開心離歡樂一分，離真快樂兩分。我看普通一般美國人不知怎樣享福。如果把他的汽車拿去，把他關在家裏，又把無線電關掉，他便要和籠中猴子一樣

不快活了。

Thoreau 和 Emerson 愛好自然的靈魂啊！美國文明是大家都承認爲不完美的；不過那一種文明不是如此呢？美國人士的精神，殊欠沉靜，不然便是他們不敢表示沉靜，這也是事勢使然，無法避免。美國生活的動態，墾荒的傳統，每年從中歐遷入的移民，都叫他們的生活不能沉靜。美國怎麼來得及同化那些移民，叫國內文明不至於失去本色呢？我看美國彷彿是一帖還在民族大爐中提煉的八卦丹。也許百年之後，才能煉成澄澈透明的八卦丹。你總得給人家一點時間。我們信口批評文化與文明生活，似乎是在小食店叫點心吃，一分鐘便可燒好一樣。其實不能如此。你不妨儘管說中國文明較近人情，較有閒暇，較能切貼人生，在某些時期也較有個人自由，可是你也不能不承認普通一般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上，日常工作上，社會觀念上，對兒童與動物的愛護，屹然獨立的精神，與待人接物的禮貌方面，都有其極好的品性，使我敬仰。這樣講來，似乎有點自滅威風，可是

普通一般美國公共汽車售票員，開電梯的，同車旅客，警察，店員，比現代都市中的華人來得有禮貌。上海街車中售票員的舉動，要是給孔夫子看見，一定高舉雙臂，氣得發抖。

此外便要說到美國的民主精神。我是指自尊心與個人自由說的，這兩點是民主精神的最後目的。比方就拿出版自由來說，*The New York Herald-Tribune* 和從前 *The Nation* 週刊譏評胡佛一樣，儘可恣意抨擊羅斯福。齊格非歌舞團甚至編演一劇，用以諷刺政府機關，呼之爲『中央浪費委員會』（此戲譏諷政府之浪費；謂『中央浪費委員會』計劃造橋，惜河太窄，橋太短，而所費太少，有委員曰，欲長不難。或詰之，答曰，勿架橋渡河，沿岸造去便是。）我以爲這是好現象。我相信，同時也希望，美國自由之傳統非常根深蒂固，使美國將來不致於變成共產主義者或法西斯主義者。如果美國人民沒失去嗜愛個人自由之天性，這自然是不至於的。我知道美國人士在這方面還需要一點自信。可是，我相信民主

精神乃屬美國人民之天性，也相信創造世事發展之路向，必有賴乎天性。不錯，出版自由在統治者看來，確是討厭的東西，但法西斯黨徒或共產黨徒與信仰民主主義者間之分別，就在法西斯黨徒視出版自由爲討厭的東西，因此加以壓制，而信仰民主主義者亦視出版自由爲討厭的東西，却感謝上帝使他們有這麼一種光榮的討厭東西。出版界，國會，其實一切民主機關，都是（或原意是要做）統治者的討厭東西。我嘗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關係，猶如騎師與馬；所謂民主精神，就是被騎之馬，有權與騎師講話，有時亦可質問他的行爲及動機。法西斯的統治是個蠻橫的騎師，喜歡根據自己的癡想去逞能，以爲理應努力把馬鞭策，迫其走上勝利之路。他必得蠻橫，否則他便不成其爲法西斯主義者了。法西斯主義的心理基礎，就是蔑視被統治的人民，這種蔑視的態度，是欲蓋彌彰的。我深喜美國的馬不愛任人鞭策。

其實我對美國的民主政治，並沒過份的尊敬；因爲民主政治，或由一般平民

來執政，在我看來，始終有點好笑。我不久就可看見選舉總統的情形了，這是美國人民每四年必發一次的狂熱，其定期與瘡疾一樣準確。我要看看到底誰最會向民衆撒謊，共和黨呢，還是民主黨。如果最會撒謊者是共和黨人，他們便選出共和黨總統；如果最會撒謊者是民主黨人，他們便選出民主黨總統。此處我祇指政黨機關而言，非指總統候選人個人，因為總統候選人僅是個老實君子，奔走全國，爲黨撒謊，如此而已。

我們都是圓顛方趾的人，我們還能冀求甚麼呢？其實我所說的民主精神，是指羅吉斯（Will Rogers）那一種；因為我覺得羅吉斯是最典型的美國人，他痛惡禮服和白色領結，以及一切勢利行徑，他終日快活，任情幽默。羅吉斯那種民主精神，確是值得有的。單以自然生物實驗來說，使一百個Andrew Melions（美國歷任財政部長，一個金錢主義者）受苦，去產生一個羅吉斯，亦不能算是浪費。假使美國人有眼光，他們應該感謝造物主。

我看此間人士，對於中國事物，愈來愈感興趣；中國雖則始終不許西洋人士去了解她，甚至不許遊歷家觀光中國，可是外人對她還是感到興趣。如果中國由宣傳得到一點好處，這種結果也不能歸功於中國政府。老大的中國啊，她跟舊式貴族一樣，很看不起宣傳工作。另一方面，日本却每年耗百萬金作宣傳費，我甚至聽說她還要用五十萬金，使美國人相信她是個文明國家，並使人相信他們亦知怎樣品茗！雖則日本如此爲自己作宣傳，爲中國作反宣傳，可是我覺得一般美國智識階級還是同情中國，厭惡日本。這樣，日本人自必用非常認真，用極不幽默的態度，跑來問你道，『嗨！這是何故呢？這是何故呢？』這種日本人倒也天真可愛。我願把這件事解釋給他們聽。比方兄弟兩人吵嘴，年幼的那個跑到媽媽那裏去，說哥哥侮辱他，並且先動手打人，而那位哥哥却只管楞在那裏，不作一聲；賢明的媽媽自然疑心那弟弟是狡猾的小壞蛋，因而叱罵他了。那小壞蛋便目瞪口呆，一邊走一邊喃喃說：『嗨！這是何故呢？這是何故呢？』如果我是日本

人，我必奉勸日本外交家不要再玩那套修辭與強辯的把戲，先去學點幽默。比方今日紐約時報載：日本發言人聲稱，他們將派遣九艘兵艦前往中國，『去肅清反日情緒』。那位發言人真是把自己當傻瓜，也把全部日本海軍當傻瓜。派遣兵艦去肅清一種情緒。尤其是反日情緒，未免太馱。以兵艦去撲滅火災，革命，蝗蟲，甚至去撲滅一只蒼蠅，均無不可；可是派兵艦去肅清一種情緒，恐怕連懂幽默的美國人聽見，也覺得有點吃不消。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如果看到此文，我希望他注意這點，叫他們的發言人不要再說此類發噱的話。此輩滿自以為如果九艘兵艦不夠，四十九艘總可肅清中國人民心中的反日情緒了。這種求婚乞愛的方法，可真奇怪了！願上帝賜日本人一點幽默感。

美國與美國人

林語堂

我們在中國聽到許多關於美國和美國人的故事。這些故事普通跟法國人或英國人所聽到的一樣。在美國這個國度裏，男人吃夾臘腸的麵包，女人嚼留蘭香糖，小孩舐冰淇淋。可是這些傳說給人的印象，並不是有些美國人做這種事情，而是男人沒有一個不吃夾臘腸的麵包，女人沒有一個不永遠動着下巴，小孩沒有一個不舐冰淇淋。

我們彼此談論着說，『這不是一個奇怪的世界嗎？』我們又聽見人家說，美國有一百零二層的摩天樓，有汽車像蚯蚓那樣在地底行駛着，有火車在空中鐵道上飛馳着，有新式的餐館，只要放進一個銀幣，便有一隻烤肥鷄自動地跳上你的餐桌，有一種樓梯，不必勞你舉步，把你送上樓去，警察全是身長六尺的，女人

幾乎一絲不掛在街上走，等等。這種情形是不可置信的，但却是事實，因為我們有許多人，都可以親眼在銀幕上看到。啊，美國！

不但如此，我們還聽說在美國大家都是準時守約的，聽說一個美國人約定九點鐘，就準在九點鐘到場；大家都在街上橫衝直撞，沒有一個人空費一分鐘時間；整個生活方式是像救火會那樣組織起來的，每個人都像火車那樣，照時間表準時行駛。我們又聽說好萊塢的人都是富翁，過着快樂而滿足的生活；在美國，大家都是基督教徒，美國革命的女兒都是美國民主主義的偉大保護人；天天有黑人受美國人私刑，芝加哥的街頭巷尾都躺着或死或傷的匪徒；在這自由的國度裏，大家都在跳舞作樂；在這平等的國度裏，大家都可以輕拍着別人的肩頭。

我到美國來的時候，就用驚奇的眼光來觀察美國人；可是我是個近情的人，所以我所冀望的既不太大，又不太小。這是值得慶幸的事情。由科學方面說來，

我相信一切都可能，由人情方面說來，我相信有許多事是不可能的。關於科學方面的一切，我發見事實都沒受過分的誇張，可是關於人類行爲方面的一切，我相信美國人跟中國人相差無幾。

我是準備遇着最壞和最好的事情的。我覺得很快活，因為我看見美國女人跟中國女人一樣，還在關心她們丈夫的胃口，雖則她們不曾聽見過孔夫子的名字。

我走進一間美國藥房，開始在那邊觀察美國人。美國藥房是最適合於作這種研究的。美國藥房裏有四『C』：有雪茄（Cigar）可以賣給男人，有朱古力糖（Chocolate）可以賣給女人，有糖菓（Candy）可以賣給小孩，也有咳嗽藥丸（Cough Drops）可以賣給老人。我看見男人在買雪茄，女人在買朱古力糖，小孩在買糖菓，老人在買咳嗽藥丸。我發見那些女人與小孩也許比男人和老人更快活，而且的確是比別國的女人和小孩更快樂的。

因為美國是女人和小孩的領土。美國叫做新大陸，而歐亞兩洲則叫做舊大

陸。當你講到新世界時，你的意思是說美國女人是新的，美國小孩也是新的——跟歐亞兩洲的女人和小孩大不相同。女人和小孩使美國成爲新世界。

美國賜女人以發展的機會。舊世界的男人，尤其是亞洲的男人，聽見女人有發展的機會，往往大吃一驚。那個自命爲保護者的男人本能地問道，『那怎麼好呢？』假使你給女人有發展的機會，例如，假使你讓一個少女在這茫茫大世界裏無拘無束地生活着，那怎麼好呢？

女人得到發展的機會之後，並沒發生甚麼變故，這使我有點驚異。她顯然是能夠管顧自己的。於是我開始驚歎道：我們舊世界的男人幹嗎自尋煩惱去管顧女人呢？

經過了長時間的推敲之後，我現在情願大胆地承認，女人跟男人一樣，也是人類——如果你給她們同樣的經驗和環境，她們也有男人一樣的才幹，一樣能判斷事情，一樣能做錯事情；如果你給她們同樣的商業訓練，她們也跟男人一樣能

做敏捷的工作，一樣有冷靜的頭腦；如果你不把她們關在家裏，她們也跟男人一樣有社會眼光；最後，她們也一樣能治天下，亂天下，因為假使女人有機會統治天下，她們大約不會比今日統治歐洲的男子把世界弄得更糟的。

我因為讀過早期婦女運動者的言論，所以有一時期相信解放的新婦女不願結婚；現在我覺得一般女人是夠聰明，不至於相信這種胡說的。假如有許多女人不結婚，那不是因為她們不知道甚麼是好的。她們處世的常識太豐富了。女人如果沒有男人的愛，是不能快樂的。

我要用一句老生常談贈給美國女人：使盡方法，不擇手段地去追求男人吧。讓我們接受有意識的簡單真理吧。出去追求男人，去結婚生子，去養雞種菜吧。

現在我們要談美國民主主義的基石——普通男子了。美國有一種屬浪漫派的民主主義，一種給男女的地位煊染着的民主主義。女人的地位煊染着浪漫主義，也給浪漫主義的色彩所煊染着，這種浪漫主義是偉大的，博愛的，一視同仁的，

情感洋溢的。在另一方面，普通男人的地位煊染着民主主義，也給民主主義的色彩所煊染着。

我們如果要明瞭普通男人的地位，第一步須先了解美國民主主義的本質。民主主義根本是以『最多的貨物賣給最大多數的人』（The greatest goods sold to the greatest number）這個理想為基礎的；代表最大多數的普通男人便是這樣成為社會重要分子的。

我也許錯了，但我相信美國人心目中的民主主義是『最多的貨物』（“greatest goods”），而不僅是那種看不見的『最大利益』（“greatest good”）。我們在美國才聽得到『出賣思想』（“sell an idea”）和『買藝術家』（“buy an artist”）這類詞語。

普通男子是美國民主主義的基石，因為代表最大多數的是他，而不是紳士；因為最多的貨物是賣給他的，因為無線電節目和電影是為他而存在的——如果製

造家不把大批的貨物賣出去，如果電影不是要給千千萬萬的平民看，那麼美國民主主義是甚麼呢？

所以，我們在美國的民主主義裏才有生命，才有豐富的生命，因為我們有大量的汽車，大量的雜誌，和大量的無線電收音機。於是，普通的男子發達起來了，有快樂的生活了；他愈普通平凡，他的生活也愈快樂。

因為在美國這個國度裏，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才有機會發見自己和自己的才能。美國人因為對一切新的東西都很好意地接受了，結果把甚麼東西都放在美國民主主義的大鍋裏——新婦女，新兒童，新醫藥，新風尚，新衣服，新遊戲，新學校，新機器，新沙發床，新爵士音樂——把這一切東西攪在一起，煨在一道。我的思想是傾向於實驗的，所以我極想知道在五十年後，這個大鍋將產生一些甚麼東西出來。

紐約消暑記

林疑今

紐約的夏天有如上海，熱得實在難過，事事懶得做，動一動就是一身汗。唯一消暑的辦法就是躺在床上看看書，翻翻雜誌。這大都會的附近未始沒有海濱游泳場，納涼公園等等，但是因為人種與國難的關係，勉強走走也沒多大意思。本月（八月）十五日晚，偶然碰到高氏昆仲，被拉去看『世界青年大會』的歡迎會，樂聲旗影，萬燈輝耀，本來衰頹的精神，為之一振，實是消暑清涼劑。開會的地點是在紐約附近一個新運動場（夏季暫作為露天歌劇場），地闊天空，二萬餘來賓臨着夜空中半片明月。到會人物大多是青年男女，從穿着『罷工』衣服的女店員到口呼手舞的學生，人人都有一種奇異的興奮。運動場中心有一小樂隊，奏着各國國歌，連好久沒聽到的『卿雲歌』也聽到了。

第一條節目是各國國旗的游行，旗下走着各國的代表，每國成爲一隊，魚貫而入。排隊的次序則不知道根據何種原則。最先入場的是大英帝國，最末的是北美合衆國。各國隊伍入場時，觀衆立即起了種種反應作用。例如第一隊大英帝國，觀衆對之冷然，而弱小的西班牙却備受觀衆熱烈的歡迎，拍手高呼，有如發狂。從『西班牙萬歲』到突出於夜空中的羣衆的拳頭，可以看到美國一般青年對於歐西一般『獨裁者』的厭惡。中國隊伍，列於總隊的尾巴，由一位男孩子擎着國旗（別國都用女子），四人一排，步伐不整，可見此輩未受軍事訓練。中國國旗識者雖是甚少，但拍手的還是有人，其受歡迎只是比西班牙差一點而已。我們正在向自己國旗捧場時，忽有一位美國青年跑來偷偷地說：『中國國旗剛纔是用正在「罷工」的汽車載來的。』代表團此舉，大概是失於檢點，並非故意，要硬說中國代表團袒護美國資本階級，那就未免笑話。緊跟着中國隊伍後面的是高麗。寥寥數人，情形甚慘，使人想起了一八九四年以前的舊事。太陽旗沒有一點

影子，德國的卍字旗也沒出來，大概這又是『獨裁政治者』的統一陣線罷。

各國國旗入場以後，紐約市長起立致歡迎辭，聲音宏壯，詞語激烈，聽衆贊嘆之聲震天動地，因其痛詆希特勒於同日（八月十五日）舉行的兵操，確是痛快；詞語簡單有力；最易打動一般民衆。此後起來講話的有六七位，都是五大洲的代表——代表南美洲的是一位秘魯的青年會幹事，代表亞洲的是中國代表團團長楊君。美國政府派來訓話的是副國務卿貝爾（A.A. Berle——即羅斯福總統三大智囊之一，未做智囊以前，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此君一上演講台，觀衆立即狂呼亂叫，仔細一聽，原來是要求美國政府修改中立法以助西班牙政府軍，且有啦啦隊在指揮羣衆，可見美國政治技術的進步。演講中間，插着許多餘興節目，如美國土風舞，哥薩克劍舞，黑人之歌，華僑之曲等等。

未散會前購得秩序單一份，內附以後青年大會議事節目，內容頗爲滑稽。主要的題目當然是『和平』，由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哲學等立場來討論。其

實『和平』豈可由『空談』來造成，真是痴人說夢。況且各國代表團的人材，是否有此學識與經驗來討論和平，倒又是一個疑問。中國代表團組織的不健全，固不必說，但人數特多，多到惹人注意，辛辛苦苦，遠涉大洋，非花多量金錢不可。回想去年聖誕節假中，冒着大風大雪在擁擠的四十二街附近捐款情形比丐兒還要可憐，男的受侮辱，女的受調戲，一個五分錢，一個角子，結果捐得到多少。最使人痛心的是：募捐以後，又起政治風波，『救國』既成職業，『賣國』更易生財，團結對外，並非同流合污；募捐救難，豈是大家發財！

國際公寓

林疑今

哥倫比亞大學史學系名教授海斯（C. J. H. Hayes），近在該校研究院闢一『國家主義』講座，力斥國家主義的荒謬，聽講者時在二百人左右。海斯年老人不老，精神抖擻，講課精采絕倫，手揮足舞，聲色皆見。每次上課，攜黃色講稿，上皆蠅頭小字，照稿授課，絲毫不亂，與研究院名士派教授不同——所謂名士派者，上課每不帶講稿，隨便談談，學生如非有相當程度，頗難作筆記。海斯教授授課最精采處，莫如痛罵希特勒，慕索里尼等販賣『國家主義』的黨棍，信口直談，毫無畏忌，而對於所謂『國際公寓』者，時加嘲笑。

普通人總以為『國際公寓』，志在促進國際友誼，海斯老教授則以為此種組織適足以助長國家主義的火焰，間接引起國際間的惡感。因各國時借『國際公

寓』作表顯各國『特性』的活動。國人有將此公寓譯爲『大同公寓』者，似欠妥當，這樣一來，國際法豈不是要成爲『大同公法』，上海大同大學，英名譯爲『烏托邦』，可見『大同』本係理想國，有史以來，尙未實現。國際公寓的不成爲天下大同的烏托邦，頗爲顯明，例如華盛頓的義國僑民，時借公寓開會，目的在聯絡意國僑民感情，灌輸愛國觀念，與他國人無關。再舉一例，去年『五四』紀念日，紐約中國學生在國際公寓舉行紀念，請到胡適博士演講，胡氏所講者無非學生與救國，多少有點國家主義色彩。中國五六十年來的外交的失敗，原因頗多，但誤以『國際公法』爲『國際公理』則爲一最大的錯誤。普通人都知道世上有大國小國之分，強國弱國之別，所謂國際公法者，卽強國治世的法律是也，此理顯明，惜識者甚少。所以本來是『國際公寓』，一變而爲『大同世界』。

美國國際公寓的組織，多在歐戰以後，苟無歐戰，美人尙不知國際關係的重要。公寓設立目的本在促進國際好感，但此目的是否可以達到，則爲一大疑問。

創辦這種公寓的多係慈善機關，主要者為煤油大王的羅氏基金協會，及報紙大王赫斯特 (Hearst)。華盛頓的公寓，規模甚小，主持者則為一基督教中一宗，稱為朋友會者。公寓地點多在著名大學附近，例如在芝加哥，則在芝加哥大學附近，在紐約，則近哥倫比亞大學，目的在乎便利各國學生是也。

國際公寓本為學校學生而設，故住客皆應有學生資格。其實此限制頗寬，總可設法通融，因公寓管理有如普通美國旅館，不無營業性質。紐約公寓房間分等級，大概越高越貴，有如學校宿舍。男女臥房，完全隔開，在男女不拘的美國社會，實是憾事。短期住客，取價極貴。紐約地大人雜，對於外客，雖不至於虐待，然也無所謂優待，初至紐約者，寄居公寓，可省多少麻煩。

美京華盛頓公寓裏有一位猶太女人，友人鄧君曾跟她學習俄文，雖頗風騷，惜無徐娘風韻。她有一次說美國國際公寓中住的外國人，以中國人為最多。當時不大相信，後來調查一下，果然不錯。例如華盛頓的國際公寓，本只可住二十左

右人，當時華人卽有五位，南美洲者五六位（並非一國），英人一，義人一，捷克人一，德國猶太人一，波蘭猶太人一，本有日人一位，因被同居者所排斥（因中日事件），只好搬走。美人想住國際公寓，比較困難，因為額數早有限定。公寓住客既係不同國籍，風俗習慣各異，加以言語不通，國際小糾紛在所難免。然糾紛一來，卽可看到各國民族性，弱點強點，盡形暴顯。例如以捷克人爲例，希特勒黨徒到處宣傳，捷克德人被捷克人所欺侮，此係宣傳，本不足信。後來適與一捷克人，一美國中部人合住一大房間（分派不同國籍者同住一房，亦爲公寓管理者的一貫政策），始知捷克人的要不得。其人本爲左傾份子，無所謂民族偏見，但日常生活瑣事，仍足以暴露其民族性，強蠻精明，不亞於普魯士人。

說起華盛頓這國際公寓，創辦未久，規模又小，故知者甚少。其實這公寓管理最佳，一同吃飯，一同遊戲，饒有興趣，風味有如一大家庭，與紐約芝加哥等大公寓，完全不同，因為後者簡直就是旅館，特別是中國學生，每每自成一羣，

不與外人來往。華僑女子中如前駐美某公使女公子與一些出身燕大者，喜與外人交接，即受國人背後批評，此種風氣，還談得上聯絡國際朋友。至於中國學生的不願與外人來往，一因國弱，怕人家看不起，一因英文太壞。關於留學生英文程度的低，說出來沒人會相信，有些在美國中部西部拿了博士銜位的，連普通應酬話都說不通。近年來國內大學英文程度的降低，有如中文，大概與黨棍學閥的操縱竊佔，不無關係。

國際公寓的活動，一面在乎促進國際友誼，一方面在發揮各國民族性，美國黑人，大概只可在此交際一下，想來可憐。照例每星期日晚上有一『星期晚餐』大家一同吃飯，飯餘則有演講或音樂助興。華盛頓公寓每星期五晚上有交際舞，紐約公寓則於星期六晚上舉行，儀式比較隆重。此外尚有茶舞，亦於晚上舉行，所謂國際平等，本無此事，單從交際舞中，即可看出。美國女人敷衍工夫，不下於上海舞女，但是勉強敷衍，總看得出。在這一點，黃人黑人，同受歧視。此種

種族偏見，卽是老年婦女，亦所難免。甚至禮拜堂裏，亦有此種現象。禮拜堂裏，男女混雜是可以的，黃種人與白種人同坐，却有點『不雅』。紐約國際公寓對面有一座浸禮會的大禮拜堂，因係煤油大王羅氏所建，極爲堂皇。大門上面雕刻有許多聖徒聖像，有如中國俗廟的羅漢，禮拜堂頂有一紅十字架，晚上點着紅色霓虹燈，有如商業廣告。許多中國學生慕名而去，每每掃興而歸。因爲禮拜堂中那些帶着白手套的招待員，總是把黃種人領到一個特別地方，以示『優待』。煤油臭氣，使人難受。

國際公寓，遇節日每有特別活動，懸旗掛彩，煞是熱鬧，中國女生，因婚姻問題，時亦踴躍參加時裝表演。

至於國人在美的愛國活動，出本文範圍外，不必多說。現舉演戲爲例，以示愛國，亦有種種困難。今春中國學生會打算借紐約國際公寓演一套戲，既可募捐，又可宣傳。開了好幾次大會，結果選定『漢宮秋怨』的英譯本，主角昭君且已

內定燕大某女生，不料忽然有些愛國志士覺得昭君和親，類似投降，演不得。於是糾紛起矣。昭君既演不得，非找愛國劇本不可，甚至有人提出『打漁殺家』，有如焦土政策。『打漁殺家』譯者姚幸農君雖在紐約，仍未能通過上演，十分可惜。中國學生在美國凡讀文學者，多讀劇本，在哥倫比亞卽有三四位，幸皆女生，頗有雄志，多有創作翻譯，惜中國學生只想做一套戲，取捨困難，所以就是愛國運動，亦有其難處也。

紐約國際公寓雖不足以促進國際友誼及中國同胞間的感情，然其天然環境則不可抹殺。地在赫得遜江濱，與著名的格蘭總統墓只隔一條馬路——墓邊有李氏鴻章樹。公寓前有一片草地，爲夏日男女談情勝地。時屆暮春，草木翠綠，羣鳥亂啼，值得胡適大使再做幾首白話詩。一至冬天，狂風捲葉，寒江積雪，另是一番風景。地在紐約，寸地千金，有此良景，實是難得。至於國際公寓的活動，是否可以實現創辦人的本旨，則尙待公寓諸同志的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上海外國

人多，有人提議辦一國際學生公寓，如在國家太平日子，不妨一試；然試觀現在基督教青年會，且有中青西青之分，何必再多此一舉，妄談國際平等？

紐約中國學生生活

林疑今

紐約中國學生本來就多，份子複雜，甚麼樣的人都有，因而有種種不同的生活。作者淺見寡聞，信筆寫來，所記或有失真，還要請紐約前輩原諒。『學生』這個名稱本來難下定義，現在只好把埋頭苦幹的書蟲與隨便上一夜課的商人政客歸於一類。假如一定要分類的話，學生中還可分為華僑子弟與祖國學生。二者之間，界限頗明，就在國難期間，勉強統一陣線外，仍覺困難。話雖是這樣說，華僑學生與祖國學生間的妬忌，或有慢慢消滅的可能。因為國外華僑遣送子弟返國讀大中學者，數目激增，這些華僑子弟在聖約翰、燕京、嶺南等處混了幾年後，會說北平話（他們的北平話常常比江浙學生好得多），會着旗袍長衫，冒充兩廣學生，誰也說不出其真假。又一普通的分類法是『官費生』與『私費生』。前者

包括國派省派及一切政府機關所遣送者，本來中國政治尙未上正軌，遣送學生，難免無政治作用，份子因而亦頗複雜，所謂公開考試，有時也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官費生的數目實地比一般人所猜想的還要多，因爲其經費來源不一，無法調查其確數。最近因外匯問題，許多經費來源不明的官費生，漸受淘汰，此亦國家大難中的一幸事也。至於私費生，本來數目很多，現亦因外匯問題漸漸減少，就是真牌富家子弟，也不像從前那麼闊氣了。此外還有一種免費生，得美國慈善機關，學校等的幫助或津貼，例如燕京與哥倫比亞的『交換生』，羅氏基金會的免費額等等。此種學生大有增加的傾向，因爲中日糾紛，美國教育界及慈善界頗同情中國學生。聽說就是這一類的幫助金，亦有種種黑幕，受補助者有的官費並未斷絕，故意裝窮，請得補助金後，可以寄錢回國。幸而這一類事並不多，美國人也並不個個都是傻瓜。

概括地講，紐約中國學生可分爲二種，一窮一闊，所謂窮闊，無非是以用錢

多少爲標準。私費生中當然有不少闊公子，貴官財閥的子女，從前用錢是很有名的，不過近因外匯統制，連闊少也只好過過普通學生生活，這麼一來，桃紅柳綠的艷事也就少了。官費生有因戰事關係，停止津貼，其狀頗慘，但萬不得已，仍可回國，何必流落海外，成爲高等乞丐？紐約本是繁華地，要花一萬八千，那消幾個小時，但是身邊一沒錢，不能多玩，也只好拚命向圖書館實驗室裏鑽，說不定現在這批苦學生中，將來可以出幾個好人物。據一般外國學生觀察，中國學生玩得太少，弄得個個身體，三分似人，七分像鬼，由此亦可一見中國學生的努力了。最後還得提一提一些冒牌學生，或許『冒牌』這個名稱，有點不妥，因爲其中有實在想念書而苦於沒有機會的。所謂冒牌學生者，是指那些白天整日辦公，晚上上一兩夜課的人；有的甚至連一課都不上，仍自稱爲某校學生，其友人亦不便過份追究，回國後仍可自稱爲某校肄業生。大概此類學生，對於學校名譽最爲有害。

說到學校名譽，其實與求學無大關係，許多無名小學校，未始無一二好教授，不過國人最講究空名，所以也就談談。先講本文作者肄業的哥倫比亞，因為從前中國學生多，份子複雜，出了許多人材與光棍。近來有些前輩很不滿意於留學生的遣送，總以為一代不如一代。其實國人也不應當全怪留學生，政府與社會都應當負相當的責任。舉一個例，把地質學的人才弄進行政院，把醫生弄成立法委員，把哲學家弄成大使，這些人學非所用，就是心地純潔，努力救國，但力不從心奈何？哥倫比亞在國內名譽雖壞，但其研究院却可與哈佛並駕齊驅，單就附屬於哥大的『教員學院』來說，在美國可算第一。所謂『教員學院』者，本是訓練教員之地，其所重乃教學法，因而與研究院的研究，略有不同。以往國人出身自哥倫比亞者，大多即肄業於此教員學院。據基督教青年會統計，去年哥大共有華人九十六名，其中三份之一即係肄業於教員學院；大學生，旁聽生，夜課生，又佔三份之一，剩下來的才是研究院學生。此外暑假期間又來了一批人，大多因

爲肄業於內地鄉下學校，得到哥大或哈佛來混一個名，回國才有面子。本來暑期學校程度較差，名教授多往避暑，紐約天氣又熱，那個有心腸念書，況且來自鄉下小鎮，到紐約來不過是想玩玩而已。這批人一回中國，當然仍有資格參加哥大校友會。

紐約中國學生大多散居於哥大附近，有的住在『大同公寓』，有的住在宿舍，有的則向外人租一小房間。普通房錢每星期在五元左右，倘若有三四個人合租幾間小房間，自己燒飯，生活費可以減低不少。住在『大同公寓』有種種好處，例如交際方便，空氣新鮮，較少種族偏見等等，特別是紐約大學的學生，多歡喜住於此地，因紐約大學校舍太壞，因哥大圖書館近在咫尺，有時還可以揩油聽聽名教授講課。關於大同公寓詳細情形，容後另作一文，現在所要講的是其不適合於學生生活。因來往人多，應酬多，少有機會讀書。國人住在此地比任何外國人多，大家聚在一起，談談玩玩，日子很容易過，讀書只是力求敷衍了事。並

且住的有許多是掛牌學生，其實多是銀行或政府機關辦公員。分租人家房子，有便宜的，有貴一點的，隨人所好，不過有的房東太太嚙嚙，有時同居噪鬧，也有種種不方便。住在宿舍，大概是最適合於學生生活，與美國學生住在一起，可以交換意見，以廣見識。普通中國人很看不起美國學生，其實認真用功的並非少數，他們說起來很厲害，讀書時候也同樣努力；至於活潑直爽，更非國內一般大學生所可及。國內一般雜誌轉譯美國下流刊物，專門記載美國學校黑幕，其實不管其黑到甚麼地步，還不及上海幾個野鷄大學那樣腐化。美國學生間性的放縱那是真的，不過他們性慾調和，精神十足，身體康健，讀書用功，也是不可抹殺的事實。在大同公寓裏未始不可跟外人交換意見，惜該地爲交際場所，男女愛撫，十分公開，中國學生本來已有性的煩悶，受此猛烈刺激，更不能專心讀書。

說到喫的地方，哥大附近館子很多，從小飯店裏的小吃到正式餐館的大嚼，幾乎遍街皆是，此外還有一種所謂『咖啡特雷亞』（Cafeteria）者，客人自己

拿菜，倒也方便。最近在加拿大看見一張『信不信由你』的圖畫，畫上有字說維鈞夫人在紐約最歡喜到『自動咖啡特雷亞』去，所謂自動者，本係店名，該店特色是把大部份食品放在玻璃櫃子裏，一格一格隔開，每格一個盆子，寫明價錢，客人只須把幾個五分錢的角幣擲進每格旁邊的洞，則可取物而食。美國人工太貴，所以有此設計，經濟方便，一舉兩得。哥大附近也有幾家廣東菜館，十分優待同胞，備有客飯三毫半五毫半，一湯一菜，飯不加錢。中國學生有的因為窮，有的吃不慣洋菜，大多在中國飯館吃飯，天天如此，飯館幾乎成了俱樂部。飯館伙計，也有向中文圖書館借詩經來讀者，有此人材，中國怎麼會亡。如要吃好一點的中國菜，可以到中國城去，樣樣廣菜皆備，可惜每次來往需費一二小時。紐約學生雖不個個用功，但大家都會裝忙，所以上中國城去，大多是每週週末。

說到娛樂方面，最普遍的還是電影，因為比較便宜。哥大附近戲院，每回可

看兩張片子，不過片子不新，所謂不新者，距片子第一次公映相差只有兩三個月。紐約黑人區裏有些影戲館子，每回可連看三張不同的片子。此外看舞台戲，看歌劇，聽音樂，都算是比較上等娛樂。說到跳舞，最經濟的還是大同公寓的茶舞，凡是會員，皆可參加。美人對於東方人種尚甚看輕，有些旅館及舞場根本就不做東方人的生意，所以中國學生就是有錢想玩，還得事前打聽清楚。一般地說，中國學生的娛樂太少，大概也是因為經濟關係，至於運動，更少機會。哥大有一大體育館，甚麼東西都有，中國學生進去過的，大概百人中只有三四人，原因未明，或者是中國人本無運動的習慣。室外運動的打網球，划船等，時也有人一試，不過費用極大，太不經濟。紐約生活程度本高，現加以國幣猛跌，所以大家都深居簡出，打打紙牌，又又麻雀，此外還可以努力於救國運動。

所謂救國運動者，即抗敵宣傳，街頭募捐等等。主持者是一個自稱爲學生會的團體。這團體說起來有點滑稽，紐約中國學生據青年會統計，共有百五六十

人，而此會會員數目不及二三十。每次選舉，就此二三十人決定。說到選舉，有一個笑話。有一位出身上海某著名大學者，在美研究交通，對於學生運動極爲賣力。有一次重要選舉，到會共二十二人（連主席在內），此君中選票數竟多至二十三票，有此交通手段，那怕中國鐵路將來沒有人材？現在會中有職員七，除其中一人爲正式學生外，餘者多整天辦公的『要人』，裏面黨派傾軋，有如中國政治。學生會辦一英文雜誌名爲『遠東』，內容惡劣，頗受外人指摘，此雜誌會鬧一笑話，一位研究國際公法的女生，誤把西班牙國際法作家維多利亞當做英國女皇，此女生還算是其中一等人材，餘者可想而知。至於學生募捐，又出亂子，甚至發傳單互相攻擊，家醜外揚，成何體統？

總而言之，紐約中國學生，生活已不像從前那麼香艷舒服，原因是手邊沒有閒錢。用功的太用功，度着非人的生活；其餘，以救國爲飯碗，荒廢學業，更是可惜。

外國人問我的話

林無雙

此篇爲林語堂先生令愛如斯無雙兩女士英文近著吾家之一段。該書在紐約出版，命名爲 *Our Family* (John Day 出版)，所記爲家常瑣事及遊歐美印象。——編者識

在未來歐美時，我以爲這世界兩大洲對中國必定知道得很清楚了。其實現在看來，真真好笑。頭一件就是他們把中國人與日本人併在一起，相提並論，而且把中國人只當另一星球的異人。這自然是指普通人而言。一定有無數的人不相信，但請聽下去，這是實事，是從我的美國同學親耳聽來的：

- 一、中國人吃鱸魚吧？
- 二、中國人吃鳥窠，就在樹上拿下來這麼吃嗎？

- 三、中國人吃飯，用兩枝鼓槌就這樣——放在兩手一上一下的吃嗎？
- 四、中國人也會傷風嗎？
- 五、中國也有椅子坐嗎？
- 六、中國人坐起來大家都把腳做個『八』字形吧？
- 七、中國人吃飯有桌子嗎？
- 八、你爲何不吸鴉片？豈不是每個中國人都吸大烟嗎？
- 九、你的眼睛爲甚麼不是倒豎起來？（此問最多。）
- 十、中國有車嗎？
- 十一、你怎樣沒有小腳？
- 十二、你怎麼沒有一條拖到脚跟的小辮子？
- 十三、你們就這樣穿睡衣（Pajamas）在街上走嗎？
- 十四、中國現在還有皇帝嗎？（一個二十歲的法國教員這樣問我。）

十五、你們又爲何不戴瓜皮小帽？

十六、中國商人豈不是個個誠實正直？

你們且看，問這種無頭無腦的話，就是最笨的中國人也說不出口。由此可見『洋鬼子』對中國知識之幼稚。我所講的都是普通十餘歲至二十歲的人。但照此看來，平常（特別是美國人）的成人，大約眼光知識也不過如此耳。

當然也有曉得中國文化的人。現在把這洋人對於中國的知識態度分爲幾種：

一、崇拜而極端佩服中國的。

二、冷笑中國的。

三、不知不懂中國，而認爲與天下世界了無關係的。

四、僅知道那些問題所指的中國人之特色的。

五、愛中國的，和中國同情的，而自知愚昧，想要多認識中國的。

六、也有的以爲中國是充滿了兇手、暗殺、鴉片、綁票，這多半是偵探小說

及畫報的影響。

所以如果我國這回打了勝仗，能使那些冷笑者，不認識中國者，問蠢問者，一齊改變態度，對中國表示尊敬了。

加拿大紀遊

林疑今

去年初冬在紐約，歐洲空氣極爲緊張。報紙號外，常常有驚人的標題；播音台的時事評論員，忙得走不開身，有的弄得聲音都啞了。還記得一個禮拜六的下午，許多哥大同學，緊緊圍住一架無線電機，小心聽聽希特勒那極富有煽動力的，雄壯的演講，演講者好像有鬼附身一般。那些美國同學，有的眼不轉睛地看着牆壁，有的狂抽着烟，完全改了平日那種嬉笑自若的態度。他們十九是法學院的學生，照美國的教育制度，進法學院都得先畢業大學，所以他們的年紀並不輕。他們爲甚麼這樣注意希特勒？難道美國人真的這樣怕希特勒嗎？說德國會調兵來打美國，那恐怕是庸人自擾。不過，他們都知道歐洲一發生戰事，美國不能像前次大戰那樣暫守中立，從中取利。倘若大英帝國潰敗，世界大勢必變，到

那時候，美國可就左右爲難了。

不要說大英帝國潰敗，慕尼黑一紙協定，已動歐洲政治大局，希特勒一躍而爲歐洲霸主，聲勢的雄壯，不亞於戰前的威廉第二。張伯倫本是財閥，客串外交，不惜以空前大犧牲，使得英國統治階級，苟延殘喘。當時美國報界官場，一時盛傳英國準備遷都加拿大，上自大學教授，下至小報記者，紛紛討論，捕風捉影，草木皆兵。美國人的不願意英國遷都加拿大，原因很明。美國素來稱霸美洲，鄰無強國，說英國人遷都加拿大後會來攻美國，那也不見得，不過，這與美國的傳統政策，大有衝突。

哥倫比亞研究院專講『帝國主義』的講師佩佛 (N. Peffer)，有一次講加拿大問題，簡直就把加拿大當爲美國殖民地。加拿大半屬英，半屬美，情形有點像『半殖民地』。原因加拿大與美國的經濟關係最深，且近在咫尺，美軍想進攻，極爲容易。當時在座也有一位加拿大女學生，曾在倫敦大學念過書，竟然一

聲不響，表示默認。不過，加拿大在大英帝國中佔地位仍是極爲重要，去年提克事件最緊張時，倫敦曾向海外各屬國試探意思，不想加拿大態度十分冷淡。倫敦官場，頗爲着急，於是英國皇帝皇后使出巡加拿大了，藉以調整英加關係。

說起加拿大，面積比美國還要大，並且多是沒有開墾的荒地。前途很有希望。今年春天，整裝回國，決意從加拿大走，以廣見識。離開紐約那天下着霏霏的細雨，心中另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緒。紐約可以留戀的地方很多，特別是哥倫比亞的圖書館，好像是自己的家一樣，戀戀難捨。那天幸虧有同學楊君開着車子來送行，少了許多麻煩。進了中央車站，獨自一人悶坐在候車室裏，等託昌興輪船火車公司買的車票和證明書。所謂證明書者，特爲過境華人而設，沒那張東西就走不動，因爲加拿大排斥華工，甚爲厲害。船公司的人終於來了，倒很客氣。

所乘火車是紐約蒙特利爾聯車，車上人幸喜不多，獨佔一座，觀看車外景物。車子過哥倫比亞郊外足球場時，看得見赫德遜河，春冰未融，一無船隻，十

分寂靜。美國城市房屋，除大建築外，大多積滿塵埃，死氣沉沉，一無特色。道旁積雪，多與泥土混做雪水，泥濘有如雨後。火車朝北走，過了紐約州首都，積雪越來越多，氣候也冷了不少，幸虧車中有暖氣設備，不至受寒。有的車站全給白雪遮住，房屋建築，也沒都市貧民窟的醜態。有時雪景太好，恍如身入圖畫。

車近加拿大邊境，乘客半已下車，寂寞不少。想不到忽有一羣雪客上來，一身滑雪便服，鶯鶯燕燕，煞是熱鬧。仔細一聽她們談話，原來是法文，有如吳娘軟語，聽來頗夠味兒。她們都是從加拿大來玩的客人，身體健康，臉孔紅如蘋果。有的在看紐約出版的畫報週刊生活，神氣十足，好像是在看甚麼高深的書籍。

加拿大美國二國邊境，沒有砲台，可見邦交的密切。移民局人員上來盤問，把我身邊所帶的證明文件都帶了去。蒙特利爾終於到了，在黑暗中，車子慢慢爬進了車站。從車窗裏看得見河上點點燈火，有如螢蟲，可不知是否就是漁火。車

停後，移民局人員領着我走，雖然不像監犯，心中總有一點那個。加拿大也不過是一個半獨立國，竟然擺此架子，欺侮弱小民族。移民局的人到處找昌興火車輪船公司的中國經理人，沒有此君，他們可不讓我走一步。末了沒有別的法子，把我領到車站地窖去，叫開鐵門，情形極爲嚴重。那裏邊原是貨倉改成，臭氣撲鼻。移民局的人本是加拿大的法人，說着破碎的英語，我也沒仔細去聽，隨便讓他們領着走。一走進了第二層鐵門，才覺有點奇怪。因爲裏面同胞很多，一個大地窖，滿是鐵床，好像滬港間的三等客艙。裏面主持者是個禿頭的英國人，大概因爲看見我是學生，比較客氣。移民局的人說我得在這兒等那中國經理人。我那天乘了一日火車，晚飯沒吃，一肚子氣。

既到了移民局的拘留所，也就觀察一下。拘留所的上下四周，都是灰色的水門汀。窗戶上都有鐵條，簡直無異牢獄。除雙層鐵床外，還有幾隻破桌，算是飯桌。幸在寒冬，地窖裏沒有空氣，反覺溫暖，一至炎夏，可不曉得是那一種滋

味。廁所一門，髒不可言，黃壁上有許多流落海外華僑題的詩，雖多不通，悲怨情緒，充溢字裏行間。被拘留的同胞約有二三十位，老老小小，瘦瘦身子，黃黃臉孔，有一部份預備回國，有一部份則是剛剛到加拿大的，各有不同的心情盤據在心頭。他們都是台山華僑，我雖懂廣州話，却仍很難對付。後來他們中間有人拿護照出來看，看到哈瓦那領事宗君的簽字與圖章。拘留所的主持者是個禿頭英國人，戴着眼鏡在看英國北部某州的報。他旁邊是個賣零食的櫃檯，敲敲落難華僑的竹槓。

昌興公司的人終於來了，沒有中國人，只有一個矮矮的愛爾蘭人，一個蹩腳的酒鬼，和一個類似白俄的青年。那愛爾蘭人說我還得等那中國經理人，我說我還沒吃晚飯，跟他大吵一頓。這種人最怕硬，給我一鬧，他便去打電話，而那重要的中國經理人終於來了。他的名字不知是王庶還是王荊，初次聽見好像就是『一二八』獻地圖的風流軍人，及至會面，大失所望，原來是個瘦瘦的小個子，

臉孔半青，看樣子說不定還抽大烟。我說廣州話他聽不懂，於是便用英文把他大罵一頓，他說他接到紐約昌興公司的電報，以為我是第二天晚上才會到的。那時候已經八點多鐘，肚子餓極，趕快上車站飯館吃飯，侍女法人，嬌小玲瓏。點了一盤湖鱸，新鮮可口。

蒙特利爾是加拿大第一大會，工商業極為發達，城中居民多法人，另有一種風味，影戲院也有演法國片子的。晚飯後在街上亂走，天氣凜冽，積雪成尺。第二天到處參觀名勝，詳情不便細述。晚上再回火車站趕車，在車站買了一些加拿大報紙雜誌，以便車上閱覽。車上客人很多，說英語的也有，說法語的也有，煞是熱鬧，茶房則仍是黑人。我在車上跟一位加拿大法人談了起來，是個賣運動雜具的兜銷員，末了還是談談增進中加友誼的方法。第二天早晨爬起身來，才知道下車客人已經不少，車子反而一空。等黑人茶房把床翻成座位後，却有一個外國老太婆跑來閒談。據她說她的家住在溫哥華，這次剛剛從英國回來，她的兒子

在倫敦結了婚。一問明了我是中國人，她就說溫哥華商人抵制日貨，對於中國極表同情。英國首相張伯倫給她批評一頓，不過，英國一旦作戰，她又主張加拿大應當保守中立。旁邊一位加拿大酒商，聽見我們談得起勁，便也參加起來。他說加拿大應當同美國取一致行動。加拿大本多美國移民，有此態度，本也難怪。英國對加拿大倘若拉攏不住，將來印度更不堪設想。

加拿大報紙雜誌還不及紐約。大概一看慣了紐約時報，別的報紙都嫌材料太少。雜誌紙張也差，圖畫不明，內容則跟美國是差不多，大概讀書趣味也受了美國的影響。所以加拿大與其說是英國化，倒不如說是美國化。美國以地理上的方便，藉歐戰後雄厚的資力，擴充勢力於加拿大。英國雖佔有鐵路，地產，銀行等，但重要的礦業，漁業，林產，製造業等，則爲美人所操縱。例如太平洋鐵路，本是英人資本，鐵路經費百份之八十作爲英人費用，餘下百份之二十，又要修路修車，又要作爲加拿大人薪水。加拿大政府極爲不滿，另造國家鐵路一條，

與太平洋鐵路平行，以示對抗。英國資本家，偶而也在火車餐室裏碰到，威風凜凜，神氣十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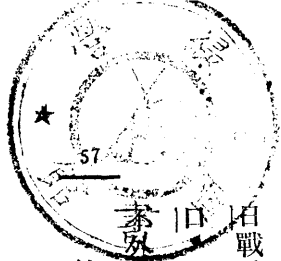
第一天晚上火車沿着蘇必略湖走，天氣越來越冷，半夜過一車站名威廉堡，據說最冷，因在深夜，沒有下車，所以也沒嚐到冷的滋味。可憐的是那黑人茶房，一有客人要下車，他也得下去，這種生活，實在太苦。

第二天晚上，車停產麥大鎮溫尼伯。因車停一小時半，決定下車吃晚飯。黑人茶房告訴我說車站附近有一條唐人街，可以吃中國飯。一下車始知天氣極冷，寒風刺骨，牙齒抖個不停。車站相當的大，旁邊有火車公司經營的旅館，燈火輝煌。大概天氣太冷，大街行人很少，只有幾間小影戲院和食館還開着。在寒風中走了十幾分鐘，才到唐人街，是大街上的一條橫街，一看見飯館便跑進去。裏面佈置尙新，或許是新開的。我說廣州話，他們也認我做同鄉，十分親熱。飯客多是本地華僑，備有客飯，取費三角半，與紐約哥倫比亞附近，『譚李飯館』，差

不多一樣。美幣比加拿大只高幾分錢，使用美幣，極受歡迎。飯館裏裝着一架無線電機，有法國式的爵士樂，其聲烏烏，作客他鄉，聽此音樂，旅愁萬斛。飯館隔壁是個禮拜堂，正在練習唱詩，歌調很熟，憶起兒童時代的主日學，彷彿昨日。堂倌看見我寂寞無聊，跑過來談話。一聽說是紐約學生，就說曾在華僑報上看見我的名字，十分欽佩等等。其實我在美國，始終未替華僑報紙寫過稿，何至於揚名加拿大？飯後在街上走了一下，想買水菓，無奈店舖都已關門。後來跑到一間咖啡店，裏面空氣緊張，侍女且多妖態，我也沒細心追究。買了蘋果同香橙就走。一上車却給一記者抓住，儼然也是要人。他問我許多關於美國問題，及中日戰爭等等，幸喜車即開行，否則不曉得要纏到甚麼時候。溫尼伯的地位有如漢口，適在一國中心，鐵道交集，據中國飯館堂倌說，此城華僑也有三十人左右。

本外洗衣燒飯。歐洲移民，也有來自烏克蘭者。

第二天清晨一早爬起來，原要趕車站吃早飯，因為車上的飯既貴，且不新



鮮。車子到一大站叫雷琴那，車站建築，頗爲宏偉。同車有一女客帶一女小孩子，也上車站。昨天晚上，我和記者談話，她以爲我是日本人，向我說日本話，因爲她始終沒問清我的國籍，所以我也由她亂說下去，以窺其究竟。後來我打聽那女孩子，以一大蕪菜的賄賂，纔打聽到她父親在日本做盃盤等瓷器生意。她的父親雖沒見面，大概是加拿大人，她那母親，看樣子非白俄卽東歐國人。後來她們打聽到我是中國人，大家傳爲笑話。

從濫尼伯上來一些新客人。有一對夫婦，丈夫病後身瘦如柴，本是火車公司的職員，對於英國的剝削加拿大，極爲憤恨。此外又來了一位女書記，初次出門探險，一臉脂粉。後來混得熟了一點，才知道她是濫尼伯電話公司的職員，中學畢業以後進職業學校，臉孔打扮，雖然稍爲過火，但是舉止端莊，談吐風雅，並非妖精。據我個人觀察，加拿大女人沒美國娘兒那麼野，比較容易成爲賢妻良母。

車一近落磯山，風景漸佳。從蒙特利爾動身以後，最初所見，盡是茫茫白雪，我一生實在沒看見過這樣多的雪，看得太多，未免單調。一至溫尼伯附近平原，大概多是牧場麥場，一至寒冬，枯寂難堪。偶爾也有牧者騎馬趕牛，那已算是勝景。所謂車站，有時不過是兩三間平房，除鐵路職工外，看不到別人。同車那初從英國回來的老太婆，常常指給我看車站附近一二間房子，說就是所謂流動學校，教員趕火車到各小鎮上課，甲城星期一三五，乙城二四六。我和她談起加拿大的教育，她說民衆教育程度，並不平均，視各省情形而定，有省提倡，有省忽略。說起加拿大的大學，如多倫多，麥其爾，早已聞名，據她意思，加拿大大學程度很高，因為紀律較嚴。她有一個兒子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念書，學校在溫哥華，據說也有華僑子弟在那兒念書，不過人數不多，照她口氣，好像美國學校比較容易，所以中國學生盡量往美國跑。說來並非無真理。國人對於美國大學情形極為糊塗，就是留學生，已經在美國念書的也弄不清楚。有許多學校以大學本

部出名，如耶魯，普林斯頓等，研究院則有時遠不及哈佛，哥倫比亞，芝加哥等。加拿大大學研究院情形怎樣，不敢亂評，不過，除醫科外，也不見得特別好。

車上有一個黑人茶房，說着英國音的英語，舉止不俗。他告訴我中國人在海外發財的『秘訣』，不外『勤力』與『節儉』，特別是後者，所有生活上的享樂，盡行廢除。他告訴我許多黑人的苦楚，說來令人有點同病相憐。

車入落磯山，風景的美麗，恍如夢境。到一避暑勝地，山青水綠，又在雨後，空氣清鮮，漫步車站月台，戀戀不捨。車站上有一大餐室，有一中國侍者，身穿白色制服，臉露微笑。因車行在即，不便談話。想不到車開以後，忽來一位黃臉大漢，據他自己介紹是個煤炭商，這次特為『救國』事件上溫哥華。他有點懷疑我不是中國人，因為我不會說他的台山話。兩人一用英語談話，實在不妙，同車加拿大人很多，聽見兩個中國人用英語談話，有傷國體。他問我認得不認得

加拿大某領事。我說不認得，他發了很多牢騷。奇怪的是，中國在國外的外交官及領事，常爲華僑所不滿，不曉得究竟誰的不是。華僑說話，也不一定靠得住，可憐是他們本受外國人所欺，與領事感情不好，情形更慘。

車在薄暮中到溫哥華，及出車站，已是滿街燈火。因爲皇后船的碼頭卽在車站旁邊，先下去看一看。溫哥華地方甚爲清潔，天氣又不太冷。到了碼頭，看到了綠色的太平洋水，猛然想起了對岸的祖國，心砰砰地急跳着。

此
页
空
白

第二輯 英國

國

此
页
空
白

英國人

老舍

據我看，一個人即使承認英國人有許多好處，大概也不會因為這個而樂意和他們交朋友。自然，一個有金錢與地位的人，走到那裏也會受歡迎；不過，在英國也比在別國多些限制。比如以地位說吧，假如一個作講師或助教的，要是到了德國或法國，一定會有些人稱呼他『教授』。不管是出於誠心吧，還是捧場；反正這是承認教師有相當的地位，是很顯然的。在英國，除非他真正是位教授，絕不會有人來招呼他。而且，這位教授假若不是牛津或劍橋的，也就還差點勁兒。貴族也是如此，似乎只有英國國產貴族纔能算數兒。

至於一個平常人，儘管在倫敦或其他的地方住上十年八載，也未必能交上一個朋友。是的，我們必須先交代明白，在資產主義的社會裏，大家一天到晚爲生

活而奔忙，實在找不出閒工夫去交朋友；歐西各國都是如此，英國並非例外。不過，即使我們承認這個，可是英國人還有些特別的地方，使他們更難接近。一個法國人見着個生人，能夠非常的親熱，越是因為這個生人的法國話講得不好，他纔越願指導他。英國人呢，他以為天下沒有會講英語的，除了他們自己，他乾脆不願答理一個生人。一個英國人想不到一個生人可以不明白英國的規矩，而是一見到生人說話行動有不對的地方，馬上認為這個人是野蠻，不屑於再招呼他。英國的規矩又偏偏是那麼多！他不能想像到別人可以沒有這些規矩，而另有一套；不，英國的是一切；設若別處沒有那麼多的霧，那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天氣！

除了規矩而外，英國人還有好多不許說的事：家中的事，個人的職業與收入，通通不許說，除非彼此是極親近的人，一個住在英國的客人，第一要學會那套規矩，第二要別亂打聽事兒，第三別談政治，那麼，大家只好談天氣了，而天氣又是那麼不得人心。自然，英國人很有的說，假若他願意：他可以講論賽馬，

足球，養狗，高爾夫球等等；可是咱又許不大曉得這些事兒。結果呢，只好對楞着。對了，還有宗教呢，這也最好不談。每個英國人有他自己開關的到天堂之路，乘早兒不用惹麻煩。連書籍最好也不談，一般的說，英國人的讀書能力與興趣遠不及法國人。能念幾本書的差不多就得屬於中等階級，自然我們所願與談論書籍的至少是這路人。這路人比誰的成見都大，那麼與他們閒話書籍也是自找無趣的事。多數的中等人拿讀書——自然是指小說了——當作自己生活理想的佐證。一個普通的少女，長得有個模樣，嫁了個駛汽車的；在結婚之夕證實了，他原來是個貴族，而且承襲了樓上有鬼的舊宮，專是壁上的掛圖就值多少百萬！讀慣這種書的，當然很難想到別的事兒，與他們談論書籍和搗亂大概沒有甚麼分別。中上的人自然有些識見了，可是很難遇到啊。況且有些識見的英國人，根本在英國就不大被人看得起；他們連拜侖，雪萊，和王爾德還都逐出國外去，我們想跟這樣人交朋友——即使有機會——無疑的也會被看作成怪物的。

我真想不出，彼此不能交談，怎能成爲朋友。自然，也許有人說：不常交談，那麼遇到有事需要彼此的幫忙，便丁對丁，卯對卯的去辦好了；彼此有了這樣乾脆了當的交涉與接觸，也能成爲朋友，不是嗎？是的，求人幫助是必不可免的事，就是在英國也是如是；不過英國人的脾氣還是以能不求人爲最好。他們的脾氣既是這樣，他們不求你，你也就不好意思求他了。多數的英國人願當魯濱遜，萬事不求人。於是他們對別人也就不願多伸手管事。況且，即使他們願意幫忙你，他們是那樣的沈默簡單，事情是給你辦了，可是交情仍然談不到。當一個英國人答應了你辦一件事，他必定給你辦到。可是，跟他上火車一樣，非到車已要開了，他不露面。你別去催他，他有他的穩當勁兒。等到辦完了事，他還是不理你，直等到你去謝謝他，他纔微笑一笑。到底還是交不上朋友，無論你怎樣上前巴結。假若你一個勁兒奉承他或討他的好，他也許告訴你：『請少來吧，我忙！』這自然不是說，英國就沒有一個和氣的人。不，絕不是。一個和氣的英國

人可以說是最有禮貌，最有心路，最體面的人。不過，他的好處只能使你欽佩他，他有好些地方使人不便和他套交情。他的禮貌與體面是一種武器，使人不敢離他太近了。就是頂和氣的英國人，也比別人端莊的多；他不喜歡法國式的親熱——你可以看見兩個法國男人互吻，可是很少見一個英國人把手放在另一個英國人的肩上，或摟着脖子。兩個很要好的女友在一塊兒吃飯，設若有一個因為點兒緣故而想把自己的菜讓給友人一點，你必會聽到那個女友說：『這不是羞辱我嗎？』男人就根本不幹這樣的傻事。是呀，男人之間讓酒讓烟是極普遍的事，可是只限於烟酒，他們不會肥馬輕裘與友共之。

這樣講，好像英國人太別扭了。別扭，不錯；可是他們也有好處。你可以永遠不與他們交朋友，但你不不能不佩服他們。事情是兩面的。英國人不願輕易替別人出力，他可也不來討厭你呀。他的確非常高傲，可是你要是也沉住了氣，他便要佩服你。一般的說，英國人很正直。他們並不因為自傲而蠻不講理。對於一個

英國人，你要先估量估量他的身分，再看看你的價值；他要是像塊石頭，你頂好像塊大理石；硬碰硬，而你比他更硬，他會承認他的弱點。他能夠很體諒人，很大方，但是他不願露出來：你對他也頂好這樣。設若你準知道他要向燈，你就頂好也先向燈，他自然會向火；他喜歡表示自己有意見。他的意見可老是意見，假若你說得有理，到辦事的時候他會犧牲自己的意見，而應怎麼辦就怎麼辦。你必須知道，他的態度雖是那麼沈默孤高，像有心事的老驢似的，可是他心中很能幽默一氣。他不輕易向人表示親熱，可也不輕易生氣，到他說不過你的時候，他會以一笑了之。這點幽默勁兒使英國人幾乎成爲可愛了。他沒火氣，他不吹牛，雖然他很自傲自尊。

所以，假若英國人成不了你的朋友，他們可是很好相處。他們該辦甚麼就辦甚麼，不必你去套交情；他們不因私交而改變作事該有的態度。他們的自傲使他們對人冷淡，可是也使他們自重。他們的正直使他們對人不客氣，可也使他們

對事認真。你不能拿他當作吃喝不分的朋友，可是一定能拿他當個很好的公民或辦事人。就是他的幽默也不低級討厭，幽默助成他作個貞脫兒曼(gentleman)，不是弄鬼臉逗笑。他並不老實，可是他大方。

他們不愛着急，所以也不好講理想。胖子不是一口吃起來的，烏托邦也不是一步就走到。往壞的說，他們只顧眼前；往好的說，他們不烏烟瘴氣。他們不愛聽世界大同，四海兄弟，或那頂大頂大的計畫。他們願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走到那裏算那裏。成功呢，好；失敗呢，再幹。英國兵不怕打敗仗。英國的一切好像是在那兒敷衍呢，可是他們在各種事業上並不是不求進步。這種騎馬找馬的辦法常常使人以為他們是狡猾，或守舊；狡猾容或有之，守舊也是真的，可是英國人不在乎，他有他的主意。他深信常識是最可寶貴的，慢慢走着瞧吧。蕭伯納可以把他們罵得狗血噴頭，可是他們會說：『他是愛爾蘭的呀！』他們會隨着蕭伯納笑他們自己，但他們到底是他們——蕭伯納連一點辦法也沒有！

這些，可只是個簡單的，大概的，一點由觀察得來的印象。一般的說，這也許大致不錯；應用到某一種或某一個英國人身上，必定有許多欠妥當的地方。概括的論斷總是免不了危險的。

遊英記

林無雙

雙十節時我們正在英國泛遊。那時還是秋天，天天下雨。十月八日，我們趁了夜車動身，過海時火車就載在大船裏，真是奇怪，萬籟無聲，客人儘可安然睡去，次日十點，便在所想到的英國了。車站裏人人講英國話，覺得好不慣的樣子，在法國聽慣了聽不通的言語，到了英國，話忽聽懂，却覺得有點奇怪。英國警察十分客氣，也無伸出空手向人要酒錢的惡習慣。到一個朋友介紹的旅館，看門的戴了高帽，又有幾個領行李的，一起擁至車前，大家匆匆忙忙的搬箱提盒。父親進了飯店，開兩間通房間，中間夾一間浴室。我聽說一天三鎊，不禁嚇了一驚。要是講中國錢，還是不來好。

倫敦下雨，不當一回事。所以第一天到時，也受濛濛細雨的歡迎。我們洗

浴，休息了一兩個鐘頭，爬起來，覺得肚子餓，不如吃了午飯，再去遊街吧。到底是中國人，跑來跑去，還不是進了中國館子。裏面也有好幾位英國男女。中國飯店在英國算是不齷齪。有英人在中國飯店當招待，此為美法兩國所未曾見的。

大概三點鐘時才吃過飯，在英國街道走走，又到蠟院去，院裏通是蠟人像，陳列英國王親國戚，歷代賢相偉人，作家名士，令人得一瞻丰采，恍如與前賢對晤一堂。還有蠟人假充參觀者的樣子，放在任何地方，遊客一不小心，信以為真，便去向他問路，蠟人不答，便鬧成笑話。我們看完了樓上，就下去，到一間叫『酷刑室』去，裏面排列的是前世紀所用各種最慘酷的刑具，如車刑，吊桶、法國的斷頭台等等，也做出蠟像，表示囚徒受刑的情景，有血淋淋的死人頭，看了真令人驚心動魄。不過我想還是巴黎的蠟人院好，塑的人像少，而塑的歷史事蹟多，一間塑一景，叙古時往事，倒可引人深省，增加讀史的興味。中國若造一座歷史蠟人院，塑林則徐，曾國藩、孫中山，豈不很好？

瞧完後，我們甚爲滿意，出院雇了汽車繞個圈子，回到旅館。英國戶內一切陳設很乾淨，我們在旅館裏看看書，如此過了一天。

第二天，睜開眼睛才覺得我們並非在法國，心一跳，喜悅起來。英國人早餐吃得多，魚肉都有。我們吃不慣，糊裏糊塗的曠了幾口，便匆匆的預備出門，我們到了聖詹姆士（St. James）皇宮，去看有名的『皇家侍衛換班』。

早半小時，街上便擠滿了人，警察站在街上挑剔這個那個。少頃便有喇叭，打鼓，操步之聲。從一個小門，出了一隊十來個兵，身穿大紅短褂，黑褲子，腰繫白皮帶。一頂一尺高的黑毛帽子，帶子束在下巴下，兩眼也差不多被遮上了，每人提一把長鎗。看來很像一幅似曾見過的西洋畫，很是雄壯。也不知是幾百年相傳下來的甚麼古俗。父親說中國好古，英國人才是好古哩，古俗古禮，相傳不變。聽說現在英國皇帝要過倫敦『舊城』，還得照舊通知倫敦市長行甚麼開城門禮，城門鑰匙還是七八吋長。話又說回來了，當時有許多帶旗，拿劍的人，陸陸

續續從那門出來。還有三個人，兩個拿劍，一個拿旗，像煞有介事，在院中走來走去。他們遠看如小孩玩具洋兵一樣，又高又整齊。那些兵的身材看來都是六呎多高。

次日我們經『倫敦樓』看英國的『國寶』，所謂國寶，便是那三粒在皇冠上及寶劍上的碩大無朋的金剛鑽。『倫敦樓』是一座城堡，要由一段城壕上的橋渡過去。那些國寶放在一間古屋內任人參觀。據說那金剛石是世界最大的，產於非洲，在未琢開之時，那塊金剛鑽是有兩粒雞蛋那麼大。現在分成三塊，還算世界第一，其一在英王喬治第五的冠冕上。我們看了，也無法道好，只是很普通的說，『很大呀！很大呀！』在玻璃櫃裏，還有近代各王各王后的寶冠寶劍，金杯，金盒，燦爛奪目。最奇的便是許多盛鹽的金盒，也不知出於甚麼古禮，何以鹽盒特別珍重至此。

出樓外向左行便是一間英國兩公子被暗殺之小樓，離小樓前行，又是亨利第

八殺他不知第幾位王后的舊地。到另一屋，又看有名的斷頭砧。奇怪，在英國看來看去都是古代的殺頭案。

那天下午，我們到了倫敦博物院，其中還有一部是世界最大之一的圖書館。這圖書館因為是禮拜天，所以不能進去，但是我們從玻璃門前探頭，窺見滿牆的書。每個案上有一盞燈，看來很像清靜讀書之地。博物院規模太小，我們只是走馬看花，而在磁器部特別逗留着，看中國的磁器。在那裏看起來，與外國的比較，顏色好極了，又素靜，又雅氣。在中國看慣，不覺得好，到了外國受了洋氣，再來看中國之清淡意味，真正高明無際。那天星期日，看不到我們的燉煌石室遺書，很是遺憾。也沒看到古畫。倒是看到一些有名作者之手稿和筆跡。都藏在櫃裏，保存得很好。那座博物院的房子很大，也很舊。不過裏面整理得很整齊。

在第四天清早，我們上街散步。倫敦的風味同法國巴黎差得太遠。在巴黎，

人家都是閒談慢走，但是英國人心頭總好像還有事未做完，拿了一把雨傘，很嚴重的昂頭開步走。兩國人，只隔一條海峽，住的地方不同，言語不同，人性也像有霄壤之別。

夜裏，十點到了火車站，把票看過了，便上車，車中房間很小，容不下三人。不過十分清潔，有燈有水，雖然小，還是舒服。我們很快的預備上床。當然車中不如平地，一夜搖撼到曉，次晨醒時，又在過海的法國巴黎了。

我的幾個房東

老舍

初到倫敦，經艾溫士教授的介紹，住在離『城』有十多英里的一個人家裏。房主是兩位老姑娘。大姑娘有點傻氣，腿上常鬧濕氣，所以身心都不大有用。家務統由妹妹操持，她勤苦誠實，且受過相當的教育。

她們的父親是開麵包房的，死後，把麵包房給了兒子，給二女一人一處小房子。她們賣出一所，把錢存在銀行生息。其餘的一所，就由她們合住。妹妹本可以去作，也真作過，家庭教師。可是因為姐姐需人照管，所以不出去作事，而把樓上的兩間屋子租給單身的男人，進些租金。這給妹妹許多工作，她得給大家作早餐晚飯，得上街買東西，得收拾房間，得給大家洗小衣裳，得記賬。這些，已足使任何一個女子累得喘不過氣來。可是她於這些工作外，還得答覆朋友的信，

讀一兩段聖經，和作些針線。

她這種勤苦忠誠，倒還不是我所佩服的。我真佩服她那點獨立的精神。她的哥開着麵包房，到聖誕節纔送給妹妹一塊大鷄蛋糕！她決不去求他的幫助，就是對那一塊大雞蛋糕，她也馬上還禮，送給她哥一點有用的小物件。當我快回國時去看她，她的背已很彎，髮也有些白的了。

自然，這種獨立的精神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逼出來的，可是，我到底不能不佩服她。

在她那裏住過一冬，我搬到倫敦的西部去。這回是與一個叫艾支頓的合租一層樓。所以事實上我所要說的是這個艾支頓——稱他爲二房東都勉強一些——而不是真正的房東。我與他一氣在那裏住了三年。

這個人的父親是牧師，他自己可不信宗教。當他很年輕的時候，他和一個女子由家中逃出來，在倫敦結了婚，生了三四個小孩。他有相當的聰明，好讀書。

專就文字方面上說，他會拉拉丁文，希臘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壞。英文，他寫得非常漂亮。他作過一兩本講教育的書，即使內容上不怎樣，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認的事實。我願意同他住在一處，差不多是爲學些道地好英文。在大戰時，他去投軍。因爲心臟弱，報不上名。他硬擠了進去，見到了軍官，憑他的談吐與學識，自然不會被叉去帳外。一來二去，他升到中校，差不多等於中國的旅長了。

戰後，他拿了一筆不小的遣散費，回到倫敦，重整舊業，他又去教書。爲充實學識，還到過維也納聽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後來就在牛津的補習學校教書。這個學校是爲工人們預備的，彷彿有點像國內的暑期學校，不過目的不在補習升學的功課。作這種學校的教員，自然沒有甚麼地位，可是實利並不壞：一年只作半年的事，薪水也並不很低。這個，大概是他的黃金『時代』。以身分言，中校；以學識言，有著作；以生活言，有個清閒舒服的事情。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和一位美國女子發生了戀愛。她出自名家，有碩士的

學位。爲來倫敦游玩，遇上了他。她的學識正好補足他的，她是學經濟的；他在補習學校演講關於經濟的問題，她就給他預備稿子。

他的夫人告了。離婚案剛一提到法庭，補習學校便免了他的職。這種案子在牛津與劍橋是鬧不得的！離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但須按月供給夫人一些錢。

在我遇到他的時候，他正極狼狽。自己沒有事，除了夫婦的花銷，還得供給原配。幸而碩士找到了事，兩份兒家都由她支持者。他空有學問，找不到事。可是兩家的感情漸漸的改善，兩位夫人見了面，他每月給第一位夫人送錢也是親自去，他的女兒也肯來找他。這個，可救不了窮。窮，他還很會花錢。作過幾年軍官，他揮霍慣了。錢一到他手裏便不會老實。他愛買書，愛吸好烟，有時候還得喝一盅。我在東方學院遇見了他，他到那裏學華語；不知他怎麼弄到手裏幾鎊錢，便出了這個主意。见到我，他說彼此交換知識，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豈不甚好？爲學習的方便，頂好是住在一處，假若我出房錢，他就供給我

飯食，我點了頭，他便找了房。

艾支頓夫人真可憐。她早晨起來，使得作好早飯。吃完，她急忙去作工，拚命的追公共汽車；永遠不等車停穩就跳上去，有時把腿碰得紫裏青。五點下工，又得給我們作晚飯。她的烹調本事不算高明，我倆一有點不愛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淚在眼眶裏轉。有時候，艾支頓賣了一本舊書或一張畫，手中擦着點錢，笑着請我們出去吃一頓。有時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請他倆吃頓中國飯。在這種時節，她喜歡得像小孩子似的。

他的朋友多數和他的情形差不多。我還記得幾位：有一位是個年輕的工人，談吐很好，可是時常失業，一點也不是他的錯兒，怎奈工廠時開時閉。他自然的是個社會主義者，每逢來看艾支頓他倆便粗着脖子紅着臉的爭辯。艾支頓也很有口才，不過與其說他是爲政治主張而爭辯，還不如說是爲爭辯而爭辯。還有一位小老頭也常來，他頂可愛。德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讀能寫能講，但

是找不到事作；閒着沒事，他只爲一家磁磚廠吆喝買賣，拿一點扣頭，另一位老者，常上我們這一帶來給人家擦玻璃，也是我們的朋友。這個老頭是位博士。趕上我們在家，他使一邊擦着玻璃，一邊和我們討論文學與哲學。孔子的哲學，泰戈爾的詩，他都讀過，不用說西方的作家了。

只提這三位吧，在他們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他們都有知識，有能力，可是被那個社會制度捆住了手，使他們抓不到麵包。成千論萬的人是這樣，而且有遠不及他們三個的！找個事情真比登天還難！

艾支頓一直開了三年。我們那層樓的租約是三年爲限。住滿了，房東要加租，我們就分離開，因爲再找那樣便宜，和恰好夠三個人住的房子，是不大容易的。雖然不在一塊兒住了，可是還時常見面。艾支頓只要手裏有夠看電影的錢，便立刻打電話請我去看電影。即使一個禮拜，他的手中澈底的空空如也，他也會約我到家裏去吃一頓飯。自然，我去的時候也會給他們買些東西。在這一點上，

他不像普通的英國人，他好請朋友，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約請與贖贈。有許多地方，他都帶出點浪漫勁兒，但他到底是個英國人，不能完全放棄紳士的氣派。

直到我回國的時際，他纔找到了事——在一家大書局裏作顧問，薦舉大陸上與美國的書籍，經書局核准，他再找人去翻譯或——若是美國的書——出英國版。我離開英國後，聽說他已被那個書局聘爲編輯員。

離開他們夫婦，我住了半年的公寓，不便細說；房東與房客除了交租金時見一面，沒有一點別的關係。在公寓裏，晚飯得出去吃，既費錢，又麻煩，所以我又去找房間。這回是在倫敦南部找到一間房子，房東是老夫婦，帶着個女兒。

這個老頭兒——達爾曼先生——是幹甚麼的，至今我還不清楚。一來我只有那兒住了半年，二來英國人不喜歡談私事，三來達爾曼先生不愛說話，所以我始終沒得機會打聽。偶爾由老夫婦談話中聽到一兩句，彷彿他是木器行的，專給人設計作傢具。他身邊常帶着尺。但是我不敢說肯定的話。

半年的工夫，我聽熟了他三段話——他不大愛說話，但是一高興就離不開這三段，像留聲機片似的，永遠不改。第一段是貴族巴來，由非洲弄來的鑽石，一小鐵筒一小鐵筒的！每一塊上都有個記號！第二段是他作過兩次陪審員，非常的光榮！第三段是大戰時，一個傷兵沒能給一個軍官行禮，被軍官打了一拳。及至看明了那是個傷兵，軍官跑得比兔子還快；不然的話，非教街上的給打死不可！

除了這三段而外，假若他還有甚麼說的，便是重述晨報上的消息與意見。凡是晨報所說的都對！

這個老頭兒是道地英國的小市民，有房產，有點積蓄，勤苦，乾淨，甚麼也不知道，只曉得自己的工作是神聖的，英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達爾曼太太是女性的達爾曼先生，她的意見不但得自晨報，而且是由達爾曼先生口中念出的那幾段晨報，她沒工夫自己去看報。

達爾曼姑娘只看晨報上的廣告。有一回，或者是因為看我老拿着本書，她向

我借一本小說。隨手的我給了她一本威爾斯的幽默故事。念了一段，她的臉都氣紫了！我趕緊出去在報攤上給她找了本六個便士的羅曼司，內容大概是一個女招待嫁了個男招待，後來纔發現這個男招待是位伯爵的承繼人。這本小書使她對我又有了笑臉。

她沒事作，所以在分類廣告上登了一小段廣告——教授跳舞。她的技術如何，我不曉得，不過她聲明願減收半費教我的時候，我沒出聲。把知識變成金錢，是她，和一切小市民，的格言。

她有點苦悶，沒有男朋友約她出去玩耍，往往吃完晚飯便借裝頭疼，跑到樓上去睡覺。婚姻問題在那經濟不景氣的國度裏，真是個沒法辦的問題，我看她恐怕要窩在家裏！『房東太太的女兒』往往成爲留學生的夫人，這是留甚麼外史一類小說的材料；其實，裏面的意義並不止是留學生的荒唐呀。

英國人與貓狗

老舍

英國人愛花草，愛貓狗。由一個中國人看呢，愛花草是理之當然，只要有錢有閒，種些花草幾乎可與藏些圖書相提並論，都是可以用『雅』字去形容的事。就是無錢無閒的，到了春天也免不掉花幾個銅板買上一兩盆小蝴蝶花甚麼的，或者把白菜腦袋塞在土中，到時候也會開上幾朵小十字花兒。在詩裏，讚美花草的地方要比諛頌美人的地方多得多，而梅蘭竹菊等等都有一定的品格，彷彿比人還高潔可愛可敬，有點近乎一種甚麼神明似的在通俗的文藝裏，講到花神的地方也很多，愛花的人每每在死後就被花仙迎到天上的植物園去。這點荒唐，荒唐得很可愛。雖然裏邊還是含着與敬財神就得元寶一樣的念頭，可到底顯着另有股子勁兒，和財迷大有不同；我自己就不反對被花娘娘們接到天上去玩玩。

所以，看見英國人的愛花草，我們並不覺得奇怪，反倒是覺得有點慚愧，他們的花是那麼多呀！在熱鬧的買賣街上，自然沒有種花草的地方了，可是還能看到賣『花插』的女人，和許多鮮花舖。稍講究一些的飯舖酒館自然要擺鮮花了，其他的舖戶中也往往擺着一兩瓶花，四五十歲的掌櫃們在肩下插着一朶玫瑰或虞美人也是常有的事。趕到一走到住宅區，看吧，差不多家家有些花，園地不大，可收拾得怪好，這兒一片鬱金香，那兒一片玫瑰，道上還往往搭着木架，爬着那單片的薔薇，開滿了花，就和圖畫裏似的。越到鄉下越好看，草是那麼綠，花是那麼鮮，空氣是那麼香，一個中國人也有點慚愧了，五六月間，趕上晴暖的天，到鄉下去走走，真是件有造化的事，處處都像公園。

一提到貓狗和其他的牲口，我們便不這麼起勁了。中國學生往往給英國朋友送去一束鮮花，惹得他們非常的歡喜。可是，也往往因為討厭他們的貓狗而招待他們撇了嘴。中國人對於貓狗牛馬，一般的說，是以『人爲萬物之靈』爲基礎而直

呼牠們作畜類的。正人君子呢，看見有人愛動物，總不免說聲聲色犬馬，玩物喪志。一般的中等人呢，養貓養狗原是捉老鼠與看家，並不須賞他們個好臉兒。那使着牲口的苦人呢，鞭子在手，急了就發威，又困於經濟，牠們的食水待遇活該得按着啞吧畜生辦理。於是大概的說，中國的牲口實在有點倒霉；太監懷中的小吧狗，與闊寡婦椅子上的小白貓，自然是碰巧了的例外。畜類倒霉，已經看慣，所以法律上也沒有甚麼規定；虐待丫頭與媳婦本還正大光明，啞吧畜生自然更無處訴委屈去；黑驢告狀也並沒陳告牠自己的事。再說，秦檜與曹操這輩子爲人作歹，下輩便投胎豬狗，吃點啞吧虧纔正合適。這樣，就難怪我們覺得英國人對貓狗愛得有些過火了。說真的，他們確是有點過火；不過，要從貓狗自己看呢，也許就不這麼說了吧？狗彘食人食，而有些人却沒飯吃，自然也不能算是公平，但是普遍的有一種愛物的仁慈，又或者無礙於禮教吧？

英國人的愛動物，真可以說是普遍的。有人說，這是英國人的海賊本性還沒

蛻淨，所以總拿狗馬當作朋友似的對待。據我看，這點賊性倒怪可愛；至少狗馬是可以同情這句語的。無事可作的小姐與老太婆自然要弄條小狗玩玩了——對於這種小狗，無論牠長得多麼不順眼，你可就是別說不可愛呀！——就是賣煤的煤黑子，與送牛奶的人，也都非常愛惜他們的馬。你想不到拉煤車的馬會那麼馴順，體面，乾淨。煤黑子本人遠不如他的馬漂亮，他好像是以他的馬當作他的光榮。煤車被叫住了，無論是老幼男女，跟煤黑子說過幾句話，差不多總是以這匹馬作中心。有的過去拍拍馬脖子，有的過去吻一下，有的給拿出根胡蘿蔔來給牠吃。他們看見一匹馬就彷彿外婆看見外孫子似的，眼中能笑出一朶花兒來，英國人平常總是拉着長臉，像頂着一腦門子官司，假若你打算看看他們也有個善心，也和靄可愛，請你注意當他們立在一匹馬或拉着一條狗的時候。每到春天，這些拉車的馬也有比賽的機會。看吧，煤黑子弄了一瓶擦銅油，一邊走一邊擦馬身上的銅活呀。馬鬃上也掛上彩子或用各色的繩兒梳上辮子，真是體面！這麼着重他

們的馬，當然的在平日是不會給氣受的，而且載重也有一定的限度，即使有狠心的人，法律也不許他任意欺侮牲口。想起北平的煤車，當雨天陷在泥中，煤黑子用支車棍往馬身上楞，真要令人喊『生在禮教之邦的馬喲！』

貓在動物裏算是最富獨立性的了，牠高興呢就來爬在你懷中，囉哩囉嗦的不知道念甚麼。牠要是不高興，任憑你說甚麼，牠也不答理。可是，英國人家裏的貓並不因此而少受一些優待。早晚他們還是給牠魚吃，牛奶喝，到家主旅行去的時候，還要把牠寄放到『托貓所』去，花不少的錢去餵養着；趕到旅行回來，便急忙把貓接回來，乖乖寶貝的叫着。及至老貓不吃飯，或小貓摔了腿，便找醫生去拔牙，接腿，一家子都忙亂着，彷彿有了甚麼了不得的事。

狗呢，就更不用說，天生來的會討人喜歡，作走狗，自然會吃好的喝好的。小哈吧狗們，在冬天，得穿上背心；出門時，得抱着；臨睡的時候，還得吃塊糖。電影院，戲館，禁止狗們出入，可是這種小狗會『走私』，爬在老太婆的袖

裏或衣中，便也去看電影聽戲，有時候一高興便叫幾聲，招得老太婆頭上冒汗。大狗雖不這麼嬌，可也很過得去。脚上偶一不慎黏上一點路上的柏油，便立刻到狗醫院去給套上一隻小靴子，傷風咳嗽也須吃藥，事兒多了去啦。可是，牠們也真是可愛，有的會送小兒去上學，有的會給主人切着東西，有的會耍幾套玩藝；白天不咬人，晚上可挺厲害。你得聽英國人們去說狗的故事，那比人類的歷史還熱鬧有趣。人家，獵戶，軍隊，警察所，牧羊人，都養狗，都愛狗。狗種也真多，大的，小的，寬的，細的，長毛的，短毛的，每種都有一定的尺寸，一定的長度，買來的時候還帶着家譜，理直氣壯，一點不含糊！那真正入譜的，身價往往值一千鎊錢！

年年各處都有賽貓會，賽狗會。參與比賽的貓狗自然必定都有些來歷，就是那沒資格入會的也都肥胖精神。這就不能不想起中國的狗了，在北平，在天津，在許多大城裏，去看看那些狗，天下最醜的東西！骨瘦如柴，一天到晚連尾巴也

不敢撇起來一回，太可憐了！人還沒有飯吃，似乎不必先爲狗發愁吧，那麼，我只好替牠們禱告，下輩子不要再投胎到這兒來了！

簡直沒有一個英國人不愛馬。那些專作賽馬用的，不用說了，自然是老有許多人伺候着；就是那平常的馬無論是拉車的，還是耕地的，也都很體面。有一張卡通，記得，畫的是『馬之將來』：將來的軍隊有飛機坦克車去衝殺陷陣，馬隊自然要消滅了；將來的運輸與車輛也用不着騾馬們去拖拉，於是馬怎麼辦呢？這張卡通——英國人畫的——上說，牠們就變成了貓狗：客廳裏該爬着貓，將來是爬着匹馬；老太婆上街該拉着狗，將來便牽着匹騾子。這未必成爲事實，可是足見他們是怎樣的捨不得騾馬了。

除了貓狗騾馬，他們對於牛羊鷄豬也都很愛惜，這是要到鄉間纔可以看見的。有一回到鄉間去看朋友，他的祖父是個農夫，養着許多豬與鷄。老人的鷄都有名子，叫那個，那個就跑來。老人最得意的是他的那些肥豬，真是乾淨可愛。

可是，有一天下了雨，肥豬們都下了泥塘，弄得滿身是稀泥；把老人差點氣壞了。總而言之，他們對牲口們是盡到力量去愛護，即使爲殺了吃肉的，反正在牠們活着的時候總不受委屈。中國有許多人提倡吃素禁屠，可是往往寺院裏放生的牲口却瘦得皮包不住骨，別處的畜類就更不必說了。好死不如癩活着，是我們特有的哲學，可也真夠殘忍的。

對於魚鳥鴿蟲，英國人不如我們會養會玩，養這些玩藝也就很少。賣貓狗的舖子裏不錯也賣鸚鵡，小魚，小龜，和碧玉鳥甚麼的，可是養鳥的並不懂教給牠們怎樣的叫成套數。據說，他們在老年間也鬥鷄鬥鴿，現在已被禁止，因爲太殘忍。我們似乎也該把鬥蟋蟀甚麼的禁止了吧？也不是怎麼的，我總以爲小時候愛鬥蟋蟀，長大了也必愛去看槍斃人；沒有實地的測驗過，此說容或不能成立；再說，還許是一點婦人之仁，根本要不得呢。

牛 津 —— 叛 徒 馴 服 場

馬彬和

讀者看這篇文章時，當然第一要問：像作者這麼一個人，怎麼會跑到牛津大學去的？講到此事的原因，若實有些尷尬。原來當時我見該校有兩種獎學金，一種是補助讀義大利文的，還有一種是為讀中文的學生設的。我對於這二種獎學金，相信一定可以考取，又想這麼一來，還可以過三年安閒適意的日子，所以才到牛津去。我討這個巧，自己良心上也有些過不去，但是一經決定去時，自然立意要到那裏好好的『作人』去，並且還要隨時採取有益之事，戮刀屏拒邪惡呢。若說我對牛津早已存有一種階級的偏見，我也毋庸諱飾，但是一個人的偏見越久越強，正和一個人幻想逐日消逝一樣，不都是很合情理的事嗎？

那時我可稱為是一個『熱心的青年』，而我對於這個稱呼，也居之無愧，因

爲就從那時起，我熱切的心情都因此消逝了，我對於此事，才覺得可愧呢。講到此事，我最要怪牛津大學，那地方不是一班青年修養身心的好地方，凡是適合一班活潑青年的大學不應當像那樣。我常常這樣想，一個大學是不是爲一班青年而設的，或者大部份是爲他們而設的呢？照我想起來，一個大學應當包括各種各樣的人，年齡參差，性情不一，所屬的階級也不同。我們既然認爲一個大學是爲青年而設的，它就應當表現出一種青年人的精神來。甚麼精神呢？就是要具有一種理想，無論這理想怎樣荒謬不倫，我們都要大着胆，決心冒險去做，決不輕易將這理想放棄。但是，牛津大學內就缺乏這種精神。

此地讓我來引一段當初的瑣事。有一次我和兩個年紀很輕的同學在一起，他們都在嘻皮笑臉的談着。我們坐談的房間外面有一個小洋臺（真好笑，一點沒有用處，不過是擺擺場面的），臨對着E學院。我們東扯西拉的談着，忽然有一個人提議，是誰我可不可記得了，他說我們應當到這洋臺上去，更令我用響亮的義大

利語，來一段演說。我答應了。談到後來，又有一個人提議，以爲這洋台單臨着天井，還是沒有意思，我們何不更上一層樓，到那個臨街的洋台上去呢？於是異想天開，居然計劃在B院的洋台上正式演說起來，立刻一個會也組織成功了，我被推爲會長，C做副會長，一窠蜂胡亂談了起來。我那時祇覺得這些是一種新奇生動，充滿了熱狂的理想，使我聽了，心癢難搔，但是我們究竟有這種勇氣去觸怒學校當局，破壞襲守的校風嗎？我們既決定這樣做，尙須堅心不移才行，於是我主張每人都應立一個誓，決意去遵守這計劃。我當時指聖母爲誓，誓不退縮，另有一個人指馬克思爲誓，還有其餘的人立的誓，我都記不清了。不過我相信，那時我們大家都是很認真的。

那天晚上，我一夜沒有好睡，一直在盤算着明天的那篇開幕演辭。我以爲這樣一來，正可使羣衆們對於我們學校內這班書癡子，和那些無事忙的人，得到一個認識的機會。在沉靜的夜裏，從一個破廢的洋台上，會發出一種誠懇的聲音，

傳播到外邊的街上，那時若有行人走過，也許會驚疑停步，聽到些學術的片斷，詩歌的拾餘，以及科學與政治的知識，這在我們，說起來原是『滿腹經綸』，卽惠施少許，亦無足惜，而路人這一來却大飽耳福了。這富有詩情，兼寓畫意的行事，這有益實際，意味深長的計劃，正可以將路人們與一班統袴的學生其中的阻隔給打破。我想到此事，心裏似火一般的激昂，就是現在，我還覺得那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呢。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却發生了一件令人恨極的事情，我覺得這種可鄙的事，在我生平，尙稱少見，原來昨晚我那些同志，今天全都嘲笑起我來，說昨天不過是隨便講的一個笑話，那怎麼能做得到呢？於是我向全校中開始找人，想找一人來繼任我們會中的副會長，代理我們的書記，我實在不願一人上那洋台露臉，但是結果祇有一個洋裏洋盤的醉漢肯接受我的聘請，他們推辭時，說的那種遊移模稜的話，使我聽了心都冷了。他們說，『喂，M，老實說，一人這樣出風

頭，是不大對呢。』他們對於這問題，都認識得很清，但是誰都不肯承認，他們太懦怯了。這在我看來，簡直不像青年應有的態度，完全是上了年紀人的樣子。

我也曾將第一篇演詞說了幾句，但是不到幾分鐘，便無心再講下去了。我並不是怕學校當局諸公破門而入，實在因為我的心都冷了，念頭都絕了。後來我更不會作甚麼演講，未能奉行我們那流產的會所訂的規則，這在我良心上，現在還覺歉然，我覺得非但有負指聖母的名所立的誓約，還違背了青年人的精神。

但是同學們都很客氣，他們以為這不過是我自己在發癡，以致坍了這麼一個台，他們都可憐我。這裏更顯出『英國人客氣無底』來，原來就在那天晚上，他們計議停當，在飯桌上，誰都不得笑我，使我窘迫。這事我直到後來好久才聽見人家說起。但我對於此事，並不大感激。因為青年是不講人情的，青年非但不講人情，有時還甚至於殘暴。關於這一點，他們也許不懂得，也許他們是在故意規避。千百年來，我們一直在學得溫和客氣，但是，青年們應當追逐一個高遠的理

想，悍然不顧，駕凌一切事物之上。

所以講到行動粗野，放縱無度，牛津大學中雖也不乏這種學生，我却不去怪它，我指摘的乃是那種疲慵蕩蕩，消沉不振的精神。記得有一次我在房內讀書，忽聽見交誼室內有幾個醉漢在擣毀什物，我於是跑出來，走近他們一起，假裝拿着一份報紙在看。醉漢們怒目橫視，恨不得將我撕成幾片。我更用輕蔑的話去觸怒他們。但是，他們竟訕訕的走開了，絲毫不曾傷犯我。這緣故我也很明白，但是說出來可真醜得很，他們所以如此，不過是一種模擬紳士派的心情，和一種勢利的情感在作祟而已。原來當時在學校內，他們都知道我學問還好，爲人刻苦，家境清寒，但是所受的教養却甚高尚。所以就是在酗酒中，他們還是在考慮着，恐怕傷害了這麼一個人後，有失體面。所以我嘲笑他們，說他們連酗酒時都缺乏青年人所具的那種精神，那時一舉一動還得仔細考慮。他們酗酒時，和我有一次喝醉了的情形絕對兩樣。我有一次由羅馬浪遊到佛羅倫斯（Florence）去，走到

半路上，見錢快完了，勢不得不沿途乞討下去，我忽然決意將所有剩的錢都酤酒一醉，於是空心餓肚，將三公升酒喝完，身上祇帶了些葡萄，是從人家園中竊來的，並且僅夠吃兩天，就在那天夜裏，我獨自朝前走去，醉裏昏昏沉沉的，竟向原程倒走了五里路，終於倒在一個橋柱下睡着了。我感謝上帝，我從前也曾放蕩不羈，確實像個青年人的樣子，所以才會做出這類的事來。但是我所謂年青，並不是指荒淫縱蕩，或冷酷輕世那種行爲，像我在牛津大學所見的那些學生一樣。

我見有好些青年，初入牛津時，是充滿了熱忱，等到後來，都變得意氣消沉，這真是一件傷心的事情。我雖然也是這樣，但所經的過程却不同，我對於學校給我的影響，並不悲傷，因為實際上它給我的影響就極少。每年六個月中，我的生活和學校不生關係，可是還有些人，他們那三四年的生活竟完全在學校中度過，那所受的影響，着實堪憐了。一班有爲的人都變作泛言空論的人，一班有思想的人都變作裁縫式的哲學家，而一班有希望的學者變得祇知應付考試。結果大

家都失掉了創作的 ability，除非你意志堅強，能和他們完全隔離，但是，假如那樣的話，你也可以到廷巴多去讀書了（Timbuctoo 地名，在非洲，鄧尼孫在牛津時，曾以 Timbuctoo 一詩獲獎，該地因此遂指一偏僻幽遠的地方，且含有與塵世隔絕的意味）。講到隔離一語，正是牛津所犯的毛病。一個大學對於思想的溝通與提進的工作，應當努力促進。讀古典文學的應當用希臘語互相打招呼；學近代語文學的，談話時應當用自己專學的那項文字；學哲學的應當去談理，學政治的應當辯論自己的政治理論。但是，在牛津，人與人間的接觸完全拘守社會的習慣，遵奉瑣碎末節。你可以談談天氣如何，或講到德彼賽馬，但是你可不能將自己滿腔的心事給說出來，說句英國粗鄙的俗話吧，你不得『妄談自己，三句不離本行』。中國的學者具有一種精神，他們要一心貫注自己的學問，甚至於夜裏睡後都思忖着，想日來對於學問，有甚麼進境。這與牛津內那種渙散的精神，正是相反。牛津內一切的團體都有這麼一種惡習，他們喜說幾句輕鬆有趣，不着邊

際的話，這最聰明，這派頭也最高尚，你若用縝密的理論，明明白白的解釋你的意見，很熱烈的爲自己辯護着，那麼你的派頭也就低了。假使你定要申明自己的意見，你還是隱隱的用一種暗示微諷好。所以結果大家都變得喜借物寓意，更不肯用理論來辨析了。你儘可以用別的方法來折服你的對方，你可以用談諧語譏刺他，你可以諷示他，說他不近情理，說他不合實際，說他自負太甚，說他不識時務，甚至於說他不曾看過某本書，以致對這問題認識得不透澈。無論何時，你儘可用冷語譏誚人。冷語譏誚，可使神智清醒。這是牛津內的天經地義。

朱熹曾說過，『志不立，則天下無可爲之事。』又說，『學者志不立，則一齊放倒了。』我以為牛津內每一個大廳裏，都應當將這幾個大字給掛起來。使一班說冷語輕世的人都可以愧默無聲，使一班思想未成熟，噤懾無主的，可以得着一個指導。

若說牛津內有許多優秀的學生，有學問的人物，這我也並不否認，我所覺得

可憐的，就是他們中缺乏合作的機會，沒有相親的精神。授課時講師也覺得苦悶，學生大半也聽得厭煩。他們或用學監法個別教授，但是這種教法也並不大認真。大家都有這麼一種感覺，以爲自己若肯讀書，最好還是讓自己獨自去用功好。圖書館，實驗室，讀書的工具甚麼都有，是不是？至於還有一班人，不肯讀書，但是却也不願留級，那要他們及時預備的話，祇須一說大考將到，嚇唬他們一下就成了。假使這學生很伶俐，可以一夜晚將功課都趕好，他平時儘可丟開他的事不做，到了考試的前一天晚上再開夜車。至於我呢，無論你們說對也好，錯也好，我那時却是一個用功的學生，平時我總是絕對一個人讀我自己的書，老實說一句，在我進牛津的那幾年中，我絲毫不曾得到教師的指導。我總是先到彼得林圖書館內去，將我要讀的書定下，於是遂毫無秩序的，亂讀起來，讀的兩樣都是大家認爲很奇特的功課，就是中文和義大利文。原來牛津內有許多規例，都是很奇怪的，譬如中文部吧，有一個教授，一個講師，搜集有許多精美的中文圖

書，還設有一個台維斯中文獎學金，但是，專讀中文，可不能獲得學位。又如牛津中還有一條規則，不許學生們半夜裏跑進B學院去，但是當局知道這是一件難管易犯的事，所以也就明知暗恕。假使大家都守一種公開的風氣，或隱秘的習慣，不去奉行規則，那規則雖訂，也等於虛設了。碩士這銜頭要比學士高得多了。但是假使你要的話，你正可以像買貨色那樣弄一個來。沒有大考，沒有測驗，甚麼花樣都沒有。可是要受碩士學位之前，你先得獲到學士位。而學士却有兩種，一種較難，還有一種極容易，程度極低，低得簡直可以使你不能相信。所以碩士學位一經弄到手後，別人更不會曉得：你這人的程度實在不過像一個小學生，或學問竟確實甚為高深。

有人也許怪牛津讓學生們的行動過於自由，我却祇怪他們自由不得當。像個人不守秩序，放縱無度，這種自由，適足以使青年心胸越來越狹，越來越小。若要成爲一個有作爲的人，他在無關個人的範圍內，對於自己的行止，必有精嚴的

估計，可是在政治、學術、科學方面，則應具創造革新的精神，不去拘襲前人。英國人專制，對於消滅青年反動的方法，實別具心裁。他們並不剝削青年的言論自由，並不直接向他們施行壓迫。他們將青年中各種不易治與不調和的性格，無形中逐漸使其消散湮滅，結果一律化得和四五十歲的老年人一樣。

在牛津時，我有一次曾提過一個真正革命的計劃。我還以為：這麼多人自稱是急進派，共產派，馬克思主義者，其中我也可以佔上一席呢。可惜我的建議太切實，我那時說，這校內的生活太奢侈，太耗費了。祇有少數的富人可以來此就讀，所以我們必須努力使這裏的生活程度降低，我們有這權力，這學校是我們組織成的，食物必待我們去吃，衣裳必待我們去穿，留聲機，紀念冊，照相片，必待我們去買。我們祇須不吃價貴的食物，不穿價貴的衣服，不買價貴的物件，留給一般窮人去吃，去穿，去購買，我們就可以使學校的組織發生阻滯，令學校當局窘困為難，我們先用這消極的方法，以後再徐圖用強暴的手段。

大家一聽這話，有的表示驚異，有的露着鄙夷，但那樣子大半是假裝出來的。他們實在意思怎樣呢？以為學校不過是這麼一回事，我們在學校裏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還是去論那『社會革命』吧，那問題很含糊，談談既不會招災，也不至惹禍。

英國人每用寬容的態度來消除創造的精神。青年人正應當仇視這種態度。我們應當說：『來決鬥，決定誰對！』『任你虐待我，燒殺我，我一點都不退讓！』但是在牛津，寬容的態度最受人稱頌，最受人歡迎。寬容和冷漠，這兩種態度是很難辨別的。並且寬容也最易流入冷漠。耶穌會本身的力量因為排除異教而增強，現代英國的民族因寬容一切而疲老。在義大利那地方，有人（那當然是不瞭解義大利的人）以為一班人民祇有受虐待受排斥的份兒。其實那裏的暴君已採用許多英國的方法了，因為，你心裏仍可以自由的去思想，背地裏仍舊可以自由的說些衷心的話呀。不過到外面時，你才須遷就點兒。

劍橋的四種人

戴文賽

作者來劍橋不久，對於這裏一切情形尙未十分熟悉。西風編者要我寫一點關於這裏學校生活的文字，權將觀感所及，拉雜地寫點出來。

一 詩人的劍橋

劍橋風景秀美，富有詩意的劍河蜿蜒地穿過城市，河的兩旁滿是帶着古風的校舍和美麗的草地花木。各學院禮堂的尖塔在高大的古樹間若隱若現；古典式的橋梁使劍橋得到它的名字。橋下常常游着幾隻白鵝，或泛着幾葉輕舟。

受這種環境薰陶着的青年，難免得到一種靈感，一種暗示，因此英國歷來的大詩人便多產生在這兒。最有名的如密爾頓（Milton），丁尼孫（Tennyson），

拜倫 (Byaon) ，還有 Chaucer, Wordsworth, Coleridge, Fitzgerald, Spenser, Herrick, Rupert Brooke 等，也都是劍橋的產品。

密爾頓是基督學院 (Christ's College) 的學生，因犯了校規被學校開除了，可是因為他後來成爲大詩人，寫了許多不朽的作品，如失去的樂園等，學校還是紀念他。到現在他的油畫像還掛在學院的膳堂裏頭，而他手栽的一株桑樹，到現在還留在學院的花園裏，是許多遊劍橋者所急於要看的一景。這株桑樹和密爾頓發生關係是傳說下來的，確實不確實則有待考古學家去研究了。

丁尼孫和拜倫都是三一學院 (Trinity College) 的畢業生。三一學院是全大學裏頭規模最大學生最多的學院，人才也出得最多。學院的禮堂前面有一間房子，裏頭陳列着這個學院所製造出來的偉人石膏像。正中站着的是牛頓，兩旁爲丁尼孫及培根 (Francis Bacon) ，還有 Macaulay, Thackeray 和許多別人的石像。

離開劍橋不遠有個鄉村名格蘭查斯特 (Grantchester) 是個很古的鄉村，裏頭有許多磨坊和池沼。相傳丁尼孫所做的那首有名的短詩磨穀者的女兒 (*The Miller's Daughter*) 就是在那村裏得到靈感而寫的。那村裏有一個池，名叫拜倫池。

拜倫這位浪漫詩人可說是劍橋大學裏頭一部份學生的代表人物。現在三一學院裏頭的學生像他那樣貴族，那樣有錢，那樣漂亮，那樣浪漫的人很不少，可是能夠寫出像他的作品那樣好的東西者則寥若晨星。學校因為拜倫性情太浪漫，思想太激烈，便不怎麼紀念他，禮堂前面那個房子裏頭也沒有他的石像。可是他的作品偉大並不會因此而減低。

二 科學家的劍橋

劍橋產生過很多的大科學家，到現在還是世界上純粹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中

心。最有名的劍橋畢業生大概就是牛頓了。他對於天文學，數學及物理學的貢獻，大概讀者都知道的。三一學院禮堂前牛頓石像上刻着這麼一句話：“Qui *genus humanum ingenio superavit*” 這句話雖然用拉丁文寫的，但是任何稍爲懂得英文的人都可以猜出它的意思來。

關於牛頓的傳說很不少。大概有天才的人，因爲把注意力集中於事業上，對於其他的事情及日常的生活，難免會有疏忽的地方。牛頓的軼事讀者必已聽過一些，現在我祇把到此後才聽到的兩三件提一提。

牛頓生來寡言怕羞，和一般英國人一樣。他終身未結婚。劍橋大學以前是個『男人的世界』，教授們都不能結婚的。現在這條規例雖已破除，可是教授中沒有結婚的也還不少。在一個宴會席上牛頓碰巧和一個華服盛裝的婦人坐在一起。他却保持着莊重的態度，一句話也不說，這個婦人覺得很奇怪，就問旁邊的人那位紳士是誰。人家告訴她說是有名的科學家牛頓。這個婦人便想了一個問題，先

開口問牛頓道：『代數學和幾何學你比較喜歡那一種？』牛頓以為這位他本來認為是『相去千里』的人，原來是他的同志，便開口大談起來。這個婦人不懂得科學，倒弄得窮於應付，因此很難為情。

牛頓因其科學研究工作，成績超絕，聲名大震，遂被封為爵士，又被選為代表劍橋大學的國會議員。國會開會，他每次必到，可是老坐着不開口。統計起來，只發言過一次。這次發言是說會場裏空氣太壞，提議把窗戶開一開。我想他在國會裏，一邊聽着滑頭政治家的高談闊論，一邊大約還是在想他的『萬有引力定律』吧。

牛頓在科學上重要的貢獻很多，畢生傾其心血，運用其卓越天才，以解決各種困難問題。諸問題中有一個使他覺得特別困難的，讀者試猜一猜是甚麼問題。原來就是月亮運動的問題。月亮雖然給我們看得很清楚，也是離地球最近的天體，却因為同時受着地球，太陽，及其他行星的吸力影響，所以要精密推算其

運行軌道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在牛頓之後，復經過許多數學家費了好些心血，到現在我們才能夠頗爲精確地計算月亮的方位。牛頓曾說，他有的時候因想着月亮的問題而想到頭痛。我們於清夜裏舉首望明月，那柔和的光輝給我們無限的快慰；而這位可憐的科學家却因爲月亮而受到苦楚。

劍橋的物理學實驗室，名爲 Cavendish Laboratory，在學術界頗負盛名。好些人特地從很遠的地方跑來要參觀這間實驗室，但一看見的時候都覺得很失望。他們理想中以爲這麼有名的實驗室，必定是規模宏大，設備完美，而他們所看見的却是一間老舊的房子，裏邊的儀器設備也並不怎麼了不得。作者早就知道這一點，可是第一次被友人帶去參觀時，也禁不得喊一聲：『這就是嗎？』

這間實驗室的主任 Lord Rutherford 於三月前逝世。繼任人選，到現在還沒有決定。以前主任是 Clerk Maxwell, Lord Rayleigh, 和 J.J. Thompson。這些人對於物理學的貢獻都很大。Maxwell 是『光之電磁論』的鼻祖，替物理學

開一個新紀元。J. J. Thompson 還在這裏，已經八十餘歲，早就告老了。他現在還是三一學院的院長，當然掛名而已，事情有別人替他做。他對『電子論』，『陰極射線』，『氣體導電』等等，都有很重要的發現。Rutherford 因研原子構造和放射現象而著名，死後葬於倫敦西敏寺內，和其他有名的科學家在一起。Cavendish 實驗室最近得致力於原子構造的研究，尤其是原子核的構造，所以很希望繼任主任的人，對這方面較有心得，以便指導研究工作。這是學術界很注目的位置，欲選出一位適當的人物頗不容易。英國人多好賭，作者親耳聽過好些人用這件事來賭賽，你說某甲必定當選，我說某乙必定當選，將來看看誰猜得對。

劍橋不僅產生數理學家，其他的科學，也出過不少的名人。進化論的創作者達爾文便是其中之一。他和密爾頓同在基督學院研讀。

三 爬牆者的劍橋

劍橋大學生的夜生活和別的學校沒有甚麼大不同的地方：想用功的便關在房間裏用功，不想用功的便邀幾個友人到他的房間裏來談天，或者是一起到外面玩去。可是還有一小部份的人却異想天開地想出一件事情來消磨這漫漫長夜。劍橋有許多高大的樓房，他們常於半夜三更之後，偷偷摸摸地逃出了學院，爬到這些高樓頂上，帶點紀念品去留在那邊。最近出版一本書，名叫劍橋之黑夜爬牆者（*The Night Climbers of Cambridge*），裏面把這些爬牆學生的冒險史，說得非常詳細，還附着許多圖畫。不消說作者必是老於此道的傢伙。他却未把真姓名寫出，只用了一個滑稽的筆名。

爬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麼高的房子，一不小心，隨時都有跌死的可能，同時又怕被人看見。若是被巡夜的警察看見，當然是要被抓去的。若是不幸被學監看見，那麼學校也就不客氣，第二天便把他們開除了——去年就開除了兩個。

這本書裏有一幅插圖是一個學生爬牆爬到一半，一個警察來了，揮手叫他下來。最有趣的是爬牆者和警察連在一起的這一幅照片，都給爬牆者同伴祕密地拍攝出來了。聽說以前還出過一本書，名為劍橋爬牆指南呢。

爬牆者有時候單獨行動，有時候邀集幾位同志通力合作。他們的準備簡單得很，穿上一套貼身一點的衣服（如運動衣之類，）和一雙軟底鞋子。所帶的是一條繩子和一個電筒，繩子也不必常用。假使想留一點紀念在目的地，紀念品也須帶在身邊，普通如手巾，烟盒，雨傘，那一類的東西。若是想攝影留個紀念，同伴中便要有一個帶攝影機的人。老於此道者對於各高樓應如何爬上都熟得很。各學院的禮堂，院門，宿舍，及劍河上諸橋，幾乎沒有一處不被爬過。最普遍的目標是皇家學院（King's College）的禮堂。此學院為英王亨利第六所創辦，彼於一四四六年親臨參加此堂之開基典禮，建築工作繼續至一五一五年；到亨利第八的任內，全部才告完成，工程之浩大可以想見。全堂（屋頂在內）都用石築成。四

個尖塔是全大學（新圖書館在外）最高的建築物，所以就成爲爬牆者的目標。那一位沒有爬到這上面去的，他的爬牆課程便還沒有畢業。這些中世紀的建築物，牆上都有種種裝飾，便成爲他們的絕好幫助了。

這些爬牆者澈夜工作，有時候難免會把房屋的牆壁弄壞，有一個爬牆者幽默得很。他因爲前一晚爬牆時不小心，把牆壁的一部份踏壞了，那天早上就寫了一封匿名信，附寄一些錢給學校當局，作爲修理費用。學校當局還是叫苦，因爲所收到的錢，那裏會夠做修理的費用呢。近來當局對這班學生採用很嚴厲的手段，一發現誰爬牆，就把他開除（名字却不宣佈出來）。開除由他開除，這些冒險家還是幹他們的，並未因此而畏縮。這事已成爲校中的一件公開秘密，茶餘酒後的談話材料。去年一個節日之前夜，這些頑皮學生把兩面大旗帶上去插在皇家學院的禮堂尖塔頂上，第二天全城的人都看見了，大笑不已，很佩服這班青年的勇敢。學校當局無可奈何，只好叫工人小心翼翼地爬上去把它們拿下來。

學校有間房子，名爲 Senate House（直譯爲上議院），是每個畢業生領受學位的地方。這房子和克斯學院（Caius College）的校舍，只隔一條不很寬的小弄。有些爬牆者更進一步地冒險，先爬到克斯校舍上頭，然後從那邊越街跳過 Senate House 的屋頂來。他的同伴於他正在跳的時候把他攝影起來。這幀照片將成爲他們一生最寶貴的一件紀念品了。

這種爬牆的把戲雖然冒險得很，却未曾聽見過那一位男同學因爬牆而跌斃或重傷。倒是有些女生，不甘後人，也作此冒險的嘗試，結果有一個不幸的跌下喪命了。

讀者也許要問，這些學生幹麼不好好地念書，而把寶貴的光陰花在這種玩意兒上面？假使要冒險，爲甚麼不做別的有益的事，而必須幹這一套？這些問題作者現在不能回答，因爲所認識的同學都沒有這種經驗，還沒有機會認識幾位爬過牆的同學來徵詢他們的哲學。大概青年普遍具有的頑皮、好動、冒險諸性格都是

原因的一部份，前人做過，後來的人也想一試，慢慢地就成爲一種風尚。阻力越多，越想去戰勝它們。這種玩意兒裏不無含着很大的意義。

四 穿學士服者的劍橋

劍橋和牛津所以負有盛名，一半爲了它們的歷史悠長，出過的人才衆多，一半也是爲了它們有着許多古怪的校規，穿學士服就是裏頭最有名的一條。

學生上課時必須穿學士服，見教職員時也要穿（以私人資格訪問則不必穿），上大學圖書館也要穿，到學院的膳堂吃晚飯也要穿，晚上出門也必得穿。各學院的學士服稍爲不同，研究生與本科生也不同，教授們的學士服又以等級差別而異，形形色色，煞是好看。每天早上在街上總可以看見穿學士服的學生騎着腳踏車來來去去地趕上課堂聽講。

學校爲要執行校規起見，每年由各學院院長中選出兩人爲學監。這些學監最

重要的任務就是於晚上在街上，看看學生是否穿學士服，戴學士帽。假使看見那一個學生沒有穿好戴好，或有服無帽，或有帽無服的，便把他的名字記起來。第二天就把這些犯規的孩子們叫去質問訓話。第一次罰款七先令六便士。假使常常犯規的話，便有被開除的希望了。

晚上在劍橋街上，到處可以看見一羣一羣的穿學士服戴學士帽的學生來往不絕。假使機會碰得好，也可以看見特別一點的一羣。這一羣老是三個人，不多也不少：中間那個人穿學士服戴學士帽，手裏拿着一本小簿子和一支鉛筆，很神氣地左顧右盼；旁邊那兩人穿大禮服，戴大禮帽，緊緊地跟着中間那一人。『三人同行，必有吾師。』中間那一位就是學監（Proctor），正在出來執行職務；旁邊那兩位被人綽號爲『警狗』（Bulldog），他們的職務就是保護這位學監。他們身強力壯，又善奔跑。假使那一位不穿學士服的學生被他們碰到，而想逃跑，這兩條『狗』便追上去把他們抓過來。他們對於劍橋的地理，當然是熟到差不多

可以閉目在任何大街小巷上狂奔的了。

前星期有一天晚上，作者要到外面去赴一個會，忽然覺得穿學士服戴學士帽真是麻煩得很，滑稽得很，便索性不穿了，只穿了平常的衣服出去。心裏這樣地推論着：『劍橋地方這麼大，我在街上走的時間又那麼短；根據以前的經驗，幾個月中午晚上出門也不過碰到過學監兩三次。應用最時髦的「廣東方學」(Quantum Mechanics) (量子力學) 來算一算，今晚出去碰到學監的「或然率」必是一個幾乎等於零的小數。以此小數乘七先令六便士，那麼吃虧最多不過一便士。』於是便放膽出去了。自己又覺得對於劍橋地理已有相當把握，萬一冤家路狹，也可以想法子逃走。

出去的時候才八點鐘。普通的假設是：學監到八點半鐘才吃完晚飯，吃完飯才有氣力出來外面抓學生。所以出去這一程平安地過去了。散會後要回來時，已經快十一點鐘了，便稍爲留意前面有沒有三人同行的。事之湊巧，常有出乎吾人

意料之外者。剛轉了一個灣，果然冤家路狹地，我這第一次晚上不穿學士服出門的人，竟第一次正面碰到這位魁星了。那時候要跑也跑不掉，只能跨過街，踏上對面的行人道，把帽子扯下來，蓋上面孔的上半部；把大衣領捲上去，蓋上面孔的下半部，留一個鼻子給他們猜一猜，這位『廣東力學家』是否他們統治下的學生。這二位好比在演水淹七軍的關雲長，周倉和關平，大概是跑得累了，想快點回家休息去，所以沒有注意到我這個『看戲者』，沒有把我抓起來。他們走過去之後，我喘了一口氣，心裏想着：未抵住所之前，再碰到他們的『或然率』當然等於零的平方了。

聽說有一次，一位同學在晚上只穿學士服不戴帽子出門，回來的時候帶些留聲機的唱片在身邊。他也冤家路狹地碰到了學監，便情急智生，把唱片攔在頭上當做學士帽，加上自行車的速度混過去了。

牛津劍橋賽船記

戴文賽

英國牛津和劍橋大學的划船比賽，開始於一八二九年。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五五年之間，有數次比賽未曾舉行。一八五六年以後，除去歐戰那幾年之外，每年都舉行。到去年爲止，一共賽了八十九次，其中劍橋勝四十七次，牛津勝四十一次，一八七七年那次不分勝負。英人叫這種不分勝負的比賽做『死熱』（Dead-heat）。最高紀錄爲劍橋於一九三四年所創，時間爲十八分三秒（賽程四哩多）。到前年爲止，劍橋連贏了十三次，大家都以爲牛津從此一蹶不振了。誰知牛津去年一鳴驚人，把劍橋壓倒。於是今年大家倍覺得有興趣。假使劍橋贏，那末去年牛津之勝利只是僥倖而已；假使牛津又贏，那麼此兩雄果然是勢均力敵，那便有戲可看了。

每大學各學院都有一隊或數隊的划船選手。每大學每年都舉行兩次校內的院際比賽。劍橋於每年三月初舉行第一次，名曰 Lent Race（大齋的船賽，大齋爲耶穌復活節前禁食的紀念節），六月初舉行第二次，名曰 May Race（五月的船賽，時間却爲六月）。賽法名曰『碰』（bumping）。依成績及經驗把各隊集爲四組或五組，每組約十五隊。比賽時，其一組內各船依照前一年的次序排列着，每兩船之間隔着一個相同的距離。比賽中間，假使第四隊能以船首碰着第三隊的船尾，那末第四隊就成爲明年的第三隊，第三隊則降爲明年的第四隊。此種校內比賽，每天結果也都在英國各大報紙上刊登出來。大學隊從各學院挑選精銳選手組成之。被選爲大學選手是一種無上的榮譽，不過要忍勞耐苦，勤加練習；又得絕對服從，聽教練的指揮。還有一個重大的犧牲，就是要把功課稍爲放棄，因爲練習需要很多的時間；因此划船明星考試落第倒不是罕有的事。賽員倒有一個小小的權利，就是吃飯可以吃得好一點。不光是大學隊隊員個個要加意調護，養精蓄

銳：即普通各學院的第一隊以至第四隊第五隊隊員，也都有這種權利。在學院食堂裏頭，他們另外坐在一邊，別人都吃四道東西，他們却吃了七道，又不用多交錢。算是大家請他們，鼓勵他們努力替學院爭一點光彩回來。

兩大學比賽地點，是在倫敦泰晤士河 (Thames) 裏，因為在牛津或在劍橋都不公平，所以選一個第三者的地方。倫敦是英國的首都，又有一條泰晤士河穿過城市，所以就在那邊，看的人也可以多一點。賽程從第一次比賽到現在都沒有甚麼變更。

比賽所用的船，長約三十呎；各方都盡所能把船造成最合科學原理的流線形。水手八人，四人槳向左，四人向右。另外有一位舵手 (Cox-swain)。水手都得身強力壯，舵手却特地選一個又矮又瘦的同學，使船不致過重，以減少阻力。水手的面都向船尾，與舵手相對。最近舵手之一人 (第八號)，名曰『主撓手』 (Stroke)，划時速度快慢由此君決定。舵手視此君之搖法，而口中發出號

令，使全體動作一致。船首那一人，名曰“Jock”（即船頭之槳手），此君常是八人中的最輕者。其他水手名爲第二號，第三號，以至第七號。

今年劍橋換了一條新船，因爲去年打了敗仗，也許與船有關。牛津却仍用去年用的那條船。希望能藉勝利之餘威，重奏凱歌。牛津選手中有五位參加去年的比賽，劍橋却只有三位。

今年比賽時間是四月二日下午兩點鐘。大學於三月十二日就放春假了。一放假，賽員就由教練帶到倫敦去就地練習，賽前幾天則到海邊去修養。今年牛津隊員的體重總數大於劍橋，所以他們希望比賽那天天氣不好，因爲有風有浪，他們的支持力較強，勝利較有把握。賽前數天，報紙都著論，預測比賽之結果，一般人也把他當爲茶餘酒後談話的資料。專家在河上看兩隊練習，多說牛津隊很有繼續去年勝利的把握。

比賽那天的早上，報紙都登着兩隊各選手的相片，名字，體重，在隊中的位

置，出身的中學，現在所屬的學院，和以前對於划船的成績及經驗。牛津八人體重總數爲一千四百五十四磅；最重者爲一百九十四磅，最輕者爲一百六十六磅，舵手却祇有一百十二磅。劍橋八人體重總數爲一千三百九十五磅；最重者一百八十八磅，最輕者一百五十三磅，舵手爲一百十九磅。劍橋隊裏頭第六號及舵手是美國人，其他都是英國人；八人中耶穌學院的學生佔四人。耶穌學院每產出划船名手。在『碰』賽中，每佔第一席，沒有人『碰』得上。

比賽這一天倫敦各街道上，都有人在賣兩種花：一種深藍色的，代表牛津；一種淺藍色的，代表劍橋。花有紙做的，便宜一點；也有綢緞做的。每一個英國人大概都偏袒着一方。有時候一個家庭裏頭，父親是牛津，母親是劍橋，兒子也是劍橋，女兒却又是牛津了。爲甚麼袒護那一方，有時候自己也莫明其妙。這一天到河邊看賽船的人，十九都插着一朵花。牛津的學生和校友們當然都插着深藍色的花。作者看見一羣一羣的小孩子，也沒有一個不插花的，不是深藍就是淺

藍。當晚報紙載着一段消息，說有一位妙齡女郎，獨自跑到河邊，賣花者向其勸買，她躊躇好久，不曉得要買那一種花好。結果異想天開，每種花都買一朵，等到比賽之後就把失敗的那一邊的花丟棄了。

比賽於下午兩點鐘開始，上午十點鐘左右，觀衆便開始向河的兩旁集中了。公共汽車，地道車，都多開車輛，警察也大忙特忙。觀衆的準確數目無從查核，不過從擁擠情形推算起來，總在二十萬人以上。許多人把午餐帶到河邊吃。賽前賽後都有好些飛機，拖着很大的字在後面，大做投機生意，替商店做廣告。

比賽這一天，果然滿天是雲，又有不小的風，劍橋隊員的心裏頭難免叫聲『大事不好了！』讀者也許要問爲甚麼不多選幾位體重更大的當隊員。這個問題倒很容易回答。讀者請聽下面這個比方，再加一點想像便可以十分明白：假使我國也來組織一個划船隊，請立法院孫院長，南開大學張校長，和馮玉祥將軍諸人當隊員，也不一定能夠每次打勝仗。

賽程成一個拋物線形，所以比賽之前，要先抽籤選邊。結果劍橋得到選擇權，當然選內線，使賽程可以稍為短一點。這樣一方面佔天時，一方面佔地利，人和則似乎各得其半，因為插深藍花的人和插淺藍花的人數目似乎差不多。全部比賽情形都用無線電廣播出去。作者身旁有人帶收音機來，所以能夠從頭到尾詳細地聽。沿途情形也用電視（television）廣播出去。所以有電視收音機的人，可以坐在家裏看，用不着到河邊來。

比賽於二時正開始。一開頭牛津便馬上加油，略為佔先。以後劍橋拚命追趕，經過作者所站地方（約賽程三分之一）的時候，劍橋已經在前了。觀眾遠遠地看見船向前駛來時，便大聲喊『劍橋努力！（“Come on, Cambridge!”）』或『牛津努力！』有人預備深藍色或淺藍色的旗子，大搖特搖。此種情形，和我國五月初五的龍舟競渡很相像，不過祇限於這兩間老大學，船上的人並沒有敲鑼打鼓。

參加比賽那兩條船の後頭，還跟着好幾艘載着評判員，記者，攝影師，和一部分觀衆的船。這些船過去之後，由收音機聽見牛津又加油起來了。到半途牛津在前約四分之一的『船長』（船的長度）。在後半賽程上劍橋只稍爲再趕上前一次，大部分都是牛津在出風頭。達到終點的時候，牛津在前差不多兩個『船長（註）』。時間爲二十分三十秒。這紀錄並不算很好，天氣不佳，當爲重要的原因。賽後深藍隊員興高彩烈，淺藍隊員垂頭喪氣。牛津划船社社長向記者發表談話，謂希望此次結果可以證明去年的勝利並非『曇花之一現』（原文爲“a flash in the pan”，直譯爲鍋裏『油點』之一跳）。

比賽後，這麼多的觀衆要回家是交通上的一個大問題，忙煞了警察。離賽後僅十五分鐘，午報上便把結果印出來了，大字標題爲賽船的結果。原來報館預先把一切都預備好，一聽到結果，便即刻多印上一句『牛津勝』。同時飛機也即刻

註：專家的預測果然不錯，專家到底是專家。

飛起來，拖着一句『賽船牛津勝』，使全城的人都知道。賣花者也到處勸人再買一朵深藍花。賽完不到兩小時，城內各處都可以買到詳細描寫賽船情形的報紙號外，第二天各報紙都用最顯要的地位登載船賽的結果和評論，泰晤士報亦然，國際政治大問題都暫時擱在一邊。各影戲院也映演賽船的新聞片。

最可佩服者是雙方賽員都奮鬥到底，劍橋雖然常常落伍，也絕無失望的表示，努力復努力。其主撓手 *stroke* 因知同隊諸人體力遜於牛津，故利用高速度的划法，最快時每分鐘划三十八次。牛津則多恃其體力，划的速度常小於對方，不過每一划都用較大力量。

半月後，這兩間大學的划船隊到法國南部去和法國隊比賽，都得到勝利。這時在英國『街上的人』（『The Man in the street』即一般人）已經把賽船這件事差不多都忘記了，又繼續忙着國際大問題和交易所股票漲落的情形了。待來年春日，才會再想起深藍和淺藍，而猜一猜牛津是否能繼續勝利。

東方學院

老舍

從一九二四的秋天，到一九二九的夏天，我一直的在倫敦住了五年。除了暑假和春假中，我有時候離開倫敦幾天，到鄉間或別的城市去遊玩，其餘的時間就都銷磨在這個大城裏。我的工作不許我到別處去，就是在假期裏，我還有時候得到學校去。我的錢也不許我隨意的去到各處跑，英國的旅館與火車票價都不很便宜。

我工作的地方是東方學院，倫敦大學的各學院之一。這裏，教授遠東和近東和非洲的一切語言文字。重要的語言都成爲獨立學系，如中國語，阿拉伯語等；在語言之外還講授文學哲學甚麼的。次要的語言，就只設一個固定的講師，不成學系，如日本語；假如有人要特意的請求講授日本的文學或哲學等，也就由這個講

師包辦。不甚重要的語言，便連固定的講師也不設，而是有了學生再臨時去請教員，按鐘點計算報酬。譬如有人要蒙古語文或非洲的非英屬的某地語文，便是這麼辦。自然，這裏所謂的重要與不重要，是多少與英國的政治、軍事、商業等相關聯的。

在學系裏，大概的都是有一位教授，和兩位講師。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國人；兩位講師總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外國人——這就是說，中國語文系有一位中國講師，阿拉伯語文系有一位阿拉伯人作講師。這是三位固定的教員，其餘的多是臨時請來的，比如中國語文系裏，有時候於固定的講師外，還有好幾位臨時的教員，假若趕到有學生要學中國某一種方言的話；這系裏的教授與固定講師都是說官話的，那麼要是有人想學廈門話或紹興話，就非去臨時請人來教不可。

這裏的教授也就是倫敦大學的教授。這裏的講師可不都是倫敦大學的講師。以我自己說，我的聘書是東方學院發的，所以我只算學院裏的講師，和大學不發

生關係。那些英國講師多數的是大學的講師，這倒不一定是因爲英國講師的學問怎樣的好，而是一種資格問題；有了大學講師的資格，他們好有升格的希望，由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教授既全是英國人，如前面所說過的，那麼外國人得到了大學的講師資格也沒有多大用處。況且有許多部分，根本不成學系，沒有教授，自然得到大學講師的資格也不會有甚麼發展。在這裏，看出英國人的偏見來。以梵文，古希伯來文，阿拉伯文等說，英國的人才並不弱於大陸上的各國；至於遠東語文與學術的研究，英國顯然的追不上德國或法國。設若英國人願意，他們很可以用較低的薪水去到德法等國聘請較好的教授。可是他們不肯。他們的教授必須是英國人，不管學問怎樣。就我所知道的，這個學院裏的中國語文學系的教授，還沒有一位真正有點學問的。這在學術上是吃了虧，可是英國人自有英國人的辦法，決不會聽別人的。幸而呢，別的學系真有幾位好的教授與講師，好歹一措拉，這個學院的教員大致的還算說得過去。況且，於各系的主任教授而外，還

有幾位學者來講專學門的學問，像印度的古代律法，巴比倫的古代美術等等，把這學院的聲價也提高了不少。在這些教員之外，另有位音韻學專家，教給一切學生以發音與辨音的訓練與技巧，以增加學習語言的效率。這倒是個很好的辦法。

大概的說，此處的教授們並不像牛津或劍橋的教授們那樣只每年給學生們一個有系統的講演，而是每天與講師們一樣的教功課。這就必須說一說此處的學生了。到這裏來的學生，幾乎沒有任何的限制。以年齡說，有的是七十歲的老丈或老太婆，有的是十幾歲的小男孩或女孩。只要交上學費，便能入學。於是，一人學一樣，很少有兩個學生恰巧學一樣東西的。拿中國語文系說吧，當我在那兒的時候，學生中就有兩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一位老人是專學中國字，不大管它們都念作甚麼，所以他指定要英國的講師教他。另一位老人指定要跟我學，因為他非常注重發音；他對語言很有研究，古希臘、拉丁、希伯來、他都會，到七十多歲了，他要聽聽華語是甚麼味兒；學了些日子華語，他又選上了日語。這兩個老人

都很用功，頭髮雖白，心却不笨。這一對老人而外，還有許多學生：有的學言語，有的念書，有的要在倫敦大學得學位而來預備論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漢書，有的是要往中國去，所以先來學幾句話，有的是已在中國住過十年八年而想深造……總而言之，他們學的課不同，程度不同，上課的時間不同，所要的教師也不同。這樣，一個人一班，教授與兩個講師便一天忙到晚了。這些學生中最小的一个纔十二歲。

因此，教授與講師都沒法開一定的課程，而是兵來將擋，學生要學甚麼，他們就得教甚麼；學院當局最怕教師們說：『這我可教不了。』於是，教授與講師就很不易當。還拿中國語文系說吧，有一回，一個英國醫生要求教他點中國醫學。我不肯教，教授也瞪了眼。結果呢，還是由教授和他對付了一個學期。我很佩服教授這點對付勁兒；我也準知道，假若他不肯敷衍這個醫生，大概院長那兒就更難對付。由這一點來說，我很喜歡這個學院的辦法，來者不拒，一人一班，完全

聽學生的。不過，要這樣辦，教員可得真多，一系裏只有兩三個人，而想使個個學生滿意，是作不到的。

成班上課的也有：軍人與銀行裏的練習生。軍人有時候一來就是一撥兒，這一撥兒分成幾組，三個學中文，兩個學日文，四個學土耳其文……既是同時來的，所以可以成班。這是最好的學生。他們都是小軍官，又差不多都是世家出身，所以很有規矩，而且很用功。他們學會了一種語言，不管用得着與否，只要考試及格，在餉銀上就有好處。據說會一種語言的，可以每年多關一百鎊錢。他們在英國學一年中文，然後就可以派到中國來。到了中國，他們繼續用功，而後回到英國受試驗，試驗及格便加薪俸了。我幫助考過他們，考題很不容易，言語，要能和中國人說話；文字，要能讀大報紙上的社論與新聞，和能將中國的操典與公文譯成英文。學中文的如是，學別種語文的也如是。厲害！英國的秘密偵探是著名的，軍隊中就有這麼多，這麼好的人才呀！和哪一國交戰，他們就有會

哪一國言語文字的軍官。我認得一個年輕的軍官，他已考及格過四種言語的初級試驗，纔二十三歲！想打倒帝國主義麼，啊，得先充實自己的學問與知識，否則喊啞了嗓子只有自己難受而已。

最壞的學生是銀行的練習生們。這些都是中等人家的子弟——不然也進不到銀行去——可是沒有軍人那樣的規矩與紀律。他們來學語言，只爲馬馬虎虎混個資格，考試一過，馬上就把『你有錢，我吃飯，』忘掉。考試及格，他們就有被調用到東方來的希望，只是希望，並不保準。即使真被派遣到東方來，如新加坡，香港，上海，等處，他們早知道滿可以不說一句東方語言而把事全辦了。他們是來到這個學院預備資格，不是預備言語，所以不好好的學習。教員們都不喜歡教他們，他們也看不起教員，特別是外國教員。沒有比英國中等人家的二十上下歲數的少年再討厭的了，他們有英國人一切的討厭，而英國人所有的好處他們還沒有學到，因爲他們是正在剛要由孩子變成大人的時候，所以比大人更討厭。

班次這麼多，功課這麼複雜，不能不算是累活了。可是有一樣好處：他們排功課表總設法使每個教員空閒半天。星期六下午照例沒有課，再加上每週當中休息半天，合起來每一星期就有兩天的休息。再說呢，一年分爲三學期，每學期只十個星期的課，一年倒可以有五個月的假日，還算不壞。不過，假期中可還有學生願意上課；學生願意，先生自然也得願意，所以我不能在假期中一氣離開倫敦許多天。這可也有好處，假期中上課，學費便歸先生要。

學院裏有個很不錯的圖書館，專藏關於東方學術的書籍，樓上還有些中國書。學生在上課前，下課後，不是在休息室裏，便是到圖書館去，因爲此外別無去處。這裏沒有運動場等等的設備，學生們只好到圖書館去看書，或在休息室裏吸烟，沒別的事可作。學生既多數的是一人一班，而且上課的時間不同，所以不會有甚麼團體與運動。每一學期至多也不過有一次茶話會而已。這個會總是在圖書館裏開，全校的人都被約請。沒有演說，沒有任何儀式，只有茶點，隨意的

吃。在開這個會的時候，學生纔有彼此接談的機會，老幼男女聚在一處，一邊吃茶一邊談話。這纔看出來，學生並不少；平日一個人一班，此刻纔看到成羣的學生。

假期內，學院裏清靜極了，只有圖書館還開着，讀書的人可也並不甚多。我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與二馬，大部分是在這裏寫的，因為這裏清靜啊。那時候，學院是在倫敦城裏。四外有好幾個火車站，按說必定很亂，可是在學院裏並聽不到甚麼聲音。圖書館靠街，可是正對着一塊空地，有些花木，像個小公園。讀完了書，到這個小公園去坐一下，倒也方便。現在，據說這個學院已搬到大學裏去，圖書館與課室——一個友人來信這麼說——相距很遠，所以館裏更清靜了。哼，希望多啗有機會再到倫敦去，再在這圖書館裏寫上兩本小說！

此
页
空
白

第三輯

歐

陸

此
页
空
白

法國真相

葉叔良

未至法國以前，即感到法國人具有兩種最大的特點：第一，法人好色；第二，黨派太紛歧，內閣時常更迭。但來法後，稍稍注意，知不盡然，好色者未必是巴黎本土人，也未必是法國人，反都是外國人。此種情形，正與在上海者不必大玩，而偶然一到上海者，必大玩特玩，玩得不亦樂乎相同也。至於內閣更迭問題，表面上看來，似與政治效率有害，實則就未必盡然。法國內閣更換時，其政策每無大變，即使改變，也只更換大官（政務官），對於事務官及技術人員，絕不更動，所以內閣儘管更動，行政效率不受到甚麼影響。

在法人較在華法僑，尤其在滬法僑，相去不啻天壤，在滬法僑，本來多係謀利而來，至華後又受環境影響，故每有越軌之舉動，在法法人則極友善，種族

觀念，亦極淡薄，完全不像薩克遜民族之歧視異族。

法國人也跟一切外國人一樣，其友誼，不論是同性或異性，十九以利爲基礎，絕少是由於情感的，關於這一點，我國人勝彼多多。法國人就跟一切外國人一樣，吃硬不吃軟，如對之抱不抵抗主義，或抱『宋襄公之仁』的態度，結果必大吃其眼前虧，被人鄙視。如果凡事據理力爭，不屈不撓，法人必稱之爲英雄而頌之敬之。

法國人也跟中國人一樣，不識字者極多。試舉兩個實例爲證。我定閱巴黎時報，一夕正出屋時，郵差將報送到，我向門房索我所定者（此外尚有二份，一份爲此屋公共者，一份爲另一外人者。），門房知道我姓葉，但是摸索至再，授我以公共之一份，我說不是這份，不料他竟將其他兩份完全交我，請我自擇。於此可見他連此極簡單之姓名也不認識。又有一次回寓時，看見床上有一張紙條，上有：『明日上午八時換枕衣被單』（“Demain on change les dra 8 teurri”），

仔細研究，知是“Demain on change les draps 8 heures”之意，但是應寫作“Demain on changera les draps à 8 heures”方算全對。於此可見法人不能寫字者也不在少。中國人動以『外國人』三字表示有知識，實也不見得對。

外國人少年比較放縱，其理由甚多，可是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老年的痛苦。因為年老的痛苦，感到少年非及時行樂不可。

關於法國人年老之痛苦，現在略舉二例。某老婦（為同學趙君之房東太太）年已六七十，自云有二女及五外孫，皆嫁富人，可是趙君住在她家裏九個月，從未見有人前來探視。一日，其外孫女與人訂婚，寫信問該老嫗索一錦架，老嫗高興萬分，即自高屋上取出錦架，滿以為其孫女日內必來取物，即可見面，誰知至今數月，竟不來取。其老况之可憐，於此可見一斑。

某法人又告訴我，法國習慣，母親與子媳同居者，母必操勞，媳則安享其青春之樂。蓋母自認為依恃其子，即依恃其媳，既依恃其媳，自須為媳婦操勞

也。又母多不能與子媳同居，其同居者，子媳經濟必比較不裕，不能雇用老媽，乃以其母作爲『不付酬報之老媽』（une bonne non payée）。以上所說種種，不特在法國極爲普遍，即歐洲其他各國，亦多如此。

法國社會階級以律師，醫師，工程師三者爲最高貴，教授及法官地位當然也極高，可是法官與律師性質相近，教授在實際上也具備這三種條件之一。醫師中以獸醫牙醫地位較低。『商人』（commerçant）不啻爲罵人名詞，其地位之低，於此可見。大資本家，大銀行家，每兼有上述三種資格之一。議員大部分爲律師或醫師，官吏地位也不見得很高，農工較商人爲高，較律師等三項自由職業者，相差就遠了。新聞記者現在逐漸與律師等三項自由職業並駕齊驅，因爲新聞記者是一種新興的階級。

住居大學城裏的大多是學生，學生即使年齡已大，總是頑皮的。大學城裏的學生，也不是例外。風流韻事，司空見慣，不必多寫，就是其他幼稚舉動，如鬧

飯堂等，也不能免。可是這裏所謂鬧飯堂，並非鬧菜壞，也不是鬧捉住蒼蠅，而是鬧女人的帽子。依西方習俗，女子可戴帽入室，但在大學城飯廳中，男生訂好規則，一概不准戴帽，否則便以刀叉大敲大菜盤子，以及怪聲叫喊，『帽子！帽子！』（“Chapeau！Chapeau！”）以抵制，喊帽之聲，聲震雲霄，好在外國女子，不比中國大家閨秀，也不在乎此。假如林黛玉式的小姐到這兒來，如此一叫，一定要弄得滿面通紅，或是竟開倒車向後轉了。學生頑皮，中西一律，信然！

留法追憶

李金髮

(一) 創造立三路線之李隆邨

一九一九年冬，我們一羣六十餘人，爲補習法文起見，由華法教育會主持，送入巴黎城南，距離二小時火車的芳登不露鎮去，那裏地方雖小，但因為有拿破崙的行宮，及廣袤的森林，算是優美的樂土。在初到異邦的我們，不獨覺到得其所哉，而且羅曼司也就跟着發生。

且慢，我現在不是要敘述一樁羅曼司，而是想說一說素爲人所忽視之李隆邨。我們人多又不易教授，於是貪利的校長便爲像從非洲新運到的化外人的我們，特別開一班，學習法文，但是大家不曾學過法文的字母（只有一位從安南來

的黃君，可說幾句，便任我們的翻譯，真不知從何教起。每天一個老頭子來到課堂上，不管我們聽得懂聽不懂，硬要我們記文法之『現在』，『過去』，『未來』，那裏談得到甚麼心得呢？最記得的，是最前一行座位中，有一個身高口大的湖南青年，時常喜歡與教員牛頭不對馬嘴地談話，說話時口沫四濺，並看不出他有何特殊的才智，有時無意中也談談胡適改革文字的八個信條，如此而已。除了一幅尷尬外貌的印象之外，別的甚麼也沒有。

李隆郅於三個月後，便到某工廠做工去了。後來聽說里昂中法大學成立後，他與一部份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用武力去霸佔學校，便被法國政府以不法之徒看待，遣送回國去了。後來又聽說他回到湖南去主持工人運動，給趙恆惕捉去腰斬了。

我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到上海，隨後就無時不在報上看見總工會的主席李立三的名字，對世界各工黨發表宣言，也是他簽字。一九二七年，我在漢口與朋

友去參加歡迎蔣總司令的民衆大會，地方記不清楚了，好像數萬人站在野外田裏，紊亂得很，其時臺上有一個掛紅綾的人，執着小旗，拚命叫羣衆坐下，濕而污穢的田野，誰願意坐下去，結果沒有半個人聽他的話，我心裏想，這個人也太尷尬，不識時務了，後來我無意中愈行愈近臺下，纔看出那掛着總指揮條子的，就是七年前坐在課堂頭一排的李隆郅，我當時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忍不住的隨便問着旁人，始知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李立三，誰知他竟於尷尬的舉止中，建立起他的事業來。

好像我後來在漢口還找過他，沒有遇到，也是一幸事。

(二) 兩娶洋妻的熊君

因爲威廉二世之賜，我們與一些爲馬克所誘惑的朋友，到了柏林，其時熊君先到德國五六月，德文也似是而非的說得流利。他盡了同鄉的友誼領我們去找飯

店，不日居然把四個新來自巴黎的人都安頓好了，每個人都感激他。

我們以後每日都在飯館裏碰頭，我們因為馬克的通貨膨脹的關係，飲食相當闊綽，有些像美國人帶着金圓到中國來。熊君每天挾着書包來食飯，好像是在某學校補習，預備入柏林大學。其勤勉振作之精神，無意中流露出來，反映出每日以遊覽博物院美術館的我們之無出息。

有一天，熊君帶着一個青年女友來同餐，貌雖中姿，但還活潑可愛，我們惟有羨慕。後來我們問他怎樣認識這女子，纔知道有一天他坐環城火車到飯館來的時候（我們每日要坐火車四次去吃飯），這個女子不嫌唐突的走來問他，你是否日本某君，因為她有一個日本朋友很像他，他說不是日本人之外（他確是有八分像日本人，無怪女子甘心冒昧），於是攀談的機會來了。一個羈旅異邦的青年，女友於他心靈的安慰，是筆墨所形容不出的。於是，他們如火如荼的熱戀起來了。後來忽然熊君說要到南方佛賴堡大學去讀書（後來纔知道一定是她提議的，

因為她的舊情人在那裏等候他），以後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少了，惟有羨慕她鸚鵡的生活而已。

記不起過了若干時日，忽然遇見熊君於中國飯館，神色張皇，形容憔悴，細談之下，知道他到佛賴堡後，女的即爲人做管家，他亦入學，朝出晚歸，但不久他發現女的撒謊，又看見她與男人來往的信，纔知道她的瑞士情人在那裏，與她暗渡陳倉。使他的初戀，如冷水澆背，他此刻惟一恐怖的是：他偕瑞士人逃走，則他要對她母親負賠人的責任。於是，他特地跑回柏林來向女子的母親交涉明白，幸得女子的母親說：你無須負以後的責任，她自十七歲便私奔出去，我以後不願顧問她的行爲了。這纔使熊君如釋重負，原來她出身微賤，沒有好的教育，她的母親，是一個不大聞名的戲子。

韶光易邁，五六年一瞬間過去，迨我於一九二五年回國時，熊君已爲廣州一個黨的小領袖了，但我們天各一方，始終沒有再見的機會，他就到別一個世界去

了。

聽說他挈着他第二個德國愛人，愉快地過日子，因為儼然黨中的紅人，所以一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但他不會忘記怎樣去安慰他的異國美人，農林路及考而夫球場，時見他們挽臂徐行，喁喁情話，羨煞路人。

霹靂一聲，清黨的潮流來了，他沒有懂得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的道理——或許他以爲像外國革命黨，坐坐牢，不要緊，反可幫助他成名——故當他的朋友被誤認是他而被捕入獄的時候，他不願朋友代其受過，特地跑到官署裏去，承認自己纔是熊某，自投羅網，悲劇就在這不慎重的行動中造成了。

日復一日，妻子去探望，亦不得見面，無人知道他的實在情形，最後他的妻子探望的時候，公安局的職員，只交給她一件遺衣，這夠使她心碎啦。

她還年輕，回祖國去纔是她的歸宿，朋友資助她，將家私值錢的全賣去，湊足資斧，就乘船向日耳曼進發了。聽說已懷孕數月啦，她還不相信熊君已撒手塵

寰，她交帶朋友說，如有熊君的消息，即刻通知她，她會再來中國！

(三) 賊 留 學 生

回想起勤工儉學初倡導的時期，真合無出路極端苦悶的青年之口胃，一倡百和，大家都想『除死無大災』到外國去碰碰運氣，到世界最繁華的地方去起居。於是湧洶如潮，前後竟達數千人，無審查，無試驗，難怪良莠不齊，悲劇百出，這可見提倡的人，辦理不善了。幸得後來造就幾個政治天才，來爲他們爭面子。

最可嘆的，要算我所認得的順德雷某去國臉的事了。他也曾入芳登不露中學讀書，因爲放蕩不拘，又兼外宿，於是笑話百出了。他會強迫女僕上床；會在搬家的時候，在浴盆中大便；會在大公司巧妙地偷到自來水筆，雨衣；（聽說他假托要買雨衣，不知不覺他能穿上一件出門而去，這個技術，恐怕是有師承的。）後來警察捉他，他又拿出手槍來拒捕，終於驅逐出境，到比利時去顯其身手云。

時光忽忽如夢般過去十個年頭，無意中在親戚家遇見這位『同學』的嫂子，我好奇地問起『龍濟光』——他們這樣叫他——的情形，知道他已有了妻子在外國，也不知怎樣過活，他家裏寄了幾次盤川都給他用光，不能成行，（他家裏是順德望族，很是富有，）於是他父母也灰心不理他了，後來他只好寫法文的信，私下寄給他在江海關做事的哥哥，要他寄錢去，纔免客死異鄉。他嫂子將法文信給我看，寫得半通不順，（他已留學十一年了！）他說每次想自殺，但一想到死後妻兒無依，又無死的勇氣了，約略記得是這樣寫着。

在某村，無意中和雷君的一位同鄉談及他，知道他已回國來了，又因劫人財物，置身縲紲中了。所能知道的，只是如此，雖然我很願意知道他的下落！

（四）賣明信片度日的康丹

芳登不露的同學，以湖南四川爲多，他們都是勇於奮鬥的青年，我最記得的

是一位姓康的，他以前出身怎樣，不甚了了，但他能畫一類似天女散花，楊貴妃之類的仕女，技術當然很是幼穉，且板板六十四，使人看得發膩，以爲他或許是國內某畫店的老板，他學起法文來，特別魯鈍，但當他顯出他的藝術給同學之後，人家以他有一藝之長，另眼看他了。尤其是法國教員，存心好奇，居然出價來買他的傑作了。後來，他索性不讀書，與一個法國商人合作，將作品印成明信片，擺在街上零賣。於是，他財源廣進，遠勝在工廠裏出汗血的同學了。聽說有一次，他在做買賣的時候，因爲言語不通，與法國人衝突起來，爲人打了幾下耳光，說來也可憐。事情隔了十餘年，不知康君是否在法賣畫，抑返國作甚麼家了呢。

(五) 未 婚 妻 歸 趙

一個富有浪漫性的同學，他在國外的風流韻事真是三天都說不完。我將他戀

愛的故事做小說，也不知多少次了。他告訴我說：他有一次到海濱去消夏，他有錢，當然是第一流的消夏場所聖馬樂。當他厭倦了某個女人之後，又邂逅了一個窈窕淑女，彼此相見恨晚，——亦不過彼此歡喜做一對露水夫妻，并不是托以終身之意，外國人男女自由熱戀、拋棄，毫無法律問題，并不如中國人，動輒控人以遺棄及妨害家庭之罪——他們在旅邸度着甜蜜的歲月，後來某君打算帶她回巴黎，再入學讀書，不料剛要登車的時候，突然一個男子走來，拍他的肩膀，說她是他的未婚妻，應該歸還他，女的默然不作聲，某君是向來膽小的，怕鬧出亂子來，即鞠躬如也地說：『既是你的未婚妻，則請你帶回去吧！』說完拔步而逃，真是難能可貴的未婚夫！

(六) 我們怕黃臉婆

普通人都承認，漂亮的女人不讀書，讀書的女人必不漂亮，至於請到外國去

的女人，皆爲無鹽嫗母，是當然的了。是故我們頂怕在巴黎柏林遇見女同胞，盡量設法去避免會面，好像她們的不美觀，要我們男子負全責的樣子。平心而論，女同胞與白皙的歐洲人相形之下，實在太那個了。記得我們在學校的時候，適值某次長的原配，也在那裏從事藝術，造詣已很深，可是那一付尊容，實在百分之百的黃臉婆，我們忝屬同胞，在校中見了面，也不通問，遠遠的看見她來，便躲避了，免得爲男同學取笑，以爲所有的中國女子都是這樣難看。有一年在帝種大學的暑期班補習，也是來了一位前任某議院長的女兒，生得十足『月兒臉』，又黃又胖，還戴上一副眼鏡，夠使人退避三舍了，雖然是同班，又是唯一的中國女同胞，我們始終沒有睬過她，回想起來，未免太孩子氣了。

(七) 經理照料友妻

在民十四年歸國途中，不知不覺在羅馬的飯店裏住了六個月，我們的芳鄰，

是一位頗有姿色的少婦，她是塞爾維亞人，她出身雖不知怎樣，但舉止是盡力模倣貴婦人，她有她的天稟，說法文義大利文，都還不壞，多懂方言，是歐洲社交的必要條件，至少是懂法文，否則人將視你爲未受高深教育的人，聽說她的丈夫（？）是義國人，現在隨往阿比西尼亞的考察團去了。丈夫不在的時候，常常看見一個好像不知自己是胖子的中年人來探望她，特別莊重，每時都延到客廳裏去談話，並不入她室內，據說他是丈夫的朋友，亦即是墨索里尼辦的義大利人民報的經理，這來頭可不小啦！無怪她常喜歡墨索里尼原鄉的妻子，不學無識。

我們大家，也很相信尊敬這位『丈夫的朋友』。

有一天她的丈夫回來了，帶了不少阿國土人的頭飾，及藝術品給她，一夜無話，不料第二天，夫妻口角起來，好像她與經理的秘密，被發現了，於是他一去不返，她整整哭了一天，後來我們也到拿破里趁船去了，此少婦不知如何歸宿了。

(八) 無常識者之死

記得我們同船當中，有兩個青年，是讀過法文，研究農科的，所以一到巴黎，就與我們目不識丁的人分開，他們直接進某處農業學校，沒有好久就聽見他們中煤毒死了，心頭真是難過。原來他們進學校之後，兩人住在一間小房子裏，法國鄉間學校，普通是用煤氣點燈的，睡時一關機鈕即熄，不料這兩人不知此道理，用口吹熄，於是煤氣仍源源噴出來，直至窒死他們兩人爲止。若平日常識豐富，就可免此慘劇了。

(九) 沙龍入選的奇蹟

我決心從事雕刻，完全是受了盧森堡美術院大理石人體的誘惑。其時幼稚無瑕的天真心靈，不知受了怎樣的一種美麗的感動，不問中國需要不需要這種人，

回國去會不會餓死。且我幼年，並沒有特別的藝術嗜好的傾向，並不是『少有大志』。小的時候，自慚形穢，無讀書的勇氣，老想跟父親去做生意人，及出國，也不過想做化學家，或飛機師。

在法國西部某中學決定從事藝術之後，才開始請教在上海學過美術的劉既漂君怎樣去畫石膏像，不久就到帝種美術學校去了，閱三月，因不滿其設備簡陋，遂與林鳳鳴到巴黎去。

我始終看不出自己在藝術方面有何天秉，有時也還灰心、懷疑，第二年春季，我因為高興，爲林、劉兩君，各做了一個小石膏頭，工匠還給我們做成假花崗石，經過朋友的慫恿，把他送到春季展覽會去，也不顧到落選的難堪，橫豎每年落選有幾千人。不料數天之後，接到沙龍辦事處通知，兩個石膏頭竟入選了，還附來作者的入場券，這次雖恐怕是中國人第一次出品於巴黎沙龍（一九二二），但我不自滿，我以爲還是法國白髮的評判員眼睛出了毛病。

後來把此事告訴同學，大家都很驚奇，（因為許多老同學，也不敢夢想，）後來帝種美術學校的校長知道了，亦一樣驚奇，凡介紹朋友，必附帶說我是出品過沙龍的，但我則始終以為是評判員眼睛出了毛病。

冬季遊雪記

林無雙

巴黎的冬天今年特別冷，曾降到冰度以下廿餘度。我們久有意思遊瑞士，遂乘冬假南遊，暫避嚴冬。

十二月廿二日 離法國到莫脫而

下午到了日內瓦湖畔小城莫脫而（Montreux）。到了旅館，十分高興，又聽人講德文，亂嘈嘈不得頭尾。瑞士的旅館比法國潔淨，但也是沒有肥皂，須客人自備。用的是瑞士法郎，一個等於九個法國法郎，所以一餐飯也不過兩郎。今天到此，因為倦了，沒有上山，只在街上散步。發見店裏動人的精緻東西實在不少。

十二月廿三日 上山暢遊

坐電車上山到可(Canix)去玩雪，父親新買的电影機，也第一次開拍了。坐電車上去，真如在無牆的角道上行。上面望見險崖，下面一瞧却是螞蟻世界，老實說，如果車繩一斷，人身就變成骨粉。這真如探火山口之驚險，到了上面，倒也平安無事，那時僅見三尺深的白雪，從險崖變爲銀碧世界，令人一見又驚又喜。有濛濛的霧，山峯層疊，上面又鋪了白雪，那真是一幅艷麗的雪景！其美無比。

一時突然靜寂，萬籟無聲，想來想去，到底是在何處？四方齊白，只有咱們五人，又忽見一匹驢子，方醒悟是在可的山頂上。雪光燦然，眼睛有時睜不開。那時已經一點，便去吃飯。大概二點半才出店，又是一股的勁兒。開步不多時，就到一個租滑雪車的地方，一架大約四十個仙了。父親貪便宜，租了四架，

問了方向，便跑到一條山坡路上，雙親各人一架，如斯和小妹妹一架，我自己一架。分派完，在雪中喊聲『走！』大家就起頭滑行，前呼後叫，路程生疏，但不管三七念一，就一直溜下去。這是我第一次幹這個玩意兒，初嚐滋味，不勝痛快。兩邊有高山，有時有潺潺的水聲。人呼聲，應答聲，輾的是嚴冰，看的是柔雪。雪車時作時輟，不多時已滑下山窩。有何法上去？僅是人力。那時才知道爬山之苦。一人拉一輛，蹙眉上山，好狡猾的老天，叫你有喜愉便有苦吃。跌了幾次，揣想仍有多少路才到。不過愈走似乎愈遠，永遠達不到目的地。母親領頭，如斯拖我，父親候小妹，五人進行。黯天被雪花托爲背景，山道以我們爲襯托。黑天返上山，月亮隨人行。

十二月廿五日 趁火車至水城維尼斯

過了那兩天有味的生活，今天還得早起，十點趁火車到維尼斯去。車經過高

山，也穿過大湖。平平的火車，從瑞士至義國千候萬等，在無聊的火車上，五個中國人，想到維尼斯。

下午三點既然到了水城，以小艇渡水街。艇名 *Gondola* 長約一丈餘，兩頭彎起，內中僅有三四人容膝的坐位。河道兩旁都是舊屋，河道較寬的義文爲大河，河道較狹的，名爲碧葛羅河。在維尼斯坐小艇，就如坐包車。坐有半小時，到了旅館，聽說此屋有五百年老，裏面都是舊式的，低低的天花板，滿牆貼了花紙。在舊屋中，忽然聽到美國音樂，伸頭一望，原來是個摩登的美國酒店。在這高貴的舊屋，設了個美國酒店，豈不是大煞風景？

下午因是禮拜日，商店大都關上門，僅一個聖馬可教堂可參觀。這教堂也是維尼斯名勝之一。進去看看，只聽高聲呼喝，有一人在屋頂高處唱歌。一進去，兩面便有兩個高大石盤，裏面盛着聖水，男女老少，都用指頭沾水，在身上抹個十字架。有個一兩歲的小孩，也伸着手要，他母親就抱他起來，小手浸入水裏拿

出來在面上亂畫，其母把他的手抓了，寫了十字，吻了他，才放下來。

十二月廿六日 古屋過夜五人餵鳥

在五百年的舊房，睡了一晚，想起在這房中，有多少人生死，有多少人住過，一思想好笑，就爬起來。那百葉窗，看來沒有五百年，一百年一定有。開門的法子，研究了好久才懂。大約十點，無目的地出去走，街道潔白，全是石頭，被人走得高高低低，又亮又滑。有點翡冷翠（Florence）的風味。又到聖馬可地方去，外面有無數的鴿子，一點不怕人。父親買了一包黍米，一羣鴿子一窠蜂擁到爸爸頭上，然後飛到我身上。一面啄米，一面把我們的帽子踏得襤褸不成形。如斯本性好笑，但小小鴿子不覺也愛停在她身上，頭上，肩膀上，肘上，弄得她哭笑不得。雖然如此，這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鴿子巴結如斯！但是離開了那羣鴿子時，好像看見衣袋裏不套的袖子，也被鴿子拉了糞，幸虧不多。

十二月廿七日 維尼斯的玻璃廠

在維尼斯遊了幾天，也是夠了，除了以上所寫的，也無甚可述。聽唱戲還得等正月十號開始。今天正在經過聖馬可，突然一個中年人，問父親要否看人吹玻璃。父親說要，他就領我們到廠裏去，一面說，『你們去，並不必花錢，只去看！』我們進了一個黑暗的屋子，便看見有兩個人，拿了未成樣的軟玻璃，滾在一根鐵上，有時一次就成球形，又大又圓，不一分，一個瓶子已成。後又作一隻小狗，說要送給小妹妹。後來那人叫咱們去看看他們的作品，遂上樓去。這一見才知道陷入他的網中。那些東西，實在美觀，顏色有的豔冶，有的清秀，雖然有的無用，也不能不買，所以結果出門時，一人一包，大大小小，很得意的出來。父親對那人一笑，表示明白，他現在不敢說進去不花錢吧。我們出來，看見有人剛進去，呆呆的相信他進去不用花錢，但是看他出來，不是手裏也拿一兩包？

十一月廿八日 無趣的康莫湖

今天無事可記，很早起來要到康莫湖（Lake Como）去，坐一天的火車，也夠磨人。軋軋的車聲，一分一分過去，還不是一樣？但心中抱着分分近目的地的意念，稍得安心。

到了康莫湖，心中冷了一半，因為聽說沒有滑雪，也沒有滑冰。到了飯店爸爸就跑去換車票，說要到聖磨栗子去，（St. Moritz 父親譯為『仙魔嶺』，我想譯為『聖磨栗子』好。）又高興起來。那店經理禿頭，人還好。不過他似乎不出過門，因為那夜聽人講才知道康莫上面也可玩雪，我們出去走路時，看見一個中國人，問我父親道，『你是中國人嗎？』父親答道，『是，你先生也是啦。』他說的話有湖南口音，衣服不十分整齊，說是在這兒做小生意。我們中國人實在多，處都可見到。

十二月廿九日 薄雪不及莫脫而

上山去坐雪車，還好，但沒有大意思，所以擬定明天坐汽車三小時到聖磨栗子去，不願在此逗留。康莫湖在義大利境內，出門不遠就覺得不放心。義人肥胖，又老婆婆大半有小鬍鬚，看來好像會偷東西。

十二月三十日 長途汽車令人頭昏

坐汽車是我最恨的一件事，路雖平，我亦頭昏，三小時好像三天，又兼肚餓，真是不舒服。沿路雪愈深，有時有三尺餘，如斯不同意，老是打折扣，三尺她說兩尺七，三尺半她說三尺，不知有何道理。過交界時停起來，當然瑞士比義大利清潔。聖磨栗子是德國瑞士，講德國話。一點鐘到聖磨栗子，進了旅館，只想吃午餐。下午，我們上山去坐雪車，那兒有八千呎高（一呎三英尺），用『繩

車』上去，所謂繩車是靠一條繩用機器轉拉上去。我愈看那繩，愈覺得它要斷！俯看下去，只是越來越小，如小人國，如螞蟻世界，上面樹枝愈來愈白。穿過黑洞時，也不知是上升，或是將變成肉醬！有十餘分鐘如此上升，要是快，那也無時間可以看下邊風景，或想可怕的東西；最怕就是如此慢慢的進行。我們所抱的主張是，如果一掉下去，是五人一齊死，倒也不算一回事，但如果半死半活，或斷一條腿，可就難受。這麼一想，已到山上。在店裏租得三架雪車，這次並不同莫脫而，路稍短，但並不須再爬上山，就此下山回去。雙親一架，如斯一架，我又是獨自一架。大家生龍活虎的喊嚷下去。有時轉彎一不小心，就在冰牆上碰了一下，但是也不痛。無冰牆時，不小心就不是玩的啦！看下去無限之深，不過再想，跌下去也還不是被雪阻住，別想能一下到底，一做粉身碎骨之英雄也！

可惜幸福過得不久，近城時看見一個牌；禁止滑雪。五對眼睛相覷，知道已經過了時。雙親起來走，如斯和我餘興未盡，看見無人，又一直滑下去。到了街

上警察來吹毛求疵，才祇得起來。

十二月三十一日 初次滑冰不跌不倒

父親要我們滑冰，去租了三雙滑冰鞋。我們從來未滑過冰。父親在北平已學會。如斯和我兩人，要跌不跌，要倒不倒，在冰場上搖擺了一個早晨。下午去看世界第一滑冰名手演藝，往來如意，看她毫不吃力，又有秀態。可憐她也跌了一兩交。

今天年晚，去看戲，回家十一點，還有人跳舞，父親有意坐到十二點，過了一九三八年和民國廿七年。那時想到中國，想到那些兵士，我們變爲不知事的華僑。在十二點鐘時，他們把燈黑了，又拿一面鑼，打十二下，民國廿八年了！一九三九年了！每人也多一歲了！真是新年了！

廿八年元旦 瑞士過年備回法

恭喜新年！五人相對講了廿五回才停。今天是真的新年，並非心想的了。我們一壁狂叫，一壁穿衣，陽光在雪上照得晃晃的，真有新年的景象。下午，求父母，重又上山一回，因為明天要回到巴黎，再玩一次雪豈不好嗎？這回不如前回，這回是在月光賞雪！大約五點上了山，明月照碧雪，灰雲襯黑天，遠遠瞭山下燈光，背後聽見狗叫，毛雪細細的下，好像鵝毛在空中吹，可不美觀？人叫一聲，四面環山反響。一下山，有樹梢的月，照在雪路上。柔細的雪，不堪弱手一把，就融化了，不過遠看，好像一片白茫茫的沙漠，但用手取一把，却只是鬆鬆的雪片。在月夜賞雪，真是難得。這是這次遊行最不能忘懷之一夜。

正月二日 回 法

軋軋的火車，坐了一天又一夜，因為路上積雪，車行太慢，翌天六點才到巴黎，雪已在數百里遠了。脫了雪衣，換上城衣，要到城裏去了！想看雪，還得等

過一九三九年的冬天呢。那時情形又變了，不知是在中國，美國，英國，法國，還是在大西洋，太平洋，還是在回到祖國的途中？

懷愛西卡卜村

馮至

一九三三年，德國的國社黨獲得政權不久，我在復活節後的一天早晨離開了那和平，幽靜的愛西卡卜村（Eichkamp）。

愛西卡卜是柏林郊外的一塊小住宅區，我於四月遷入，四月搬出，整整住了一年。當我臨行時，我想，這一年的居停，在我生命的旅途上，好似誤了一班火車，和一座生疏恬淡的野站結下一段因緣，但是下列的火車終於駛來，我也就不能不登上鬱悶的旅途：別時戀戀難捨，此後恐怕也難有再見的機會。

柏林的四郊是健康的松林，愛西卡卜就是從西郊的松林中挖出來的一塊空地。粉白色矮矮的樓房，紅沙鋪成的道路，房前房後都種遍樸素的花草：我每逢從那沉重陰暗的柏林市中心乘車出來，在這裏下了車，身心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

舒適。

城市和人一樣，要慢慢地生長；生長太快了，就未免有些地方不實在。柏林的發展，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帝政時代，過於迅速，所以它比起巴黎和倫敦來，每每給人以空虛和誇大的印象。嚴肅而呆板，龐大而沒有風格，這在它街旁假古典式的建築上最爲顯著。——歐戰後的德國是一個最自由的國家，有一部分新鮮的人，担受不起柏林市容上那種陳舊冷酷的面孔，於是紛紛跑到郊外，建造起新的建築，幽靜，舒適，近乎人情，這種心情，有些地方，很像昔日的人們爲了尋找自由，脫離歐洲舊式的社會，航海奔向新大陸的樣子。因此柏林的郊外在短時間內新添了無數雅緻而樸素的住宅。

愛西卡卜的住民多是屬於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黨在德國革命後是最有勢力的一個政黨。那時人們身受戰爭的創傷太深，都只好在理想裏過活，覺得望後再也不會有戰爭，全人類都是兄弟。這些黨人抱著一種新的世界眼光，夢想着永

久的和平，待人和善，遇事也就多所妥協。可是無論心怎樣仁，理想怎樣高，却無法去制止一個隨着世界經濟恐慌而來的客人——失業。人的身後都漸漸感到一種飢餓的脅迫，於是這寬容而和緩的政黨在鐵一般事實的面前便一天一天地削弱下去，同時一左一右，兩個極端的黨——共產黨和國社黨——便日日膨脹了。可是愛西卡卜村的住民，直到我離開他們為止，還沒有看見在他們屋頂上飄揚過卍字旗。他們的政治着着失敗了，待人却依然是那樣坦白，和靄，……

我的房東太太是一位慈祥的中年婦人。她愛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愛她，但是他們離了婚。離婚的原因，自然是爲了一個女性的第三者闖入他們的家庭。然而男的和第三者也沒有結婚的希望，只是自己覺得愛上了別人，對自己的妻不起，不能和她同居了，獨自在柏林市內租了一間帶傢具的房子住着。女的也就勻出幾間房，租給客人，帶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兒子，依靠房租過活。逢節逢年，男的還不斷回來看望他的妻子。一到這裏，望着窗外的樹林，便歎息着說：

『這裏住着，是多麼健康舒適呀！』

說完了，總是兩人相對，悵然許久，無話可說。

房東太太常常把她丈夫的這句話向我重敘一遍。同時發出疑問：『誰讓他不能在這裏住呢？』隨後就娓娓婉婉地敘述他們兩人的過去，最後的結束是：『馮先生，我們的故事，是一部長篇小說，兩下裏無可奈何的心情，是怎麼也不能解決的——』說着說着，話題又轉到了她的姊妹身上：

『我們本來產自鄉間，父親是一個地主，少女時代時常有些外遊的青年到我們家裏來度夏。一年一年，我們姊妹幾個都從這些青年裏選出來我們現在的丈夫。我的境遇固然不佳，但想起旁人來，也就可以自慰了。姊姊嫁給一個建築師，後來那建築師愛上一個婦人，兩人跑到俄國去了。還有一個妹妹，至今沒有嫁人；在大戰時，她訂婚不久，她的未婚夫便上了西部前線。一天德國打了大勝仗，和這消息一起來到的，還有她未婚夫陣亡的電報。我的父親爲了慶祝前線勝

利，把國旗取出來要掛在門前，她却哭着倒在父親的懷裏說，今天無論如何也不要掛旗吧。……』

早餐前，晚飯後，我聽了不少類似這樣的談話；這般親切，好似聽着母親或愛人談過去的身世一般。參加我們談話的，還有一個農業專門的學生B君。B君的年齡約在三十左右，已經在農場裏作過許多年的工，如今又回到學校裏來，預備博士考試。他的身材很高，胆量却很小，博士論文題目從教授處領到已經有三年之久，可是始終沒有勇氣起始寫論文第一章的第一個字。房東太太嘗以慈母般的關懷問他：

『B先生，你的論文怎麼還沒有下筆呢？』

『我在搜集材料。』

他的材料似乎永沒有搜集完了的一天，而他每日的生活却慢慢地梳洗，慢慢地吃早餐，慢慢地散步，散步回來吃午餐，午餐後讀雜誌，讀完雜誌喝咖啡，隨

後又是慢慢地切麵包，……就這樣慢慢而無所從事地過去。……有一回，他的母親從家鄉來看他，他的生活也緊張一番，陪着母親到各處去玩。一兩天後，母親玩不下去了，臨走時，向着房東太太說：『我已三十年沒到柏林了，柏林改變了許多，我本想多住幾天，可是我不忍讓我的兒子爲我犧牲光陰太多，他正在作博士論文呢。』

他母親走後的當天晚上，房東太太把這段話當我面向B君說了，並且附帶着說，『你的母親若知你這樣把時間不當一回事，不知該作何感想呢。』他敷衍敷衍地答道：『她不會這樣想。』同時我却看他的面上，顯出一種死水般的沉寂，這是我從來沒看到過的。

B的生活雖然如此遲緩，但他知道的却又非常之多。藝術，教育，外國的風俗人情，以及文字學常識，他都能說得頭頭是道。愛西卡卜村本地的人物，他也知道得十分清楚。我若是和他出去散步，他便會指給我，這邊住着一個在當時已

經有了世界名譽的作家，那邊住着一個思想開明的牧師。又一天他向我說，方才在車站上遇見卜約生（Björnson）的女兒，經人介紹，知道她是從南歐穿過德國回挪威去。她一入德國境，耳聞目觀的就是國社黨和共產黨天天在街上打死架，精神窘迫極了，只有在這愛西卡卜村中，還能呼吸一點自由的空氣。

這裏的空氣的確是自由的，住宅區的外層是各色各樣的運動場，運動場外是走兩三點鐘也走不完的松林。居民彼此都像家人一般，唯一的商店是他們所共同組織的消費公社，白天到柏林城中去工作，晚間回來，任隨個人的嗜好享受他們所獨有的和平。

這種和平却有漸漸維持不下去的趨勢。大家都願意永久保持他們生活的態度，但是外邊的風雨一天比一天逼緊，他們無形中也感到一切在那兒轉變。這從房東太太的憂慮上可以看得清楚。那年德國舉行了兩三次總選舉，每次總選舉的結果都使她悵惘許久。她所希望的並不是社會民主黨的票數增加，只是不要減

少，但歸終還是失望。同時外邊傳來的消息不是某人家中被檢查了，就是某人被解職了；一天，她的丈夫忽然回到家裏來，在房中走來走去，一句話也沒有。我問她是甚麼緣故，她說方才他丈夫送一個朋友入獄，那是『世界舞台』（Weltbühne）的主筆奧賽斯基（Ossietzky），因為一篇文章洩露了軍事秘密……

社會民主黨的黨人們也深切地體會到他們的弱點，這樣和緩而近乎人情，在政治上一定要失敗的。他們眼看着國社黨的衝鋒隊在街上橫衝直闖。也感覺有組織和訓練的必要了。於是有些青年組織起國旗護衛團來，也穿着固定的制服，和衝鋒隊對抗。在愛西卡卜我看見他們一度出現，但不久便不見了，大半是因為人都有大勢已去之感。

在我臨行的前夜，我又同房東太太和B君在一起談話。B君發了無限的感慨：『我是這樣的一個人，覺得事事可以用情感講得通，人人都是可愛的，而無時不想幫助他人。但是事實呢，沒有一個人得到我的幫助，如今連自助也感到不

可能了。所謂情感，是看不出來的，威力反倒受人崇拜。我們在爐邊縱談一晚人類的愛，趕不上一個說謊的人在羣衆中大聲一呼的萬分之一。我這一生是命運註定了，但是想不到社會民主黨竟也淪落到我這般地步……回想它十年前是如何煊耀一時，竟像是我回想我兒時所看到的父母的努力一般。』

屈指離開愛西卡卜已經過了四年。房東太太和B君的近況，我很想知道，但是無從得到他們的消息。我只知道B君所向我提到的那位作家和牧師都已流亡外國。奧賽斯基得到去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金——當去秋世界運動會在柏林西郊舉行，我偶爾在報紙上看見了一次愛西卡卜（因為它距運動場不遠）這個村名時，曾經爲四年前同在那裏住着的人們遙祝過一次平安。

偕阿Q觀萬國工展歸來

紫葳

(一) 自 薦

好像很久沒有看見阿Q了，我走下高架車時那樣想。但是，這一思想還沒過去，就聽見有個人用着高嗓子在招呼着我：

『喂！』

正在感着孤獨無伴，聽到了這樣一個熟悉的聲音，自然要掉回頭去看了。真奇怪，那却正是阿Q！

我不能不做出驕傲的樣子，誰能讓阿Q那樣不客氣地招呼，我給了他一個白眼，故意依舊往前走。

他氣吼吼地趕了上來，用眼睛回瞪了我一眼：照例他是不敢對人這樣做的，不過因為我總對他很客氣，他居然這樣做起來了。『嘿，你又不是鬼子，居然也學會鬼子樣了！』

說着，居然還很得意地抬起頭來對我看一眼，我顯出不高興的顏色，還沒有話來回答他，他已有些着急了，立刻換了口氣說：『好，就算是我錯了。讓我送你一張票子，消消你的氣。』

說着，他顯出一股慷慨就義的樣子，買了兩張票子，推着我一起進了正門。『今天讓我來做你的嚮導吧！』他這回說話，有些帶着央求的口氣了，他今天似乎要想借此以顯示自己的才能。我也不去反對，他表示默認了，心裏正想聽聽他的高論。

(二) 史蹟之部

剛走進正門，就有不少中年婦人圍上來要賣萬國手工藝展覽指導給我們。阿Q却拖了我往裏走，嘴裏咕嚕着：『有我替你領路，還嫌不夠麼，要這鳥書何用？』

第一件映入我的眼簾中的是一塊義大利的名刻。這第一影像在我是非常深刻的，那樣精細的手工，所彫着的東西又是那樣的純潔。但是我還沒有看到盡興，阿Q已把我拉到別處去了。第二件東西是匈牙利的獵槍，他也許已看出了我的心情，說：『說到說得好聽，甚麼「由和平之愉快爭取力量！」（註：這是大會的口號。）獵槍，兔子槍，可以打兔子，也有可以打死人的！每個國家都在努力擴充軍備，也許祇有我阿Q個人，會還想在和平中去找力量！』

他引着我慢慢走進了史蹟陳列室，先看到的是北歐文化的發展史。在第一處這樣高高地寫着：『十萬年之前，冰塊已開始籠罩了整個歐洲的西北。在此情景之中，經了幾萬年的掙扎，乃產生了文化。此處所陳列着的，係草創時期的屋

室，木屋的模型，石洞的留影，大概是在紀元前二千二百年的吧！」

阿Q得意忘形地看着那些石洞和草屋木屋的模型，回頭很感慨地對我說道：『早生四千年，我們也可以和我們的同宗猿猴一樣，沒有進化沒有爭鬥，精神上豈不比現在安逸多多？衣錦穿裘，而相怨相恨，早晚還要懷着戒心。人家要罵我做猿猴時，我非但不怨不惱，心裏有時也會暗暗喜歡：我在精神上是勝利了！』漸漸看到從石木轉到銅鐵時代，已有現代武器的前身，阿Q拉拉我的衣襟說：『他們居然把這些東西，毫不遮掩地放在這兒，好似過去殺人見血的凶器，到現在已變得夠和平了的。』

四五世紀的北歐，在日耳曼民族統治之下，是北歐文化上之一大高潮。阿Q說：『從那時起，以至於現代，裝飾品和用具的進展中，不是總帶着武器的演進麼？但是人類却還是口口聲聲想用勞工兩個字來粉飾太平。實際上祇有猿猴纔能享受這種幸福呢！』

在他繼續發表着他的猿猴哲學時，我們已走到對面：從橫面去看這時代的進展：羅馬，希臘，墨西哥，秘魯，猶太，埃及，——自然也有中國。但是沒有印度，却有日本！

走到中國之部的時候，聽到一個領導參觀的人在這樣說：『中國在文化上的貢獻，是足以傲視一切的。誰說不？譬如彫刻，磁器，漆澤，（感謝他沒有說火藥！）在中國都是起源最早的！』他好像不知道怎樣說下去纔好，對於不能貢獻更多更完備的展覽品，言下似乎帶些感慨和抱歉的意思。

阿Q聽了他的話，似乎很表同情，他說：『真到我的家去，也許可以找出比他多些的東西。』但是看着看着，他又笑了，勝利地說：『到底還脫不了我們的文明是不是？我們放都不把它放在心上，人家也得爲我們放一大番心機上去的。』

我在懷疑他的話：印度怎樣沒有？而日本却佔着一個位子。『日本在歷史上

算是一個古國，這大概是他們外交史上空前的勝利了！』旁邊一個人在說。

阿Q忽又狠狠地掉過頭來對我說：『祇有你那種不長進的，纔會來這裏跟他們學顏料漆澤，黃帝的子孫，完了，完了！』

這句話我倒真不知道怎樣回答——好在沒有人能代我回答的。我轉過臉去，裝做沒有聽見，心裏却像給一把鋒利的刀子在割着。

阿Q似乎已看出了我的心情，有些懊悔說這句話，拉我很快地看完了這歷史陳列室，向對面走去。

(三) 各國展覽之部

在各國展覽之部裏，第一眼看見的，是匈牙利。很顯明可以看出的，是這一國家在這時代的努力。一切的展覽品，無論在形式上，或是在其他各方面，全可以看出來的。他們的特產品大概該說是皮鞋和皮手套吧，幾個皮匠很正經地在工

作者。還有匈牙利的婦人。

接着走進了捷克，阿Q說：『自然人比猿猴聰敏了，連我阿Q都常聽說：捷克的軍火大王厲害，誰還會不知道？他們却會把「軍火」兩個字放在一邊，祇用獵槍來給觀衆以一個幽默的暗示；不但如此，又會用許多的樂器來表示他們的知禮知樂，在這時期，孔明的空城計恐怕祇能放到我阿Q一個人的頭上了；誰會相信？洞簫，提琴……打起仗來還有甚麼用？』阿Q的臉已漲紅了，說得很感慨，可是還接着說：『印度人用他那小笛子指揮着毒蛇的環舞，你這樂器能指揮這無情的砲火麼？』他抬起頭來，看那些正在工作着的捷克男女，好像在責問他們。

波蘭展覽着的是馬鞍，織物，地氈，地氈，木刻，女人。

在保加利亞旗幟下的是紡織和金屬用品。

再向前去，是盧森堡的杯盆和印書業。土耳其的象牙業，金器銀器。

希臘的婦人在織着小毯，旁邊都是些手工很精細的五色鮮艷的氈毯，點綴着

她的工作，一個很上了年紀的銀匠，在磨着一隻銀製的茶盤。

比利時展覽着她那全歐聞名的花毯綴錦；一個烟斗匠在做着烟斗的心子，石膏的本質，不少人在他旁邊用着好奇的眼光看着，有幾個人摸着他們的腦袋，看上去是烟癮來了，而這間屋子裏又是不准抽烟的。那烟斗匠微笑着，裝出更勤力的樣子來弄他的烟斗。

走進義大利之部時，阿Q給我做了個鬼臉：我會意地對他看了一眼。真的，義大利總是放下過一大番苦心的。展覽着的有大理石像，貝殼浮彫，象牙，馬鞍，還有珊瑚！義大利的『珊瑚園』在歐洲是婦孺皆知的。所謂珊瑚園，是在南部的海岸，現在却在這裏出現了：義大利的男女珊瑚匠，在一刻不停地做着他們的日常工作，打着珊瑚耳環，項圈，戒指，不少人在好奇地看看。阿Q却擡起頭來在看牆上的宣言：法西斯的勞工言論！

接着是玻利維亞的珠珀業和羅馬尼亞的皮貨業，紡織業。

法蘭西那靜如處女，光焰奪目的，里昂的人造絲，巴黎的初夏新裝，從頭上到脚尖，都是細心地配襯着，小城市的木刻，出神入化地給表現着，一九三八的傢具，幽靜的，全國的印書業的縮影，還有一座裝置得華麗而非常莊嚴的禮拜堂一角。法國女人在細心地織着花邊。在短短的一節裏，巧妙地描畫出整個國家。

荷蘭的皮貨業。

英吉利的起源於十一世紀的金銀器皿業，書業，地毯，傢具。

拉特維亞的紫銅業。

芬蘭：地方色彩非常濃厚的鹿業！用鹿的皮骨來製造用具的起源，是遠在上古時代，但是因為現在鹿在北地還是非常的多，所以這項事業在今日的芬蘭，還是給保存着，一天天地更進化。芬蘭人在割着刮着那些鹿骨，做他們的家常用品：一大羣人圍着在看。除此之外，其他的展覽品是刀子，金器，銀器。

愛沙尼亞的木刻業。

丹麥的負有盛名的銀器，女人生紡織着。

歐洲自由市但澤的琥珀業。

走進挪威之部，看見的點綴是那熟悉的帆船模型。此外是銀器，繩綫業。特別受人注意的，自該說是雪鞋的製造了，大家圍着在看那有趣的工作，先別說別的，木料的選擇，已是很費事了。據說這既與植物學的定理無關，又不靠數學的方式；祇是從經驗中得來的，幾個挪威人在很小心地工作着。

挪威的近鄰是瑞典：這一國的多樹多木，使木器製造成爲一種很重要的事業。其他還有銀器和先前佔着非常重要地位的，現在爲了電燈的引用而比較衰落的蠟燭業的展覽。

瑞士的點綴是所很精雅的農家屋。

末了是南斯拉夫的金銀器，紡織業，皮業。

匆促之情景下，草草看完了二十六國的手工藝，我已鬆了口氣，的確看到了

不少新奇的——許多不大懂的東西，好在處處都有人在解釋着的，稍補了一些缺憾。

一看完，阿Q就開口了：『隨你說得怎麼好聽，還是脫不了政治背景。和這國家親善的，在這裏也顯現出有生氣的樣子。看中歐的小國，都在顯着十二分的努力，大西洋裏的島國，却沒精打彩地草草了事。祇有法蘭西不甘雌伏，比我阿Q強得多！美利堅不加入，倒可以說是太遠，蘇聯又上那裏去了？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不參加，有理由，情有可原！』

阿Q的勝利的微笑！

我後悔不該讓他一個人胡亂發揮他的阿Q哲學，我橫了他一個白眼，叫他少說廢話，這裏那是隨便說話的地方？我用力把他推到德意志之部去。

(三) 德意志國展

進門：『血汗！工作！光榮！』

阿Q舉起手來叫了聲：『Hi, Hitler！』

我覺得他實在已難對付，也許不睬他反好些。

聽見一個人正在解釋着：『自從希特勒元首重建新德意志之後，一種新的對於人生的見解也產生了，對於工作進入了一種新的階段，每一個人都在他的家庭裏建設了一種新的環境，以加高他全家的工作率。』

『所以德意志國展的第一義便是於這新的環境之下產生的，這裏可以看到的是一間間簡單佈置着的普通一般人的居屋，並不代表着任何一個階級。可以算是一個外交家的住宅，也可以把他看做一個普通商人的家居……』

『德意志普通社會上的人，在過去幾十年裏，往往在採用了別國的木材所造就的傢具，但是現在我們已走回我們自己的松柏林子裏去，一天天使它做成的工
具更完美。』

『這些居屋，在預備期間，多曾注意到裝飾，燈光，窗衣門簾各方面，務使它的一切與現實完全相附，同時非但使它代表家庭裏的每一房屋，也在使採用的木材，代表最淺以至於最深的各種顏色……』

阿Q耐不住性子要走了，問我這些自我宣傳去聽他幹麼？

（但是：住在一個地方，總脫不了幾分自我宣傳的，分別祇是在色彩的濃淡罷了！知道他是宣傳，但一方面更去觀察事實，聽聽大概也不妨的！）

然而，我也聽得很夠，就跟他向前走去。兩旁是各業的工作：木器，金器用品，玻璃杯盤，皮件……工人都很努力地工作着。

過了這些工作處，是四間陳列得非常華麗的居室了——這與在進門時所見的顯然有些不同了，這四間是：一、工作室，也可以算是書房；二、音樂演奏室；三、野外打獵時的休息室；四、大廳——中間掛着德意志的金繡地圖：上邊自然又繡着國社黨的口號：『一民族，一國家，一領袖！』黨徽在這四間居屋之中，

無論在那一角度看起來：地毯，花瓶，桌椅，燈罩，爐子，照架……都十足地代表着德意志最完美的配合。

繼續前進，看到了兒童玩具的陳列。有人在解釋着：『這裏並不是特爲小孩而設的，而是想給成人一個對於新德意志兒童教育工具的一個概念。』

過了玩具展覽部份是攝影之部，代表着德意志各地的名作。

是柏林服裝展覽了，在櫥窗裏放着的算是代表着普通男女人民四季的服飾，有平時工作時穿的，戶外運動時穿的，宴會集合時穿的……

此外，還有四間新建的展覽室，用以表現各業工作的情况的：——

在第一室裏是提琴，玩具，木刻，象牙物，紡織……這裏玩具製造者在把新從黑林裏斫下來的大木做成小巧玲瓏的火車，馬牛的模型。喜歡音樂的在細細地觀察着提琴各部份的配合。

第二室是鐘錶，獵槍，玻璃用品，磁器……鐘錶匠很安心地製造着鐘擺，錶

面，錶殼。

在第三室裏工作着的是銅業，做鑰匙的，電氣手工業，紫銅業……

在第四室裏的一部份是刀子和馬蹄鐵的製造，過去聽說國內這一業的工作所很少，普通是把這馬蹄鐵的製造，看做一種傳家之寶，決不肯輕易教授與人的，但是近幾年來，已慢慢地多起來了，這屋子裏另一部份的工作者是維也納來的各業：木刻，浮雕，象牙，銅鐵器……

在這四間展覽室中，自清早以至夜晚都在很勤力地工作着：代表了今日德意志的一般工業。

這是『第三帝國』對於自己的表現：

阿Q這時好像已有些倦意，並不像先前那樣到處發議論了，他急急地似乎要找個息處，於是我們就走到戶外去。

(四) 無線電台下的花園

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座新月型的建築物：上面用金字寫着：『萬國食品展覽』，這裏參加的雖然僅六國：德、法、捷、波、羅、匈，倒也五光十色，也許是因爲地帶互相鄰近的關係，至少我們不容易看出很大的分別來。無論如何，這總是一種新鮮的集合！

在各個點心店之前，放着一排排白色的桌椅，走倦了自然就想坐下來。一個維也納的女侍送上了咖啡和蛋糕來，胡亂吃一點，這一吃又把阿Q的精神吃了回來，他很感慨地說：『中國要是參加了，我們的點心非但可以獨樹一幟。我也可以一家鄉味了。』

我從不知道阿Q也會思鄉的。

付了錢出來，走過了一家在展覽着的德國牛肉莊，就到花園裏去：一幅美麗

的初夏圖，各色鮮艷的花爭放着。傳聲筒響了，是些官樣文章，很長地有一刻鐘吧，接着是音樂，那柔軟的華爾滋，接着是維也納舞團六十幾個少女的合舞（我不欲用很長的篇幅來描寫這些，一半也是爲了寫不出，最主要的是：這時期那能寫這東西！）。

半小時後，完了，回來時，走過那匈牙利的飯店，吉布賽服裝的女人，吉布賽的樂曲，阿Q又在哼他的調子了，不知道可是剛纔懷鄉所引起的心情。我所知道的，祇是這次所聽到的，並不是他那慣常的『手執鋼鞭將你打』的調子了。

走過那『萬國物品小商場』時，祇是在外邊看了看，本來想去買一些紀念品的，却給阿Q拉了就走，他做出老練的樣子說：『不要做他們的孫子！』

匆匆走了很多回頭路。穿過了地道到展覽的末一部份去，地道裏的兩旁也都是櫥窗，裏面放着樂器，馬鞍，刷帚，鞋帽，假頭髮……

(五) 工業品陳列

在門口的兩旁是一些用圖畫來表現的各手工業現在工作人數的統計。

阿Q引着我先在那狹長的走廊上轉了一個圈：這種全是各國的印書業展覽：有比利時，保加利亞，愛沙尼亞，芬蘭，法蘭西，義大利，日本，盧森堡，羅馬尼亞，波蘭，捷克，匈牙利諸國的書舖子，和德意志各大書局在一起。展覽書籍的總數大約有二千左右，自然不能細看了，祇看了幾處掛在牆上的統計表。

走下走廊是兩大展覽室：這裏展覽着的包含各種科學化的機械，各種原料，以及凡足以促進手工業之工作率，增美工作室之設備的一切：如計算機，電氣冰箱，打字機……

這裏範圍是非常的廣闊，目的大概是要給各工廠一個做廣告的機會，譬如一走近那『凱塞爾』算尺之部，就有人會上來告訴你算尺大概是怎樣用的，要多少

錢一件，各種關於算尺的知識。但是有一點是與商場不同的：那就是單許展覽不準營業。

這裏展覺着的工廠大概是在一百五十家左右：西門子，拜爾，愛依奇各大廠都非常的努力的。

走過了那佈置得很清潔美麗的紅色燈光籠罩下的噴水池，和花草，便出了大門，腦子裏也似乎裝了不少的東西了。

想起了在工業品陳列所裏一個引導的話：『這是世界史上第一次的創就：非但本來不會在一起工作着的各業在一起工作着，還包含了世界的各部份，大家在一個屋簷之下工作着，期待着未來，努力地求進步。』我很沉默。

阿Q的哲學又來了，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緒，說：『再過二十年，我們也來一個比這更大的！』

我沒有理他，祇是想着許多別的事：

『由和平爭取力量！……』

上面飛機在飛着，無線電台的燈光亮得有些像探照燈。

『擴充軍備！』好像一個很大的聲音在叫着。

『和平到那裏去尋？』

弗洛蘭斯遊記

林如斯

在義大利旅行之十日內，我們居留在弗洛蘭斯（Florence）整整五天。是城位於義大利半島之中心。在十五六世紀時，弗城是全歐洲文學美術之中心，現在還保存着那風味，人民大半還依手藝爲生，最卓著的是但丁（Dante）的舊舍及墳墓都在此城，惜錯過機會沒去看，是爲憾事。

我們寄宿於一『家庭旅店』，房間清潔明朗。日間在街道漫遊，並無定向，只是閑中觀察民間生活。五天中的時光，二分是去參觀名勝古蹟，三分只是在城內街道隨意散步。弗洛蘭斯爲城不大，街道多半曲折蜿蜒，但條條皎潔無塵，除了偶然見到的馬糞。真奇怪，全城的房屋無論大小多半洗刷得非常乾淨，玻璃窗都擦得非常之亮，處處顯出整齊氣象。

穿流過城中有阿挪河 (Arno River)，河道不很寬，全無商船。有時可見老翁於扁舟上釣魚爲戲，有時只是全無人迹，河水涓涓向東流去。此河除了點綴景緻之外無他用。跨河有三條橋，兩條爲交通之用，第三條專供旅行者遊覽，橋上兩旁都建有矮小的房屋，一面向河，一面向橋中街，而且街道不見天。後來遊博物院時才知道這條橋上頭就是一道穿廊通隔河岸的兩大博物院。最希奇的是這橋上都是珠寶店，有貴有賤，有賣一角錢至一百元之指圈，然店舖都是那麼矮小，老闆多半住在樓上，曬衣服都用竹竿架出窗外，遠望可見衣袴晾在這些瓷矮小屋之外，下面卽是碧綠的河水。

清早在床上看見晶潔的日光由百葉窗縫射入屋內。外面的空氣是清鮮而不炎熱的。清醒之時躺着，可聽見篤篤的馬蹄聲自窗外而過，或幾聲馬夫的叫喊，過一會又靜下去了。汽車聲只是隱隱聽見。不久可聞得鄰屋打開窗葉之聲，我也起來打開百葉窗。

弗城的居民大多是開小工藝舖的，在城裏不看見烟肉林立的工廠，只是一家自己主持的小小的店舖，或是皮貨或是磁器之類。小孩子當看門的，父子當主人，伙計，會計及製造者，母女也幫着招呼顧客，及製造各種賣品，這正是中世紀手藝時代的舊風味。弗洛蘭斯的皮工是最有名的，專供旅客購買。皮貨類多是皮匣子，皮夾子，皮書面，女人手袋及種種小珍品。我們到處走都看見這種皮工店，店窗陳列，美麗奪目，令人捨不得走開，必須進去買幾件才甘心。因為這是幾百年來傳下的手藝，描金做色，精緻古雅。又像手工時代的製品，質料堅實，做工精良，絕非機器製造的劣品所可比。所做的皮匣子最可愛，光滑和潤，令人玩摩不忍釋手。匣子的開關都不用『蝴蝶』或螺絲釘之類，只是全用皮製的，並且開關極便。我們都很中意，各人買了一個或兩個，又用金箔印上各人名字，不另取費。店主又很和氣帶我們去參觀地下的工作室，內有數人都忙着做他們的事。他們見有中國婦兒便互相談笑。皮匣子的製法，大概是用臘油等洗擦那片

牛皮，然後用熱鐵燙壓成匣子，後又用臘等揩擦，使其光滑。以後再印上金字，金線，或花樣。其法先用真金箔醮蛋白質按在皮面，再用烘熱的雕花鐵模壓上，將餘者揩去，花樣自見。看他們工作很是有興味。這種以工藝爲生的風俗也是中世紀傳下來的。

弗洛蘭斯的磁器也很著名。這磁器不是指杯盤碗碟，是指藝術品，如磁製之聖母瑪利亞像，舞女之身像等。其彩畫顏色，非常逼真。他們常假借聖母之題目來做他們心中理想的美人像。所以聖母的地位與中國的觀音菩薩略同，在美術上一樣重要。

又有一件自古傳下來的工作，就是石工。這不是說此城著名的雕刻石像，而是指義大利有名的大理石，雲石所雕製的藝術品。他們將各色寶石雕琢配合，成各種花鳥山水圖樣，意思略與中國古玩中的珠花玉樹盆景相同。中國的寶樹將水晶珊瑚各色寶石雕成枝葉，而在弗洛蘭斯城，所併的景是平面的，彷彿一面天成。

的寶石圖畫。石色有紅，有綠，有翡翠，有鵝黃，有淡藍，有深藍。其石有的出自俄國，有的出自愛爾蘭。我看見一面尺二的鸚鵡，凡身上所有的顏色式式俱全，真是鮮豔奪目，晶瑩可愛。所做的花樣，有人物，有花鳥，有山水，有馬頭，有獵犬，有田舍等等，都做得極好，可是價錢很貴。後來父親買了一面黑地彩花小鳥宿在枝上，花去了四十『里拉』，約值華幣六七元。更奇而更合於中國收藏家嗜好的，就是幾片天然景緻的雲石，不是人工湊合的。父親買了一片，只二十『里拉』。說了人家不相信，明明是一幅絕妙的海濱圖，僅長八寸，高三寸，而石上圖中，近地是海濱的崖石，層層疊疊，或欹側成洞，或聳立成崖，上面遠處是雲天，可惜兩片雲色太濃，像瑕點，再細看時石上有一點樹，枝幹是櫻紅色而上端綠葉成個傘蓋形。石崖空處是沙灘，灘右看去隱約一個穿入海中的石磯，而在沙灘上又顯出一個船影，還有倒影，好像沙灘積水時所顯出，若隱若現，渾成個天然的美景。記得以前在西湖畔劉莊見過一面石几，上有天然的水鴨

形樣，頭頸俱全，疑爲人工所作，不想又見到這更奇的絕品，所以極爲珍愛。

弗洛蘭斯居民各家自己管自己的店，不管是皮工、菓店、麵包舖或屠夫，各人自己忙碌，可是忙中尋閑，自己任何時間停工、開工，不須趕赴上工的時間。當我們在那裏時，父親要去理髮，可真奇怪，星期一是理髮師的假日。父親遍街奔跑而不得找到一家理髮店。

義大利人主要的食物是酒與麵包，故義大利人多半大腹。酒是義國最大的出品，當然很便宜，他們餐餐喝酒。麵包都是一長條的，街上不時看見他們提一根可有二尺長的麵包而行。麵包外香脆而內濕軟，可當飯吃。義大利人還有一種特別的食品是乾酪，氣味惡劣，中國人最不喜歡。一日黃昏，我們訪覽回來，由菜市經過。此時菜市空着，有三數遊客站着閒談。菜市轉灣有一輪車，數人圍着吃東西。其時昏暗不明，看不見他們在吃甚麼東西，只聽得咀嚼聲。我們跑近去看，但見荷葉上一大塊生牛肚。販牛肚者用利刀切一塊塊給人吃。大概不貴，只

見買者擲數枚銅錢於案上。外人常說中國人怪，吃豬腳、牛尾，吃這種生牛肚不更怪嗎？

當我們參觀美術博物院回來，路經一家燒食店。有兩三位英人臂下夾個書本圍立着吃。有燒鴿子，燒鷄，燒臘腸之類。這是當時在爐上燒，現燒現吃的。在灶上有一枝旋轉的鐵叉，鷄鴿都叉在桿上，一燒熟即刻給顧客吃。我們五人共吃兩隻鷄，當天午餐吃不下去。又看英國人吃得不能說話，一人手裏拿一隻鷄啃着。這才是真正享樂，還要刀叉幹嗎？我想那平常受禮節束縛的英人，今日得暢然用手撕鷄肉吃，不知其心中快樂為何如？我們看他們狼吞，他們看我們虎啖，大家相視莫逆，心中總是一句：『弗洛蘭斯好啊！』

弗城既是藝術中心，當然藝術學生及美術院很多。弗城最大的美術院名字很長，記不清。房屋本來是皇宮，地方非常大，許多藝術專校的學生就是天天到那裏去研究。博物院有七八處，如細細玩覽的話，就是三個月也看不完。我們只是

走馬看花，看了幾尊石像及十五世紀以前的畫片而已，然已跑得脚酸。原是兩座皇宮，改爲美術院之後，又用長橋過道相連。單橋上的畫片一天就不夠研究。都是油畫，然畫題不出於聖經故事及王族之肖像。十五六世紀的畫總是畫人身和人面而已，不見甚麼山水花草之類。到十八九世紀才看到風景畫，如秋景市色之類。然其畫人情態，非常高明，彷彿眼睛盯着你走。西洋畫又有一樣特處，他們總是把整個畫塗上顏色。不見空白，這也許是因用油畫的緣故。在這美術院內，總是看見美專生在那裏仿描名畫，慢慢一筆一筆的看着畫。他們說常要兩三個月才能完成一幅，大的要五個月。還有一種學生停立一畫片前，在那裏出神，時或在小冊內作筆記。在弗城常可看到長髮蓬蓬的學生和不穿襪的女郎並肩而行。或有老人鬚鬚長白，坐在門前談天，希奇古怪的人都有。

弗洛蘭斯有一禮拜堂是著名畫家米哥安傑羅 (Michael Angelo) 所計畫的。裏面原不是禮拜堂，而是幾位帝王的墳墓。入門是地窖，有許多拱柱，而房間矮

小。上樓有一大堂，三位帝王的大理石棺材設於壁邊。全廳是大理石做的，五彩耀目。堂中全無一物可見，花紋之地板也是寶石砌成的。離地約六七丈始爲天花板。天花板上畫着人類始祖從樂園被逐出，在地受苦，至耶穌降生受難，復活登天的故事。是出於米哥安傑羅的名筆。人身都是肌肉，強實有力。這禮拜堂據飯店主人說，是世界上最美的禮拜堂。其實說他莊嚴華麗可以，說到偉大雄壯，還是須讓法國的禮拜堂。

探火山口

林無雙

這回由美赴法，路過義大利，開了不少眼界，茲先寫一件：

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

在義大利那波利埠之第二天，我們到旁貝（Pompei）和維蘇威（Vesuvius）火山去。早上八時動身，往旁貝去。坐了車子，一瞬間便到了二千年前的古城了。初進城門，有一個古物院，裏面有古代器具，及當日被火山熔巖所淹沒的人身，現在已化石了。他們所穿的衣服也都化爲石頭，而與人連成一塊。有的前仰後俯，頗見當時被難的情景。城中街道廟宇，及居民房屋院落，樣樣保存，都很有趣，且表過不提。午飯後我們坐車，上火山，天氣乍晴乍雨，但遠看山頂，都被雲霧遮住。上山一會兒，有一位引路者同我們一塊上山，蜿蜒而上。大約十幾

分鐘，到了一處，車子不能上去，我們便捨車步行。路甚狹，才通人，形勢極險，一不小心，就要墜入五里霧中，不知何地，看也看不見。山越高，霧越濃，積雪越厚。母親同引路者前行，如斯同我在一起，父親同妹妹跟後。我因為害怕，所以很自私自利的叫如斯靠外走。她比我大，又不怕，所以她便乖乖的讓我走裏頭。上面都是濃霧密罩，看出去只有兩三丈。媽媽走前頭，有時離稍遠，就看不見了，只好前呼後應的喊着。我們這樣在雪霧中走上去，不知多少時，甚麼都看不見。走了半個鐘頭，還是上下一條『之』字形的路線，彷彿不會前進。那時山風又猛，妹妹叫冷，幸父親帶了一件絨氈，當大衣把她包起來，却仍由她去步行，像一個小印地安人一樣。不一會，忽聞遠處哄的聲音，如獅吼，如浪濤，令人驚心動魄。再一會，聲音越來越大。問引路人，才知是火山裏溶質激盪的聲音。我們有點怕，不敢前進，但引路者說不要緊，心又好奇，只好前進。不一會，碰見一對夫婦下山，原來是德國人，據說此去離火山口還遠，並由袋中取出

一塊像煤渣的東西給我們看，勸我們必須到火山口裏頭去才有趣。問有多少路，那德國人說五分鐘就到。果然不幾分鐘就到頂了。這時由火山肚裏發出的聲音已經很近，彷彿只有半里許。三五分鐘來嘩的一聲，那聲音正像夜間海浪擊石一般，聽來好像甚麼東西在山肚裏鼓蕩，時時就有發作噴吐甚麼出來之勢，就不覺要拔步而逃。

到了山頂，四顧還是茫然，也看不見山口在那裏，是從那裏下去。我們停在那兒，正在打聽此去火山口有多少路，怎樣走法，危險不危險。因為初次到，又沒聽人說過，不知是怎樣一回事，心中全無把握。那時火山口又有七八個專門引路入口的村老前來，七嘴八舌，不知說些甚麼，總之叫我們非下去不可。來勢雖然並不兇兇，而且有父親在，可是我跟姊姊都有點害怕。問問父親，他說此去就要入火山口了。我們由前頭石壁望進去，只看見高高低低像女人梳髻的石頭，其實就是這凝定的火山熔巖。父親看見不好走，想不讓我們進去，把妹妹抱在一個

遮風的地方坐着。後來看了不是形勢，總無放我們三個小孩在山頂之理。那時我腿也乏了，並且雖然一路走來不覺得冷，但山頂上的風極猛，在那邊等候也不妥當。不知怎樣，大家忽然走起來，意思是走幾步進去看看，就要出來。誰知一進去，那些引路的村老一步也不停，一人拉一人往前行。一進口，登時覺得溫和起來，與外面不同。並不陡然下去，只是崎嶇不平，好像在海邊石礮上走一樣。足下踏的都是已硬的熔巖，一條一條，像大蛇一般，又如火燒過的大繩。大的像一圍磐石，形式奇奇怪怪，像蒸軟了的年糕，東歪西倒，像流了一半就凝定的樣子。隙縫中還有水汽出來，手凍往縫裏烘，就覺暖和。媽媽有兩個引路的扶着，她把全身靠在他們身上，也沒有別個方法。那些義大利鬼子，只看自己的路，不管你死也好活也好，不顧別人，我們步小，他們步大，有時要跳，真跟不上。父親用法文叫他們慢點，但總不見效。不過如果沒有他們，我們也不能看到那少有機會看的火山。一會兒山肚裏聲音越來越大，大家怕得屁滾尿流。妹妹背在一個

人的身上，她也一句話不說。只聞見哄的一聲像雷鳴，大家叫不要去呀。引路的說前頭便是了。我們心中毫無打算，自己又不識路，在那雲頂上，四顧沒有一個熟人，只好聽天由命罷了。忽然看見前面一層雲霧，以爲下去是深坑，那些義大利鬼子還是不停，向裏走，原來還是平地。忽然到了一個地方，大家停下來，凝神一看，離出火的地方只有一兩丈，有一條紅的東西直流出來。媽媽真是越看越驚，一陣一陣的大雷由地中深處發出來。但是父親等大家定一定神時，又往前走數十步，媽媽一面喚道：『小心呀！不要再過去啦！那兒危險呀！』那時，我所踏的都是一層極薄的熔巖，上面是黑的，但由幾步外一看，底下還發紅。那引路者說我們所踏的都是十幾天前的熔巖，如今還有些熱。那東西是黑的，有時有黃色的硫磺在旁邊。在那極高之中，呼吸已有些困難了。有時一陣蒸汽從縫裏出來，更是令人難受。那高高低低如黑蛇的東西，敲敲好像裏面是空的，其實裏面是鐵質兼山土合成的。話說那離我們一兩丈的地方，有時一個大聲來，遂噴出一

些鮮紅之質，祇一二尺高，流溢出來，十幾步才凝住，逐漸轉黑。我們因為相信那些引道人，說不要緊，所以不怕，才敢上去。在離我們五尺的地方，有一些熔巖，大約有二方尺，還發紅，未凝定。有兩個人在那兒做生意，我們把二枚銅板給他們，他們遂用一把叉子檢出一些熔巖，替咱們做了兩個圓扁的東西，中間放了那銅錢，為紀念品。母親催我們快走，在火山內約有半小時，便出來。出來像很快，不一會就到了火山口外，總是聽見背後發響的聲音越遠，心裏越舒服。到了口外，順路下山，還是神魂不定。過了十五分鐘，到停車的地方，大家才覺得安穩復到人世。但是媽媽跟姊姊的腿都傷了，媽媽的一隻皮鞋底也已燒壞了。

維也納印象

紫 葳

自小我有幾個夢幻；塞上長城上的野風，埃及金字塔邊的細砂，挪威海濱的落月，和維也納月夜旋轉的華爾滋。

因此我在這裏休假的目標是早先決定了：我要來維也納；我不去挪威，因為北歐已有了寒意。

在東京時曾碰到過兩位英國的女作家，正好新從維也納去那裏，她們的印象是維也納變了，再也沒有先前的歡娛。

失去了的歡娛，我也無從追憶，除了在夢裏，因為我還是第一次到維也納。然而我想試試記下我的見聞，那掛上了卍字旗後的。

一 衣食住行

自從一九三八年春希特勒用武力使奧國屈服了之後，政治方面自然是有了重大的變更，但是維也納的人似乎不太關心政治，他們所關心的是生活程度的提高。

一下車我所得到的第一個印象，是給我提皮包的脚夫的一句話：『先生，這裏近來東西都貴了呀！本來一先令的，現在都得花一馬克了。』這是我問起他維也納的生活程度時他對我說的。我那時對於實在情形還不十分清楚，可祇讓那貴字鑽進了我的腦海。

奧國的先令本來值三分之二的馬克，因此維也納生活的低廉倒是事實。但是自從改用了馬克之後，商店，旅館，飯店的價錢是多半由先令搖身一變而為馬克了。先別說給了遊覽者的一種影響，最苦的還是本地的人。本來有一萬先令儲蓄的人，現在祇有不到七千馬克了。官員職守對於薪金，更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先前六百先令一月的，現在祇有四百馬克了，大家也祇還得悶在肚子裏，

把褲帶拉拉緊。柏林當局呢，雖曾幾度聲明，全奧的薪金，將受新的統計，但是祇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每一次祇是一個新的失望而已。

從另一方面看起來，先令雖然已改爲了馬克，維也納的衣食住和柏林比較起來，依舊是天差地遠，因此爲了平均發展起見，一切還是得提高，維也納房屋的租價，從十一月起吧，都得增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五。

維也納和巴黎在吃食和衣飾兩方面是齊名的。維也納享着時裝中心的榮譽，但是自從合併之後，第二個四年計劃在統一陣線之下引起了質料上的影響，布料絨線多加入了樹皮木質，雖然價格反而給提高了的。

吃食在維也納是受着很密切底關心的。咖啡館是她的一個特色。踏進了咖啡館那侍者便會過來問得你仔仔細細，要白的呢還是黑的？白的意思是淡些，黑的是濃些。問你可要放奶油。問你要那一種咖啡：『馬加』呢，『波甯』呢，還是土耳其咖啡？咖啡館還各有別出心材的精美細點——每一種都會有一種彩艷的名

字，少說些也有百來種名稱吧，多複雜的一回事！但是要是你和一個維也納朋友上咖啡館，而叫不出那些名字，他也許反會笑你的。這些咖啡館很多備着彈子盤，並且還有各國的雜誌報章，以供人消遣，所以維也納雖然全城多佈滿了咖啡館，每家的生意多還是不錯：上咖啡館是維也納人的一種愛好。

飯館裏有一種特色，可以叫做『夫妻菜』，或『情人菜』吧。普通一對青年男女上飯館，喜歡兩人共吃一碟菜，既可表示親暱，又可省錢。豈非一舉兩得？

維也納的人多半過着很樸素的生活，大概大戰之後始終沒有回復原氣吧。中等人家多半祇在白天飽吃一頓，晚上吃幾塊黑麵包，喝杯茶也就算了。但是另一方面看，他們多半愛酒如命，晚上在飯館裏坐着，喝着酒，談天說地的最多。我還看見過一個喝得酩酊大醉，腳也站不穩的上了年紀的人，由電車上的賣票員扶着，送他到家去的趣事。

維也納的火車少有準時而到的，脫兩三點鐘是常有的事。但是他們不會埋怨

火車的，在人生那樣悠長的過程中，兩三點鐘算得甚麼呢？而且當人們去維也納時，這反會增加他們的心房的跳躍的吧！

有一件東西，維也納的人最引以自傲，那就是維也納的近郊的森林。他們每隔些時，總得到野外去一次。譬如凡霍，孤半子，卡倫堡吧——卡倫堡是真美麗絕頂的，上面有座富麗堂皇的咖啡館，從那裏可以看到維也納全城：查禮教堂，史悌芬塔，瑪麗脫麗莎女皇的紀念圈……城東的多腦河，南方的有着白雪鋪的阿爾卑斯山的頂尖。

每在那些森林裏散步的時候，他們會說：『柏林有甚麼好呢，那樣平得一片；說起樹林，真太可憐了。』這真是維也納最美麗處——那樣的山青水秀。

有時，也會感慨地連想到政治上去。有一次，一個人對我說：『說別的，他們的政治，並沒比我們的高明吧！』——他說了這話，有些後悔。我呢，却給了他一個同情的苦笑。

二 旁觀政治

那麼，有人會問，希特勒是怎樣統治奧國的呢？

幾次有人告訴過我關於去年德國國社黨展覽會時在奧國旅行社前所發生的暴動，卍字旗給拉了下來，踐踏着，撕毀着，口號是『奧國不需要納粹的展覽！』這一大羣人那裏去了呢？一切多給藏進了心的深處，時間在使他們漸漸生長；等到長到不能再長時，也許會爆發的吧！

我覺得所謂德奧兩國同文同種的希特勒的口頭語，很需要下些註解，同文雖然是事實，但是發音上的區別，非常之大，有時根本難以聽懂。講到人種呢，有一個維也納的人對我說：『不說別的，單看那鼻樑，我就能看出一個人是否是從德國本部來的，正跟我一看人的頭髮，就知道他是否是猶太人一樣。』

講到性格，也有顯著的不同，維也納的人和德國本部的比較起來，要纖細，

幽默得多。

奧國民族的一大特色，是樂天，喜歡熱鬧。因此在大衆場面之下，也願意放棄私見，而希特勒對奧的政策，就是看清這面，在這上面下工夫。

青年的崇拜英雄思想，老年人的不喜多事，是決定了現在的奧國一切的兩大因素。

爲此納粹的宣傳，也就特殊的厲害了。市長不幾月就借些小事當衆發表演說，台下希特勒青年高聲地叫着，叫得每個人的心都熱起來。

合併之後，自然猶太人的命運也完了，每一家舖子，都得標明她的性質，要是猶太人開的話，沒有猶太籍的證明是不能進去交易的。多半的店面都寫着：『祇願招待非猶太人的客人。』馬路上多半的凳子多寫着：『爲非猶太人備的』，公園電影院等等都是禁止猶太人入內的。

因此猶太人都得遠遁了。

而且他們還會硬做罪名，把一切他們不喜歡的，都牽做和猶太人有關。這次的宗教潮，就是那麼一回事。先是一個牧師在教堂裏談到了合併之後，宗教所受到的歧視，但是全文還未講完，巡警已大隊趕了來，把聽的人都哄跑。第二天S.A.（註一）大隊把主教的住所的窗門全部搗毀。不久市長發表演說，痛責主教的反黨運動，宣說他怎樣的和猶太人合作。他高聲地問道：『你們以爲誰是我們的領袖：上帝呢，還是希特勒？』

『希特勒！』那些希特勒青年瘋狂地叫着。

市長說：主教祇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下臺。國社黨的政策是凡不適於國社黨的生存者，都得下來：主教應義則祇有去走捷克總統已走了的路。

今年十月維也納有了第一次的『獨鍋日』，國社黨的口號是在德國全境沒有一個餓死的人，因此大家都得節省，把東西煮在一鍋裏，省下來的錢讓沒有吃的

人都有得吃。這是冬季一月一次的。

我奇怪：即使每個人那天都吃得很飽，其餘的二十九天呢？

維也納的女人都在暗暗地咕噥着，說這種燒飯的藝術，還得從頭學起呢！

和這有關的是冬季救濟會的募捐，名義上說是非強迫的，但是實際上可兇極，每一個四叉路口都立着人守着。要真不捐，這兩天休得安安逸逸走路。

最妙的是以那市長之尊，爲了討好上司，居然不惜親臨各個娛樂場所，向人勸募。上歌劇場及其他高貴的場所也許還不無有些意義，但是酒館舞場居然也委屈進去。而結果呢，他却得到了很大的失敗，雖然他很起勁地說：『五十馬克，一百，兩百在你們也早不以爲多吧！』但是悽慘得連一馬克半馬克都沒有人捐，未免太難堪了。

希特勒爲了引起維也納人的自尊心，把維也納城的圈子劃大了許多，現在維也納是世界第六大城了。（註二）並聲言將建萊茵，曼茵，多腦三河的連河，以便

海洋輪船可從漢堡直進黑海，使維也納的商務擴展。總之，他在想盡方法使奧國的人忘掉政治。維也納的交通本來是靠左邊走的，但是在德國本部是靠右邊走的，這是一個多麼觸目的分別，於是被認為非改不可。

到要改那天，大家都在暗暗議論：這樣久的習慣，一晚中怎麼就得改呢？好在維也納的人不太關心政治行政。

三 『萬曲之城』

維也納是華爾滋的首都，出過無窮數永垂不朽的作曲家，在這裏莫差特曾細心地教過裴多芬，叔柏特鬱鬱不得志而病死，匈牙利狂熱曲大作家力司徒度着他的一生，受了維也納山水之靈的還有格盧克，嘿頓尼古拉，史特洛士父子……

最令那些人悲哀的是維也納青年男女興趣的轉移，大西洋對岸吹來的爵士音

（註二）比維也納大的是洛杉磯，紐約，羅馬，芝加哥和倫敦。

樂蓬勃地發展着，那在維也納都會公園裏最富麗堂皇的舞宮，也賣着黑人化的樂曲了。事實上呢，一奏華爾滋，起舞的人數都數得清，一轉調子，換上了爵士音樂，立刻就擠得連容身之地都快沒有了，那還有甚麼話說？華爾滋之皇約翰史特洛士——那藍色的多腦和維也納林中傳來的華爾滋的作家——的紀念碑却正好在這外面，他要是地下有靈，聽了將怎樣難過？

但是：維也納的靈魂，還是華爾滋呀！

在城的近郊有無數的酒家。開那酒店的是葡萄園的主人，他們把自己田園裏的收成，做成了酒，與人共樂。這些多半是在住宅裏的，外面掛着柏樹，以資識別。這中間活着維也納的靈魂。每當那華爾滋起奏的時候，每個維也納的人會高聲地和着，唱着，搖擺着，有時甚至會得意忘形地站上桌子去，手牽手地舞着維也納的土風舞。

另外還有一處叫泊拉脫，是維也納的娛樂區，那裏有着會使三歲小孩子直到

鬚髮斑白的老者都會感到興趣的玩意兒，一切都是配着維也納的古典音樂的。進娛樂區處，有一個六十三米高的巨輪，直達頂點時，也可看到維也納的全城。

阿爾卑斯山之北，有三個歌劇中心：柏林，得萊斯頓和維也納。一般藝人都以能在維也納一獻歌喉爲榮，而維也納的座價，也是最高。（本來是十二先令，現在自然得改爲十二馬克了，但是要是知道辦法，有時這十二馬克的票子，不到三馬克也就可以買到的。）

自從合併之後，一切演戲都得受嚴厲的統制，最奇怪的是連維也納交響曲樂隊都得冠上Z.S.（註三）字樣了，爲了這緣故，多半戲院到休假期滿後兩月，還是開不出來。有兩家是改演了電影——雖然電影也是沒有生意的了，英美電影本來是風行一時的。現在都遭到了兀運，替代着的是烏發公司的胡鬧的趣劇，在電影院中的大的幾家，節目中總有着風琴演奏，也是維也納獨有的點綴吧！

（註三）Z.S.係國社黨的縮寫。

在街頭小巷之間，有一批人過着半求乞的生活，搖着一隻木箱，放出那藍色的多腦河的曲調，向人求憐。

維也納人是用樂曲調劑人生，把人生看作樂曲的。這大概是『萬曲之城』之所以爲『萬曲之城』吧！

四 失 去 了 的 歡 娛

維也納人的最可愛處，是他們會把一個早來暮去的不速客看作深交一樣。在許多地方他們想使人都像他們一樣快樂。德國本部的人和你還沒談滿三句，就會和你談政治。維也納的人却從不想到那上面去；他們所須要的是友情，和這無關的事，他們多攔起來不談，因爲這些，在他們看來，祇是些有傷交情的事而已。在音樂之外，我還喜歡維也納的藝術：查禮教堂的建築，美術史館裏羅平的

畫，……

我看過維也納的許多博物館，我那能不爲失去了的歡情懊傷呢？——

維也納人種學博物館裏關於中國的部份，是我在中歐看到過的最好的一處。雖然她所代表的中國不是我們今日的面目，但是處處可以看到她的一切表現，是用着極度的善意對着我們的。譬如她確是也和其他各處一樣，有着烟槍及其他不入目的東西，但是她却明白的宣稱，這是幾百年前的遺毒，現在已走上了消滅之途的了。她對於中國儒、道、釋各派的思想，都有着細心的解釋。最可貴的是結末關於中國的歷史，畫着每一朝代的疆域，貢獻，發展等等，把今日中國的衰弱，視作滿清的腐敗政治的流毒。關於民國的起始，有着這樣一段的記述：

『民國的成立是中國新時期的開始，許多老的幾千年之久的東西都消失了，她正在輸入西洋文化。特別該提出的是科學的昌明。她已看出了自己不再是世界各國必得歲歲來朝的國家，而須探求新生，與世界各國齊驅並存。

『孔子不再是至高無上的導師，新世紀的學校遍地皆是。

『願中國爲中西文化交流的洪爐在接收西洋感應之下，不要喪失她原有的一切。』

『中華民國萬歲！』

當我看着這些時，看守着的人用銳利的眼光看着我，似乎想告訴我，恐怕這說明的壽命不長了吧！

自從納粹黨統治了維也納之後，一切報章不再是真理的反照，對於東亞的一切，自然也改變了態度，維也納的電信，是爲了某種原因而停版了，大概脫不了言論不自由吧！

從此中國成了個失去了歡娛者了。唉！

比 國 訪 僧 記

林無雙

一 比 國 家 庭 與 風 俗

一星期前我們被人請到比國去玩，住在朋友家裏。趁了火車五個小時便到了海斯（Heyst），又坐了車子到諾克佐（Knocke Zuet）去，不一會就到了，便各處問人朋友家向那方面走。過了十分鐘果然找到了。那朋友是比國人，娶了個義國女人。他家裏講五種語言，義語，法語，德語，英語，和比國語，比國靠海一部分（Flanders）的話近荷蘭話。在比國通行的有法文和荷蘭文兩種。

在那小小城裏一路風景很好，僅有櫛木一種。遠山看不清楚，大半都是雲霧。那邊靠近北海，有時風吹來極冷。諾克佐的房子很美，間間不同，間間好

看，原因是因爲有木板鑲夾牆上，可以變花樣，漆的顏色很多，窗戶大半是兩色，房子看來都極新，間間有花園。聽說青島也是如此。

比利時居民大半用腳踏車。有好幾種，有雙座的，有靠背的，有做成汽車式而用腳踏的，各式各樣都有。有好幾種的車子還不過是二年前發明的，坐式極舒服，如坐在汽車一樣。這東西如果運進中國很有用，省人力又省車油，不必僱人，自己踏踏便行，又不是如獨輪車般易倒，中國農人買來又合用，又便宜。

二 僧 院

我們到比國去也有一個原因，要看陸神父（即民二年內閣總理陸徵祥）。所以在第三天早晨便出行到安得魯僧院（*Abbaye St. André*）。一到時便看見門外一羣白衣和尚，手裏拿的不是聖經，而是網球拍子，看起來真是一個怪相。那個朋友叫我們到禮拜堂去。我們在裏面等了一會，唸經僧（*Benedictines*）便

排隊出來。他們是一生住在這僧院裏，在後面還有兩種和尚是赤足僧和白衣僧（Franciscans and Dominicans），赤足僧又可叫游乞僧，一路出門討飯爲業。他們剃了『馬桶蓋』頭髮，只留一圈的頭髮。白衣僧是穿白衣的，他們到非洲去傳道。還有一種叫耶穌會僧（Jesuits），此種僧團是軍事組織，起原是爲要殲除耶穌教，擁護羅馬教皇。上海徐家匯的教士就是耶穌會僧。在做禮拜時，唸經僧上了台念經唱歌。如果有一個字念錯便自行跪下，以自警惕。如所唸經文，有援引耶穌上帝的話，他們便把帽子脫下鞠躬而唱。吃晚餐時大家跪着吃。到禮將畢時，行親抱禮，由各隊第一人開始轉身抱第二人，相繼而下，我抱你，你抱他，他又抱他，一直傳下去表明相愛的意思。相抱時，聊作親吻之勢。據陸神父說來，他們一天作七次禮拜。夜經從半夜四點到早晨七點，早餐後一次，十點一次，中午一點一次，下午四點又一次，晚上再一次。其中所謂夜經，長三小時，算爲兩次。這夜經最苦，但無人能天天到，大半是七天中到四五天，而方又

則天天須到。衆僧在每星期五認罪，說明這星期有幾天不能早起。此僧院是屬唸經僧，他們一天只有午飯後和晚飯後可以作半小時的談話，餘時須嚴守靜默，不得開口。但是知客和尚和教書和尚除外。吃飯時有一人讀書給他們聽，也不許說話，父親同他們在齋堂吃飯，說因爲沒有人語聲，呷湯聲及杯盤聲特別響亮。我們跟母親是女人，不得入內院齋堂，只在外院招待。他們並不吃素，每星期吃兩天雞魚，禁吃牛肉，叫做『吃素』(Maire)，而其餘五天吃葷者，吃牛肉也。據朋友告訴我們，原來吃素可以吃魚，而魚是水中物，惟其可吃水中物，故水鴨也可以吃，而水鴨是禽類；惟其可吃禽類，雞禽類也，故也可吃。吃素論證如此。我們被招待那天，既非吃素之期，自然是吃牛肉排了。牛肉排之後，繼之以冰凍朱古力。

午飯前，一個僧士領我們到各處參觀，看到了墓地。上面只是一些草做個十字架。在牆上又一個黑的十字架，用了白色的字在上面寫僧人死者名字及生卒年

月。有些在院裏作僧而不死在那裏，那麼他們使用十字架作了一個紀念碑。我們看到兩個死在中國的和尚的紀念碑。如斯問那知客僧是否把屍體燒了。他答：『我們不把他燒了，因為如果燒了只剩了一點灰燼。看來似很不敬的樣子。』

平常的人如果要進僧院做和尚，必須受戒——戒貪，戒逆和戒色，換句話說，就是守貧，守順，守貞。受戒時，整身板直俯臥地上，表示投降於上帝。又各派和尚，剃頭有特別徽記，如唸經僧是留兩條橫痕。原來這是古時奴隸的徽記，而和尚取此，表示獻身為上帝的奴隸。

三 陸 徵 祥 神 父

陸神父今年六十七歲，在十二年前進僧院，他在民國二年時做過北京政府內閣總理，照他說來：『教我者徐景澄先生（前駐俄欽差大臣），助我者吾妻，（一個比國女人）。而育我者，我父親。如今他們都歸返天國，所以我進僧院。』

聽說他信天主教是比國夫人之力。他說這麼一天作七次的禮拜，如果不喜歡，那麼不是不得了嗎？但是如有信心，反以此爲樂。陸神父身體不十分強，以前病過兩三次。他說，從前作僧時，覺得不好，後來作了神父，便覺得快活起來。本來陸伯鴻先生已經答應爲他在江蘇修院，使得回國，這次陸伯鴻遇刺，事遂攔起來。但四川有一此教門的僧院，待身體強健，或可回國入川修道。

我父親勸他寫一本小小的書，關於中外僧院及中外教理的比較，及歷述他信道的過程。這本書如寫出來，真可給本國人研究中外教理及宗教制度寶貴的資料。陸神父跟我們談話，是見客時得特許破戒的，但說話時聲音很低，爲人極和霽慈祥，態度如蔡子民先生。

瑞士山上

馬葆煉

在瑞士蘭夸特 (Landquart) 車站下車後，改乘上山的電力火車。火車慢吞吞，蜿蜿蜒蜒的在巉巖的山路上輾轉，拚命的向阿爾卑斯山間駛去。登山越谷，穿隧踏雪。登高山復有高山，既前進更得前進，彷彿是永無止境似的。把窗子拉下來，伸首探望車外景色，遍地皆雪，盡是白皚皚的世界。底下深淵，荒曠無人烟，偶然在較廣的谷中見一二小村落而已。

一天的旅程，便到了目的地的達佛斯 (Davos) 來了。初抵時，總覺得此離海面五千尺的山谷與下面的世界迥乎不同。乍看但覺山雪樅三者影入眼簾而已。白頭的山峯高聳崢嶸，肅然屹立，宛如是從無限中彫刻而成的像。到處白雪沉沉，萬物潔白，纖塵不染。在山邊岩間，蒼蒼的樅林高出晴朗的空際。

每逢聖誕佳節前後，氣寒凜冽，冰固雪厚，滑雪溜冰之顧客，便紛至沓來。

沙乍甫 (Schatzalp) 與派生 (Parsenn) 的車站中，荷滑雪具 (ski) 的人，穀擊肩摩，爭先恐後的上山。在山頂的咖啡館中進熱茶一杯，束裝整具，站於山巔，兩手一推，便一溜烟的滑下去。其老練者，疾馳而下，勢如旋風。過山越嶺時，兩腳離地，飄於空中，飄飄前往。據說，每天跌傷折骨的，爲數不少，然而滑雪的人仍不見減少，歐人此種勇往冒險精神，殊令人嘆服。溜冰之爲戲，比滑雪較爲和緩。史特洛士 (Strauss) 的藍色的多腦河 (Blue Danube) 於冰場中悠揚鏗鏘，溜冰者便翩翩作舞。有不滑雪，不溜冰，而喜乘雪橇 (toboggan) 者，常常在沙乍甫的羊腸道上，駉駉而下。

誠然，達佛斯中，遊客無所事事，終日嬉戲，或以爲是世外桃源也。孰知在此地居留五六年而未曾一度享此運動之樂者，大有人在。原來達佛斯地勢居高，日出灼灼；北有山阻，無冽風刺骨之感；四季見雪，居民不知流汗之苦；因氣候

乾，空氣清新，更無一塵之染。此地遂成歐洲養肺病最重要之區。無論是達佛斯 普拉茲，或達佛斯多爾夫 (Davos-dorf)，隨處肺病療養院與 Kurhaus 林立，患肺病者觸目皆是。然肺病之爲物，非一朝一夕可以痊癒。在山上養病五六年者視爲常事。『一寸光陰一寸金』的時間觀念，只適宜於下面世界的人類而已。一登高聳雲漢的達佛斯的人，其時間觀念必爲之一轉。一個患病的朋友看我壁上掛着日曆，不禁愕然對我說：『你還有日曆咧！——我通常寫信，只記「一九三七年冬，」「一九三八年夏」而已。』可見時間的單位已不是分鐘，點鐘，也不是日子，月頭，却是季與年了。

療養院與 Kurhaus 之與其他建築物迥然異殊者，卽其建築南面的一排排陽臺 (curing balcony) 是也。一層一排，疊臺架樓。病人的時間，大半卽費於此陽臺之上。上午九時起，院內病人大都到此零度以下的陽臺上來，在臥椅上躺着。有錢租一私家陽臺，形單影隻，無人騷擾。橫豎病人以少談爲妙，雖零仟孤

寂，亦未始不是爲一己之益。不肯化錢的，可到公共的陽臺(curing gallery)。去公共陽臺上，十數人一排仰臥而療養着。或則口含驗溫器，靜悄悄的看時計，滿七分鐘卽把溫度登記於表上；或則把手從羊皮袋裏伸將出來，套上手套兩對，翻閱書報；或則無所事事，輾轉於臥椅上，長吁短嘆。平日喋喋好談的人，於此時難於緘口不言，只好向旁邊的病人談起自己的病狀來。甚麼右肺肺葉仍有囉音，左肺肋間處水泡音漸減，但病勢依然不輕，恐非一二年的休養工夫可以收效。鄰坐的人，同病相憐，乃乘其言語滔滔，將自己的經過述說。原來他最初是取天然療治法，然而日久無效，乃改施用人工氣腔(pneumothorax)，孰知下面的醫生糊裏糊塗，竟不施炙烙手術(burning operation)，弄得病勢轉重，幾至不救。幸到達佛斯來，及時施術，始慶更生。

十一時醫生巡視，向每個病人問安，看各人的脈搏與溫度表。午餐後，兩點至四點，禁止外人探訪，病人一律到陽臺上睡覺。醒後女侍者端茶到跟前來，倚

坐而喝。直至七點鐘，天色已黑，始得返戶內。飲食，躺着，驗體溫——天天如是，週而復始。底下的世界，千變萬花，日新月異，惟療養院的生活却永遠是一成不變。年復一年過此呆板乏味的生活，何怪乎病人的『So ist das Leben!』（人生如此！）的嘆聲不時傳出。

留達佛斯的中國人極少。去年在萬人的口中只能找到八個，而八人均係閩粵人。去遊覽的未始沒有，但療病的居多。

羅迦諾的鄉村

馮至

乘車穿過了郭塔爾得 (Gothard) 山洞，便走入瑞士東南的特精 (Tessin) 省，這是義大利人種的瑞士，一切風物也是南歐的了。最惹人注意的，房屋在山北都是灰色，忽然變爲耀目的粉白色——但白色裏處處透露着衰老，腐舊，反不及北方的灰色那樣新鮮。

特精省的南面是羅迦諾城 (Lugano)，臨着一座爪形的湖，這座湖由義大利和瑞士兩國分領。若是坐在汽船上，繞湖一週，左邊一站是義大利的，右邊一站是瑞士的，雖然居民都說着義大利話，可是一邊熱狂於法西主義，一邊是自由和平，百餘年不知干戈，對比起來，煞是有趣。

我在這湖邊的一個小村落裏住過一個晚夏的八月。

腳剛踏上輕鬆的土地，舉目一望兩旁的濃綠，便深深嗅到濃鬱的故鄉氣味。不只氣候和北平夏季的鄉間很相似，就是幾種違闊許久的生物，也在這裏重逢了：中午是無邊無際的蟬聲，夜晚窗外時常有悉悉索索的聲音，那是蠍子在牆縫裏出沒，更有成羣成隊的壁虎，灰色的，綠色的，在壁上和草間爬來爬去，有時清早起來，露水未晞，草地上常有大的壁虎，身長逾尺，綠得透明，像是碧玉一般，湖山寂靜，牠一動也不動，你可以輕輕地在牠身旁賞玩許久，不提防有一個大的蝗蟲跳出，牠也飛箭般緊跟着竄入草的深處。

植物方面呢，也多是故鄉所有的。西瓜，蜜桃，這些暑中的鮮品，都非常肥美；更有那大芭蕉葉子，成蔭地伸出矮矮的牆頭。只是暗綠色，瘦而長，火燄形的扁柏，三三兩兩地被移種在別墅裏，或是白色的聖母堂旁，給我們一些異鄉之感。

這可以說是故鄉一樣的鄉間。

我們背山臨水，租下一所小樓。房東是這村裏惟一的富戶，惟一的『世界人』，據說祖父曾經到非洲去經商，賺下了一些財寶，死後供給兒孫們享用，所以這一家人也無所事事，天冷了到巴黎去過冬，只有夏天才回到家鄉；但在家鄉也忘不了都市的繁華，晚飯後每每放開無線電，收聽巴黎的音樂，攪得四鄰不得清靜。

除此以外，遠遠近近，却是異常清靜。不但聽不到瑞士以外的國家是怎樣磨掌擦拳，鉤心鬥角；就是瑞士以內的事，也好像與他們無干。你若問一個本地人，『你是義大利人嗎？』他自然回答你一個『不是。』——再往下問，『你是瑞士人嗎？』——那麼他便會瞪着驚愕的大眼望着你，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只說，『我是特精省人。』不必和他們談甚麼羅馬，倫敦，就是本國內的日內瓦，瞿里許，在他們看來也是極遼遠的地方，雖說乘車幾小時便到。

可是我們在那些嚴肅的大都市裏過過生活的人，驟然來到這裏，對於這些疏

散無事的『特精省人』，總有一些缺乏信任。——我們在外邊飄流無定，無論到甚麼地方，第一個去處便是郵局，看看有沒有轉來的信件，或是把新的通信處留在郵局裏。但當我行裝甫卸，在當地郵局辦了一番交涉後，走出來，真是倒吸了一口涼氣！

走進郵局，空曠曠的屋裏，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她問我話，我不懂；我用幾句臨時速成的義大利話向她說，她不懂。後來似乎彼此會意，我在一個紙條上寫好了通訊處，交給她，她接過來，點頭笑一笑，放在抽屜裏，便無事了。一瞥間我望見那抽屜裏亂七八糟，甚至還放着一些針線。我敢不放心，但事情已經辦完了最後一階段，緊接着只有推門出去。

後來我才知道，那郵局裏的局長，郵務員，信差，是二位一體的，這集中的『一體』正是那女孩的哥哥。這位哥哥本來就事務繁重，午飯後又要午睡，睡醒了還要在酒店裏喝紅酒，所以把郵務員和信差的職務都交給他的妹妹，他自己則

悠悠自得，處在局長的地位。

兩天後，那少女果然背着一個大信袋，在我們門前出現了，遞給我幾封初次轉來的信。我接到這些信，真是高興！這是前日交涉並沒有誤會的證明。但是她笑着不肯走，懇懇地問我：『francobollo?』我知道這字是郵票的意思，但我不明白她爲甚麼這樣問我。正猶豫間，她從信袋裏取出一個硬紙夾子，裏面都是郵票；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郵票是在她身邊帶着，問我買郵票不買。我想，這真是方便：郵票既可送上門來，那麼新寫完的信也可以直接交給她了，落得不出門。但我對於她還是不大信任，郵票固然可以在門前買，可是待發的信還是不肯直接交給她。

我們時常乘公共汽車到羅迦諾城去，沿站都有大小郵包送上來。一次，車子在一個站上停住了，石上坐着一位年老的郵差（這恐怕也是這站上郵局裏『三位』集中的『一體』吧），把剛從路旁郵筒裏取出的信件，一封封地在太陽底下

蓋郵戳。車到了，他也不慌，下車的人下完了，他也不慌，上車的人上完了，他仍然不慌，開車的人耐着性兒等他，一直等到他不慌不忙，把郵戳蓋完，把信件包好，放在車上，——才將喇叭一按，加速駛去；回頭看，那老郵差却坐在那塊路石上，我望着他，他望着我們的車，直到車拐了彎，兩不相見。

像這樣的鬆緩隨便，在我們過慣都市生活的人看來，有些看不下去，但同時又覺得也實在親切可愛。每個大都市的人口動輒號稱幾百萬，可是比起全人類來，究竟是極少的少數。至於過着像這裏的生活的人們，無論甚麼地方，還是佔人類的大多數。我們到底怎樣才對呢，是要使那大多數的人跟我們一樣緊張起來才對，還是叫我們這極少的少數去學一學他們的鬆緩。

那少女幾乎天天送我們的郵件來，一封也沒有遺失，日子久了，我再想起我剛來到時對於信件的那種疑神疑鬼的心，未免太小家氣了。——在大都市住久了的人，會一天比一天地變得小家子氣。——有一天，她的哥哥送信來了。我真是

驚異！穿着制服，戴着制帽，皮靴橐橐，我從來沒有看見他這樣嚴肅整齊過。我把信握在手裏，不由自主地問『令妹呢？』他的回答是，家裏生了一頭小牛。

不久，小牛的誕生傳遍了左鄰右舍，我們都被邀請去參觀小牛。我們在牛棚外看見一畦碩大的番茄，於是我們摘了一籃，付了一些代價，帶回家來。從此這一家不但供我們番茄，還時常送其他菜蔬和作果醬的蘋果來。

瑞士的肉類是出名貴的，我們一日三餐，只以菜蔬為主。可是麵包常起恐慌。附近沒有麪包房，每天早晨由一個少年騎着車挨戶送。有時却得不到。我們一向是現錢交易，怎麼也想不出不送的理由。有一次我們在湖邊候船，看見那少年正在碼頭上放跳板，同他閒談起來，才知道清早送麵包是他的『兼差』，他的正當職業是在船碼頭上放跳板。我問他，爲甚麼時常忘記給我們送麵包呢；他鬚鬚是在敘說與他無干的旁人的事，所舉出的理由也似乎很正大，那是因爲我們住的台塔太高。我聽着有些忿忿，同住的某夫人到底乖巧，示意給他，往後不會

讓他白登高台塔的。——經過這番談話後，彼此的交情似乎深了一些；第二天，麵包按時送到了，某夫人也不失信，送他一枝香烟作爲登高台塔的報酬。他滿意接受了。果然，此後每日一枝香烟，麵包也天天送到。

想不到，住房的台塔高也會這樣影響到吃飯問題。然而並不止於送麵包一件事。我們的廚房是用煤油爐子燒飯，零買不如整購，到鄰村惟一的雜貨店裏下一桶煤油，說妥立刻就送來。我們回來後，却空等了一個下午，第二天又去催問，說是昨天店裏沒有閑人，今天下午一定送到；於是我們回去等着，又等到了黃昏，仍然不見送來。氣忿有甚麼用呢，只好在次日清晨再忍着氣去問，店裏老板的回答是：

『已經送去了。』

『我們却沒有見到。』

於是大家把昨日送煤油的小廝喚來。他理直氣壯地說：

『他們的台塔太高，我把煤油交給他們的鄰居了。』

回去到鄰家一盤問，那桶煤油放在蘋菓樹下，等它的主人，已經等了一夜。

在這些人們中間住不上幾天，大家便熟識了，自己也不知不覺把皮鞋脫去，換上家鄉的布鞋，把領帶拋開，換上反領的襯衫，時錶也用不着，鎖在箱子裏，自有那日出日落給我們正確的時間。——人，動物，植物，好像站在一個行列上，人人守着自己的既不能減損，也不能擴張的範圍：各自有他的勤勉，他的懶惰，但是沒有欺騙。這樣，湖山才露出它們的雄壯。一片湖水，四圍是默默無語的青山，山間的雲，層出不窮地在變幻。有時遠遠駛來一隻汽船，轉個圈子，不久又不見了，與這裏的世界好像不發生一點關係。……

蘇 聯 生 活

李 燕

一 楔 子

第一這篇東西不是寫關於蘇聯各種新的建設，例如農工業的建設，海陸空紅軍的裝備等事實的。這不但因為那些事實的寫出，文字方面難免硬性苦燥，不合西風的格調，而且也因為關於這類敘述，國內已有不少的專著，且也不是短短的三四千字所能勝任的，第二我是無黨無派的人，這篇東西絕不介紹、宣傳、反對，或排斥某種主義與學說。

那麼這篇東西將要寫些甚麼呢？她所寫的或許是別人不屑寫的，也許是被人忽略了的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摭拾了點零碎而已。

二 旅 途

我們是從上海搭船赴海參崴的，動身前當然也要簡單的製備點行裝，只是和去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不求摩登高貴，只求樸實整潔而已，從上海搭輪海行五日可抵海參崴，登岸後受檢查，因係學生，且是從和平國家去的學生，檢查的頗馬虎，執行檢查的人也頗和氣，好多東西是未經檢查就放行了。聽說從侵略國家去的人員，就必須受極嚴厲的檢驗了，雖片紙隻字也休想放過他的。海參崴背山面水，風景頗佳，商業繁盛，交通便利，形勢有似香港。中國人居該地者頗多，多營飯館業，工人亦有相當數量，聞革命前中國的亡命徒多以此地為棲身地，到此地亦多不務正業，花天酒地度着流浪生活，狗肉將軍張宗昌也是其中之一，海參崴是中國人呼此地的名稱；蘇聯自己另有其名，我曾這樣想，中國人稱此地為海參崴，也許是因為此地產海參頗多，而且個體特大；當時我的同伴就反對我這

樣解釋，他的理由是此地不但產大量的大海參，而且產大量的大螃蟹（螃蟹之者可至十餘斤），爲甚麼不名爲『螃蟹歲』，而叫做海參歲呢？我們對此問題終無確定的答案，只好留待考據家去考究了。

自海參歲搭西比利亞火車向目的地莫斯科進發，西比利亞鐵路直到如今仍是世界上最長的鐵路。據說路軌也比較其他國家的寬了許多，火車自然也比較寬大了，三等車帶有臥舖，因爲是特爲高大的俄國人設備的，所以就是我們東方人的大個兒躺臥其上，也有些自慚形微了。車經原野村鎮，常常看到或聽見一隊隊的蘇聯男女由手持風琴者領導且歌且舞，這大概是在工作之暇的娛樂的一種了，因爲他們既無失業恐慌（世界各國只有蘇聯無業者），又無家室之累（老者有國家養，幼者有國家教），無愁無慮，自然是熙熙攘攘快樂樂的了，車上備有飯食，但到大站，也可下車用餐，大站都附有餐廳，我們當時雖不通俄語，但我們仗勢着蘇聯人民對我們的態度都很好，所以當我們遇有機會就下車活動，因爲太

大膽了，有時也出些亂子，同伴B君在赤塔下車用餐，餐後又赴市內購物，火車放汽了仍不見他回來，我們真替他焦急了，火車已在移動了，B君才由兩位蘇聯的工人架扶着飛奔到火車上來，險些兒沒丟下他。

車過伊爾庫斯克，該城爲西比利亞都會之中心，舊俄曾置總督於此。係西比利亞重要車站之一，車停時間頗長，同伴相約下車購物用餐，遇勞動童子團（相當於我國童子軍）團員數人，個個身體健康，精神活潑，皆衣整潔白服裝，繫以紅色領巾，頗足表現新國家新國民的氣象，當我們注意他們時，他們也在留意我們了；大概是看出我們是學生模樣來了，先向我們舉手爲禮，繼和我們握手爲禮，表示極爲親愛，我們彼此正苦於不通語言，適逢一中國工人老鄉迎面而來，就請他作了臨時翻譯，童子團對中國的情況頗注意，對中國的處境頗表同情，關於蘇聯的五年計劃，真是如數家珍。我問一年約十歲左右的童子團員：『將來你要作甚麼工作。』這問題對他好似是一個不及掩耳的迅雷，但他稍加思索即答：

『我要給史丹林同志充衛隊去，因為史丹林同志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的領袖，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者，我們越愛護他，法西侵略者剝削階級就越憎恨他，因此我常常以他的安全爲慮，所以我要將我的身體煅煉得健康結實去保護我們的領袖，也就是保障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保障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我們聽了這段話真受激動，一個小小年紀的兒童，竟是這樣衷心的熱烈的愛護他們的領袖，陰謀侵犯蘇聯的法西侵略者可以休矣！當我們分手時，他們多將他們的紅領巾取下套在我們頸項上，我笑語G君說：『這般小孩子要來赤化我們了！』

車行十二日抵莫斯科，因有友人招待，一切很是順當。

三 學 校

入學試驗和調查表——入學伊始，先要填寫調查表一份，藉明學生的出身與身分，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當然是反對並且卑視擄取、剝削的階級；愛

護，崇敬一般勞動大眾的。工農子弟填寫此表自然是欣然大書乃父乃祖是工人或農民，可是難爲了一般所謂天之嬌子的公子小姐，當面說謊，說他的父兄是工農分子，既爲事實所不許，只有抬出別人不知道的他們的遠祖來了，說甚麼他們的祖先却是工農分子了。我還記得某顯要黨國要人去莫斯科，在下車伊始曾發表了一次宣言，開頭就是『某某工人兒子……』，『環境轉移思想的偉大力量可見一般。填表可以說是初試，初試及格再面試一次，再及格才可入學。

學校的性質及行政——我們的學校是屬於社會科學一方面的，至於說到行政管理方面，蘇聯的學校大概是世界上最民主化的了。學校行政與管理由學生代表，職員代表，校長共同組織的公社負責，舉凡學校經費狀況，教職員的聘請與更換，課程的興革，學生皆可直接參加意見。

教學方面——教學方法類似自學輔導，教授只是處在輔導地位，學科進行多恃學生自己討論，學科進行前先由教授擬製整個的和一階段的教學計劃大綱，會

同同學詳加討論，加以修正後，而付諸實行。各學科皆由各班學生選出科書記，負責傳述同學教授間的意見，領導檢查本科的進行，出席本科的班際書記會議。這種教學方法可以說絕無教學分家，教學隔膜的弊病了，學生自修也是分成許多小組共同討論，互相報告，完全是集體學習的。

訓導方面——訓導由訓導委員會負責，訓導委員會是由全校教職員，學生，工人按人數比例各選舉若干人組織成的：內分監察，審判，執行各部，負責處理和調整全校的一切糾紛，同學對同學的事總是最容易明瞭，所以判斷解決最是正確，因此同學們多自覺的不犯錯誤，不但是因為深知法網密佈難得脫逃，也是因為當大衆面前受同學們的審判，頗覺難為情！

四 暑期生活

在蘇聯的冬假春假是到各地旅行參觀的季節。星期是擇地休養的時候，工人

農民職員的休息是輪流的，學生大多是全體休息的，以前的皇室貴族，資本家的別墅，現在都變作工人農民職員學生的休息所了。暑假到何地去休養？去南方，還是去北方呢？去高山還是去平原？全由醫生按你的身體狀況而代決定，我們是留在莫斯科附近一個森林區多河流的地帶休養的，這個地方原是莫斯科幾家資本家的別墅，房舍設備自然相當考究，到此地休養的除了一部分學生外，還有輪流來的工人職員等，到了此地先由醫生檢查身體，有病需要治療的給以治療，需要特別食物的供給特別食物。每人發給兩條短褲兩條背心，一雙露孔平底鞋，在此地休養的無論男女一律是這樣服裝，自然這點衣服是不夠用的，必須自己帶點衣服，如到森林裏邊去，或在晚間就必須帶着夾的甚至棉的大衣，才免受冷。在此地每天的生活大概是這樣，早七點起床早操，八點用早餐，八點半至十點半讀報溫舊課，十點半至十二點自由活動；有的到小河洗澡，有的划船，有的作各種球賽，有的去附近各村莊遊玩，皆按自己所好去活動。但多數的總是不放棄到

小河洗澡的，提起那兒的小河來，的確值得人紀念，澄清的河水，細細的沙岸，兩岸大片的葱綠的草地，各種各色的野花滲雜其間，距河岸的百碼處夾以參天大樹。這樣美麗的一個自然環境，誰不願去儘量享受她呢？此地的洗澡是男女一起的，並且都是赤裸裸的一絲不掛，洗完就在躺草地上實行空氣浴，日光浴，十二點用中飯，飯後強迫睡眠，至三點起床吃點心，以後又是自由活動的時間，晚七時用晚餐，八點赴俱樂部看戲看電影或參加其他遊樂活動，十點就寢。

在此地休養的男女大約有五六百人，女性多於男性，無論以前認識與否，見了面總是打招呼的，感情極爲融洽，所以兩個月後要各自回各自的所在地了，真有點難捨難分，就是附近的鄉民對我們也感情頗好，所以當我們離開那兒時，當地的花草就大遭其劫，他（她）們多採來贈送給我們，替我們攜行李赴車站；車將開行時，他們各以鮮花往我們的車箱裏投擲，揮巾惜別，不勝依戀。尤其是一般天真爛漫的小姑娘們，一面揮巾一面隨車奔跑，直至我們的視線不能達到了，

方肯停步，這太使人感動了。

五 蘇聯人民對外國人的待遇

蘇聯人民之對待外國人，也和其他國家的人民對待外國人一樣，不是一視同仁，而是有所厚薄的。我們常聽說我們中國人及其他有色弱小民族，在各帝國主義國家不容易租賃房子；不容易買到船票；不能進大餐館，常常被理髮匠拒絕理髮，等等不平等的待遇不勝枚舉。但是穿着特別考究的中國人，有時被人誤認為是某國人也很受到平等的待遇，有名的大資本家及政府要員又當別論。蘇聯呢，情形恰恰和帝國主義國家相反，中國人以及其他有色弱小民族，他們認為是他們的可靠的友人，所以相對十分友好，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到蘇聯就常常被人視為可恥的壓搾者、剝削者、侵略者，自然是不大受人歡迎，尤其是一般貴族紳士，資本家，更被人輕視甚至仇視，但對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認為是他們的兄

弟，表示十分親愛，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到蘇聯也敢於大膽的和蘇聯的社會接觸，自然啊，蘇聯的前身沙皇俄羅斯，也是個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蘇聯雖已將那個侵略的俄羅斯推翻了，但仍有些不長進，難感化的所謂白俄分子遺留給蘇聯；我們有時也會碰到這種分子。記得在一個春假的時期，我們有三四個人遊列寧山，遇見兩個白俄分子仍是一本帝俄時代的高傲態度來對待我們，當然我們也不和他們客氣，就此爭吵起來，幾至動武了，遇有兩個工人路過我們爭吵的地方，問明了情由即加入了我們一面，對白俄分子加以無情的攻擊，兩白俄分子見勢不佳，就抱頭鼠竄而去。有一次在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會上，蘇聯的總理莫洛托夫曾向羣衆演講了這麼一段話：『以前沙皇時代的俄國人對待中國人士的態度是輕視的，傲慢的，例如婦女們用一隻眼鏡看中國人，男子們從眼鏡縫裏看中國人，這是要不得的，在蘇聯是絕不允許的。這種人不僅是中國人的仇敵，也是蘇聯的仇敵，中國人是我們的友人，我們應該以接待朋友的態度，來接待中國人士』

……
『可見蘇聯之對中國的友好態度是上下一致的。』

六 民族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

我們照例每星期有兩次的參觀，關於各種新的建設的記述，國內已有專書介紹，此地不重述了，現在僅將參觀過的民族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報告一下。俄國是一民族複雜的國家，只就大民族說就有七十餘種，小民族尚有二百多種，過去沙皇之對待各民族，完全是以俄羅斯民族為主，用高壓政策來統治其他各民族的，所以當時的民族風物陳列所，所陳列的各民族的人體模型，衣物用具，以及表現風俗，習慣，文化的模型，都是從各方面證明各弱小民族的落後野蠻，是必然的必須的要受俄羅斯人的統治的，蘇聯的民族政策恰和沙皇俄國相反，她給各民族自決權和平等權，她以扶持，指導代替沙俄的剝削，壓榨。蘇聯的民族博物館大部份的材料仍是利用沙皇時代的民族風物陳列所的舊物，但她是利用這項舊

的模型，來說明各民族的文化程度之所以低落，風俗之所以卑陋，完全是沙皇政府的壓榨政策，愚民政策，及不合理的統治的結果。蘇聯更另以各民族大批新的現實的模型及材料陳列於博物館中，例如各民族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各種新建設的進步，風俗的改革，衣物的改良等，表示各民族在蘇聯的政權之下是長足的進步與發展的，我還記得該館中尚有中國女子的小脚和男子髮辮模型，上面有一段說明『沙皇政府是看不起一切比俄國貧弱的國家的，對於貧弱國家的弱點必儘量宣揚。中國女子的纏足和男子的蓄髮是在滿清專制政體之下的現象，現在的中華民國已經沒有這些現象了。』

革命博物館是革命後的產物，主要的陳列是革命運動的文獻；各政黨的文獻；革命領袖的造像，和他生前有關革命活動的遺跡用具等；監獄生活的模型，和各時期各種的刑具，及其他有關革命的材料。所有材料全是用科學方法，系統的聯繫起來，利用圖表及簡單說明配合起來，例如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運動陳列

室，將一九〇五年革命發生的原因，發展的狀況及結果，和她成功失敗的原因，當時各政黨活動情況，以及各政黨的政策之正確與錯誤等，皆利用當時的重要文獻和實物遺跡，很適當的系統起來，聯繫起來，配合起來，陳列出來。使人一目了然。我們去參觀革命博物館，是俄國革命史將要開始講授的時候，參觀後再聽受俄國革命史，不但增加學習的興趣，而且極易瞭解極易把握住了。當時我們參觀革命博物館時還發生一個笑話，在此順便一提。W君對蘇聯的一切是都抱着懷疑態度的，所以每次參觀總不按指導員的指導次序去參觀，而是單獨行動東看西瞧，以期發現別人所看不到的秘密，在這點上雖然屢次的使他失望，但他却抱百折不回，不達目的誓不停止的態度，參觀革命博物館他自然仍是抱着這種態度去的，正當我們聽指導員講解時，W君以若有所獲的態度在另一隅向我們招手示意，當時有幾個同學爲好奇心所驅使，暗暗的離開了團體走向W君處，W君以莊嚴肅的態度告訴他們：『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革命博物館，而且是個苦苦的囚犯人

的監獄，那邊就囚着一個犯人，情狀悽慘極了，你們不相信跟我去看。』他們隨他去了，果然在一夾道中看見一個有鐵窗的小屋子，從鐵窗中看進去，果然是一幅慘絕人寰的景象，一盞豆粒大的油燈照着一個面容憔悴，衣服襤褸，骨瘦如柴，鬚髮蓬鬆，目光灼灼，帶有全付刑具的犯人，依立在一張小木桌旁，當時他們怔住了，正當此時指導員率領其他同學也趕上前去了，開口就說這是一監獄模型，是某革命領袖被囚的實在情形。說罷開門進去參觀，證明那一活現的囚犯是一個臘人，嚴重的事件一變而為笑料了。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22 11688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歐美印象

每冊實價貳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西風社

黃嘉音

編輯者
發行人
發行所

內地發行所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
霞飛市場四號
西風社
電話八五六四五

桂林七星巖祝勝里二六號之二
西風社桂林辦事處
桂林郵政信箱二二三號

★紙價飛漲·暫加九成發售★

西風社圖書目錄

暫照定價加五成發售 · 西風各期刊定戶優待九折

<p>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譯 三版九角</p>	<p>漢英浮生六記 對照 沈復著 · 林語堂譯 訂正四版一元五角</p>	<p>大地的嘆息 威爾特著 黃嘉音譯 三版六角</p>	<p>流浪者自傳 戴維斯著 黃嘉德譯 林語堂蕭伯納序 三版一元五角</p>	<p>西風信箱第一集 徬徨歧途 四版九角</p>	<p>西風信箱第二集 光明之路 初版一元五角</p>	<p>人生之路 再版九角</p>	<p>個性修養 再版七角</p> <p>有不為齋漢英對照 古文小品 陶淵明等著 林語堂譯 再版九角</p>
<p>西風漫畫集 如此人生 再版五角</p>	<p>翻譯論集 執筆者為嚴幾道林語堂胡適魯迅曾孟樸等 黃嘉德編 三版一元二角</p>	<p>戰地春夢 漢明麟著 林疑今譯 再版二元二角</p>	<p>紀念徵文得獎文集 天才夢 水沫等著 再版每册九角</p>	<p>漢英對照 揚州十日記 王秀楚著 毛如升譯 初版每册六角</p>	<p>漢英對照 冥寥子遊 屠緯真著 林語堂譯 初版每册六角</p>	<p>變態心理漫談 初版一元二角</p>	
<p>樊籠 (徵文集) 初版一元</p>	<p>供狀 (徵文集) 初版一元四角</p>	<p>特許全譯本 生活的藝術 林語堂著 · 黃嘉德譯 再版三元</p>	<p>西風信箱三集 活地獄 沈從文著 初版一元</p>	<p>文明病 社會暴露文集 初版二元</p>	<p>默禱 紀念徵文集 初版二元</p>	<p>四風信箱第四集 木偶戲 初版二元二角</p>	<p>得意書 黃嘉音譯 初版二元</p>
<p>羅斯福傳 盧特威著 · 黃嘉德譯 初版二元二角</p>	<p>大戲 社會暴露文集 初版二元</p>	<p>創子手 社會暴露文集 初版二元</p>	<p>創痕 (紀念徵文集) 初版二元</p>	<p>信箱第五集 失樂園 初版二元四角</p>	<p>修養名著 幸福的人生 費南魯著 · 顧啓源譯 世界名著長篇小說 下場 馮德夫人著 · 黃嘉德譯 初版二元六角</p>	<p>婦女問題論文集 新女型 黃嘉德著 初版一元四角</p>	<p>★新書預告★ 歐美印象 林語堂等著 空遊 我的職業生活徵文選集</p>

E 17906



E 17906